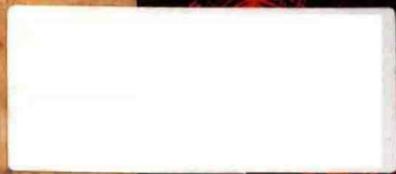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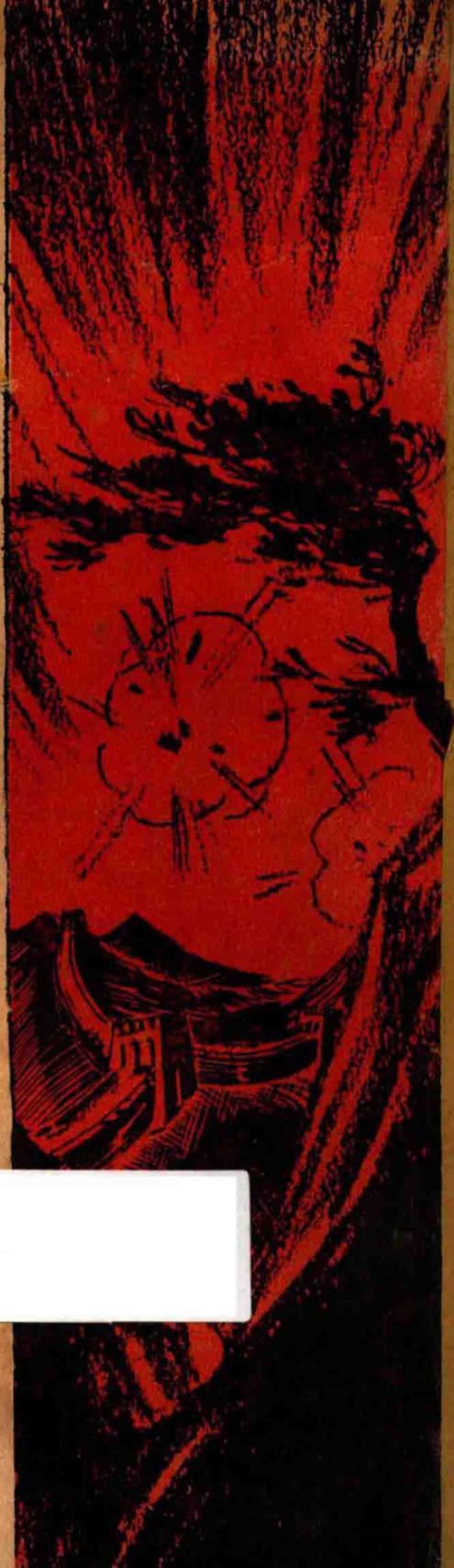


西線無戰事

長江著



雲 風 線 西

著 江 長

版 出 館 報 公 大 海 上

雲 風 線 西

所 版
有 權

加另費郵 角六價實冊每

著 作 者

小 方 溪 映
秋 江 長 江

出 版 者

大 公 報 館

發 行 者

大 公 報 代 辦 部

總 經 售

生 活 書 店

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均 有 經 售

版 初 月 一 十 年 六 十 二 國 民 華 中

王序

中華民族發源長成於北方，我們的祖宗在北方闢草萊，征異族，爲我們創造了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們民族國家的根基在北方，其後我們民族史上幾次天翻地覆的大事情也都發生在北方。我們的外患常在北方，由漢到明，二千多年的歷史都是如此，南宋明末并曾兩度亡國。宋朝的君臣沒出息，放棄河北，使國家沒有根基，明末政昏民亂，思宗失掉北京，他的後人也不能在江南偏安。時代進了十九世紀，西洋的勢力達到東方，外患不斷由南方侵入，好像似掉轉了方向，其實真正的問題還是在北方。近代的外交始於尼布楚之役，那次戰事是在北方。壓得我們喘不出氣來的日本問題，它的根源也在北方。中日最初的接觸點在朝鮮，以後逐漸內移，而南滿，而東蒙，而整個的東北，而整個的內蒙與華北。日本在這條進路上，同我們糾纏了六七十年。甲午前二十年，她同我們在朝鮮糾纏；甲午之後，她同我們在南滿東蒙糾纏；九一八以來，她又同我們在整個的東北及整個的內蒙與華北糾纏。本年七月

七日的盧溝橋事變展開了中日局面，在中國男兒的英勇抗戰之下，迸發了平綏，平漢，津浦，淞滬四線大戰。我們若把這四線戰事分做南北兩個戰場，則南戰場是賓，北戰場是主；在北戰場的三條線上，平綏線（晉察綏）則是主中之主。日本攫得平津之後，她在平漢津浦兩線的進攻，已是防禦戰的性質，平綏線上的攻奪，纔是她遂行大陸政策的重要戰略。明白了這個形勢，我們可以瞭然中日間歷史糾紛的根源在北方，當前的戰爭焦點尤其在北方。

這次中日戰爭纔開始三個月，將來的發展如何，雖不必作過早的懸測，但要使這次對日抗戰成爲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并達成其任務，最低限度，我們必須有在北戰場決死戰的決心纔行。

我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北方人，近一年來，人在南方，常是驚心北方的國難。最近在對日抗戰中，眼看着我軍在淞滬線上的奮鬪，心中常感到異常的安慰與感激；同時耳聽着北方的敗報，家鄉化灰燼，親族成奴隸，心中尤感到異常的悲憤與不安。我這點悲憤與不安，不全是鄉士感，是由於國家憂。我們民族國家的根本在北方，我們的弱點偏偏在北方；

中日問題的基幹在北方，我們的失敗偏偏也在北方。這是使我對於我們國家的前途最感覺危險的一點。

在北方戰場上，我們看見敵人由平漢津浦兩線逐漸南侵，平綏線上的變化，尤其令人驚痛。南口的苦守，張家口的撤隊，天鎮大同的逃跑，平型關的苦戰未能阻住敵人的鋒銳，雁門之險一破，晉北形勢陡變，太原亦近動搖，當我寫這篇短序時，歸綏業已陷落，晉北的形勢則以生力軍的反攻而轉趨穩定。平漢線上正定石家莊雖已失陷，娘子關方面則有重兵死守。只要娘子關的天險不被突破，晉北方面再有一個有利的發展，北方大局還是很有希望的。我們是報人，在這個大時代中勉盡着言論報導的責任。大公報的天津版已隨着國家的主權而中斷，滬漢兩版正在艱難的人力物力下支撐着。我們對於國家的大危難，事前未曾有周密的籌維，現在也只是抱殘守缺的記載戰績，發表拙見。這本「西線風雲」，是晉察綏戰場上的戰時通信，是同事長江兄等的活動成績。他們幾位出生入死的在戰地內跑，隨着國軍的腳跡，冒着敵人的砲火，記錄下這些可歌可泣可悲可慨的事蹟。這些文字曾輸送給讀者不少

的悲歌感歎，雖不敢說對於國家有了什麼貢獻，在新聞記者的本分上，他們總算盡了職了。我願國人於讀這本書時，不必多掛念這幾個報人的艱難，務要切記着這一個地帶在我們國家命運上的重要！

各線大戰在繼續進行着，敵軍在淞滬已至有氣無力的程度，希望北方健兒更奮力予敵人以打擊。北方是我們國家的根本，同時也是一條國際通路。淞滬之戰已打出英美的援聲，北方戰爭，尤其是晉察綏這一線，連繫着外蒙和蘇聯。我們必須有在北方的堅決戰爭，纔能打開北方大陸上的國際局面。這一個局面的取得，是我們達成民族解放戰爭的一個重要因素。我們萬不要妄想暫時丟掉北方，還能在南方維持一個妥協的局面，以徐圖復興。東晉六朝，南宋晚明，凡是圖江南偏安的，哪一個能安？哪一個不是日刻月削，以至於澈底失敗？歷史的教訓太清楚了，我們到現在還能重蹈歷史的覆轍嗎？我們要記着！北方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家鄉，我們絕不放棄！我們要在深深埋着我們祖宗的骨殖的地方，擊碎我們的敵人，並進而收復所有的失土！

中華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王芸生序於上海大公報社

西線風雲目錄

王序

- 一、走向西戰場……………長江
- 二、由娘子關出雁門關……………小方
- 三、今日的綏東……………溪映
- 四、可痛的張家口……………秋江
- (一) 危險的張家口 (二) 如此張家口 (三) 張家口失守之前
- 五、血戰居庸關……………小方
- 六、南口迂迴線上……………秋江
- 七、西線戰場……………長江
- 八、懷來回憶……………長江

九、察南退出記	長江
十、未死了的英雄	溪映
十一、察哈爾的陷落(附圖一)	長江
十二、弔大同	長江
十三、退守雁門關	秋江
十四、綏遠的噩夢	溪映
十五、大戰平型關(附圖二)	秋江
十六、平型關的勝利	溪映

選錄

一、從政府抗戰到全民抗戰	柳堤
二、西戰場之軍事地理	章丹楓

一 走向西戰場

長江

不知如何，到了前方，一切希望立時籠罩在頭上，單看我們幾條單線的鐵道，幾列破舊的車皮，我們居然能夠愉快的而且迅速的運輸軍隊，而且在軍運上沒有一個地方表現紛亂，所有的軍隊也規規矩矩運來運去，對於經過地方沒有任何的騷擾，這是不可小視的進步現象。我們軍隊的調度布置，我們亦認為有眼光，有決斷。

「八·一三」將要爆發之前，徬徨猶豫的空氣，要算上海最利害。在上海住上幾天，會讓你整個沉在謠言和風說裏，弄迷了方向。這一方面是投機家故意製造謠言，一方面是日本有計劃的操縱人心，同時也是上海社會的特質。上海這個社會講實效，講現在的。如果你說「戰」，必定要先打幾仗來看，沒有戰事，一定是「和」了。一部份上海人希望知道的，是異常可怕的深刻。比方我們調過黃河有多少軍隊？在山東一帶如何佈防？我們軍事指揮人員的分配怎樣？我們的坦克車有多少？出動沒有？出動在那一路？飛機到底有幾架可用？我們

那路主攻？那路主守？……似乎非完全知道不大放心。然而關於這些我們軍事的秘密，如果我們全知道了，日本也早知道了，不必等到打仗，我們已立於必敗之地了。

民衆對於軍事的關心，我以為應該有一定的限度。第一，關於這樣關係國家存亡的戰爭，我們應毫無疑問的弄明白當局的意向，因為我們和子孫的安危，都繫於政府的手裏，他們把我們帶到那裏去，我們得弄清楚。第二，政府領導我們走路的結果，我們得明白。第三，對於時局的過程上非關軍事外交的部份，我們亦應該過問。然而我們萬不可深入了軍事部門。國家興亡存覆，決於這次的中日戰爭，我們的軍事物質估劣勢，我們希望取勝的，是我們特有的軍事經驗，超過日本，即憑我們「運用之妙」，來和日本週旋。如果連這一點機微，也給我們自己破壞了，這無異我們自己整個斷送了戰爭，斷送了國家的生命？

讓許多人苦悶的原因，是由政治上的缺點所構成。似乎因為過去國內政治問題上某種程度的對立，政府和人民之間還保持有某種程度的鴻溝，精神上沒有融為一起。政府對於人民的態度，只有由上而下的官辦的形式訓練，而沒有從人民中發出自發的有組織的有實際的

動員。我們不相信單純的標語傳單和遊行示威，即能對抗敵運動發生多大的效力。但是人民政治意識的動員，即由普遍的人民政治意識的發動，而產生抗敵的人民政治行動，再由政府加以領導，那是有不可思議的力量的。我以爲目前政府應與人民領袖研究一個抗敵人民運動政治綱領。明示人民應該做些什麼工作，在戰地的和在後方的，在沿海的，在沿江的，他們有些什麼特殊任務。比方說，沿海的漁民平時大家不甚注意，大家那裏知道日本攻破旅順軍港之役，完全是中國漁夫帶路。我們自己沒有組織，少數無知份子，就會被人利用。就現我們海防情形，當然我們沒有攻擊的海軍力量，同時我們也沒有防守的海軍力量，我們所能做的，是防止日軍的發陸，這是我們陸軍可以擔任的。但是，中國海岸那樣的長，我們的兵力只能集結防備要口，而不能一步一步的完全防到，這裏就有漏洞。因爲假如用小汽艇和大帆船，只要能如漁民式的熟悉中國沿海島嶼情形，可以登陸的地方太多了。海關緝私巡船的歐美駕駛員，因爲終年緝私，利用電艇，在任何時節任何氣候下與走私帆船鬥爭。這些走私帆船，向來不走正當港口，完全在亂礁中出入。緝私巡船人員終年和他們搏鬥的結果，也將沿

海礁島弄得爛熟。日本人在最近從大阪高級船員裏調來幾個人加入我海關緝私巡船服務，自然也是司馬昭之用心。所以如何組織漁民，已經是迫切的一大問題。

至於如何訓練民衆，破壞敵方的交通，保護我方的交通，如何對敵人散布虛偽的情報，如何爲我軍作偵探，如何防止敵方諜報，如何擾亂敵方行動，這些非有組織的民衆辦不到的。這一次的戰爭，不是單單動員多少萬軍隊，即可以達到最後的效果，必須動員全國民衆，才能產生出巨大的力量，以支持這一次的戰爭。今天的政府不應再憂慮說：「民衆運動易發難收。」不要再回憶北伐以來血腥的經驗，我們要坦白承認，這次中日形勢的艱危，我們不是勝利，就是亡國，亡了國我們子子孫孫要給日本做奴隸牛馬。要想勝利，單靠我們這點常備軍萬萬不行的。

同事王芸生先生不久以前曾發表兩句精闢的言論：「對內開明，對外堅定」。我們認爲是當前國是最切當的方針。本於對內應該開明的大義，我這裏應該明白指出過去城市裏的「公會」和鄉村裏的「保甲」，都是有上層無下層的民衆組織，即是只有官，沒有民。它們

只做到了壓服反對政府的民衆運動這一目的，而民衆運動之本身，却無內容。這樣要應付中日戰爭的大局，萬萬不夠的。今後民衆運動的態度，應該先議定政治綱要之後，要一般人民爲政治意識動員所鼓舞，政府再加派有力份了，自民衆立場上加以領導，彼此融爲一起，將每一個城市，每一個村莊，全部組織起來。不浮囂，不誇大，老老實實的做每一個城市每一個村莊在當時當地應做的工作。

平津失陷後，至少有二十萬青年學生無地讀書，家庭根據地在北方的，根本已經破產，對於一般國家中堅的青年學生，在這非常時期我以爲有非常考慮的必要。自今以後，國家需要更多更急切的自然科學人材，我贊成那些有自然科學興趣，同時有可能環境的人，切切實實的退到後方安全地帶讀書。不要問當前戰爭的勝敗，你們只求科學上有成就，報國於將來。

不過，對於那些不願學或者沒有力量學自然科學的人，假如他們願投身於社會政治的活動，他們大可以不必囑囑於求恢復什麼大學，此時正好委身於實際的抗日運動中，而開始學

習與訓練各種實際生活，從實生活中鍛鍊自己能力，創造自己和國家的前途。因為政治和社會人物之養成，絕不是讀幾本「政治學大綱」和「政治原理」之類，就可以成功；歷史上政治人物之成功，中外古今，幾乎無一不從複雜的實生活中陶養出來。在平凡安靜的時代，沒有什麼訓練人的特殊環境，故多產生平凡人物，歷史上大戰爭大革命大動亂的時代，是容易出政治人物的時代。目前展開的東亞大局，正是訓練青年的好機會。

把許多青年從形式主義的學校解放出來，並不一定是可悲的現象，正好把他們經過相當訓練之後，散在人民中間，在戰場上領導民衆戰鬪偵察，在後方領導民衆有計劃有組織的維持社會經濟生活。這樣他們對於國家的效用，要比集結在北平好得多了。

戰時的新聞工作，我覺得我們新聞記者自己應該有個規範。因為戰時最有影響的於民心，軍心，而且最容易客觀上作成敵人諜報的，是新聞紙。因此入了戰時以後，我們時時刻刻要以負責任的態度，想想我們的工作所給予客觀上的影響。我們應該警戒小心，但是斷乎不能洩氣。其次，我們軍事行動部署等，我們最好不必深知，知可貽害，尤其萬萬不能輕易

作爲新聞而發表。固然民衆如不明戰爭前後內幕，自易生疑，有賴於新聞紙的解說；但是也只能說一個大概方向，說深了便是便利了敵人的「知彼」工夫。

有人曾經喊出集中全國特務人員的口號，即集中我們的力量，以對抗敵人的間諜。我們特別提出限制白俄及一般外國傳教士的自由活動，因爲他們的份子，難免有不純粹的，最低限度，誤漏軍機的可能很大。國家到戰時，就該拿出戰時的鐵面來。（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自太原寄）

二 從娘子關出雁門關

小方

一 進入娘子關

火車十一點多鐘從石家莊開，先還要經過一段河北省的地方，這一帶是平原，過了產煤的井陘縣，鐵路就入了太行山，名字非常美麗的娘子關，即首當其衝。娘子關有雄偉的風景，在娘子關車站的東邊約二三里路，與平綏路上的南口居庸關一樣，也是令人憑覽的勝地。但後者當時正是戰場，正是抗日前線的最尖銳的一點，在那裏開展着中華民族爲自衛爲生存的悲壯熱烈的反侵略戰爭。六年來，我們的國防前線已由東四省而山海關，而喜峯口，而平津，今天已經到了南口，難道說明天還再會退到娘子關來嗎？我們但願娘子關永遠作它令人憑覽的勝地，而不要淪爲戰場。

娘子關是山西省的門戶，實際上我們現在還要說什麼「山西省的門戶」，這也是封建的

字眼了。不過就地理上說，太行山的天險，確是把山西造成其所以爲山西的條件之一。假設回到歷史上來說，山西若是封建時代諸侯的領土，這實在是一塊很理想的地方了。娘子關以西，火車差不多全都在山谷裏面穿行，工程的險峻實不下於平綏路，不過只是輕巧些而已。在這山裏，蘊藏着極豐富的煤鐵，而以陽泉爲採掘的中心，但規模究竟還是太小。

一一 太原的一日

「太原印象記」一類的文章，在多少報張雜誌上已數見不鮮了。記者此次由平漢路轉往西部前線，繞道太原，只住了一日的時間，然而這一天，恰恰遇着自蘆溝橋事件以後，日本飛機第一次光臨太原，所以這一天的太原，則與往日不同了。

八月下旬的氣候，表現着充分的秋意，晨光清朗，市面的冷落，好像把這都市變成了農村，國防線上的太原究竟是緊張呢？還是散漫呢？兩者都是對的，不過緊張者是一個人，而散漫者則又是一種人。太原城裏的婦女兒童，早已都全部到鄉間去了，這是官廳下的命令，

這些人，拋棄了她們的日常工作，終日在外面爲了避敵人的飛機而把整個的時間耗費掉了，婦女兒童姑且不談，就連青年壯丁，他們有的是店員，公務員……以及其他自由職業者，好多人也都是從一清早晨，就到城外外面去避飛機，直到日落方才回來，各機關都在晚上辦公，比較大一點的商店，也都關閉着門，門上貼着一塊小紙條：「本號因防空關係，營業時間自下午六時至十時」。平時他們的營業時間都在十四小時以上，而如今則縮到四小時，那麼這整個太原的經濟活動力，無異已縮小了三四倍，再加上那部分完全停止了日常工作的婦女兒童，這種人力上的消極損失，應該值得我們考慮的。防空自然要緊，然而這種防法的確也是問題。在火線上，千百萬的軍人正和敵人拚命，而我們後方的民衆把所有的時間浪費在「防空」上，諸如此類的情形，非只太原爲然，其他各處如記者以後到過的大同等地，亦都是如此。

戰事在前方開展了，我們後方的許多不必要的工作自然是應該停止，但是，也更有許多必要的工作是須要加緊的，如救護，除奸，供給軍火，糧食，慰勞品等，這許多工作都要民

衆自發的幹起來，由政府與以充分的發展機會與有組織的計劃，不浪費民衆的精力，來實行全民作戰。山西對於防空問題，雖早有許多準備，但是就太原來說，負責者只是拚命的向民衆灌輸飛機恐怖的心理，舉行防空演習，以及白天停止日常工作和婦孺遷出城外等，這樣子就算大功告成了。結果呢，民衆們還是散漫，無組織，自顧自，非但沒有參加抗戰工作，而且反到把日常工作犧牲了。舉一個例子來說，「太原的一日」這天早晨，大約在九點鐘時候，工廠的汽笛冗長的叫起來了，這是空襲警報，所有街上的行人都慌張了，良久才寂靜下來，飛機隨後果然來了三架，高射砲響了若干聲，但是兩個炸彈還是落在×××附近了。警報解除之後，市面恢復了，街頭巷尾，一切人的談話無不以飛機爲題材，有人說打下一架來，落在四十里外的一個村莊了。總之，其說不一，甚麼都有，整個的這一整天，也許明天還會接着，人們都「集中精力」的議論着這件事。

物價騰貴，爲太原特徵之一，尤其是洋貨，自戰爭爆發後猛漲不已。這大概也是全國的普遍情形，不過在山西，因爲鈔票問題，對於物價的影響更大，往往晉鈔的折價，只合法幣

之九扣至九四扣，晉鈔究竟發行了多少呢？這還沒有人能夠給一個確實的答覆。

三 夜生活

那時太原市上很少看到青年學生，原因之一是各學校都因防空而停課，再一個原因是犧牲救國大同盟的組織，把大部分有為的青年，連工人在內，都吸收進去了。他們集中在營房裏，過着軍隊樣的生活，與一般軍隊不同的，只是他們中間有女性參加，這些女青年們和男性穿一樣的制服，在一個隊伍裏出操，如果不聽她們說話，實在沒有法子辨認出誰是從軍的木蘭了。

山西有三個主要的辦民衆運動團體，即犧牲救國大同盟——簡稱「犧牲」，國民兵軍官教導團與工人委員會，三個團體都直接統治於地方最高長官之下，此外另有一個已經快要過時的主張公道團。

因爲白天的「防空」，所以太原之夜就特別的繁榮起來。這裏的情形也許恰與南京相

反。在街頭上，你可以看見一小隊一小隊的「犧盟」盟員，有的掣着大旗，有的搖着小旗，分佈在各個的角落裏，向着民演講，唱救亡歌曲，喊口號，青年盟員們那種慷慨激昂的情緒，實在令人非常感動。

從一九三六年春季，「共產黨之戰」以後，有人說閻百川先生的思想爲什麼轉變得這樣快？這真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就是：閻先生轉變了嗎？

「犧盟」盟員的日常生活，自然比不上軍隊的嚴格和緊張，但是青年們對抗日救國的這種奔放的熱情，的確可以全部發洩在「犧盟」中了，這樣一來，他們也就沒有閑暇顧及其他更複雜的問題，因而就老實了，不再作其他的行動了！他們目前主要的工作，是防漢奸運動，據說這工作已經深入全晉，然而許多盟員在他們實際工作之後，都痛哭起來。事實上，環境所允許他們的，只是叫你在一個小小的圈子裏叫啊喊啊的鬧，把你的時間完全佔據在操練，演講，開會，以及喊着極高的口號上，而假設你要作出乎範圍的工作呢，自然另有別的勢力來牽你的後腿了。民衆運動是貴乎應該爲民衆自己的自發的運動。而開明的統治者應該

與以充分的自由，並加以誠懇的培植，設若這個運動不幸而被統治者以領導爲名，行利用之實，則危險殊大！而我們血性方剛的青年，在我們運用了我們寶貴的「赤胆忠心」之外，同時也應該對大客觀環境有一個理智的認識。這並不是說些使人寒心的話，而是說我們在抗日救國的戰綫上，應該走一個更真實更開明的途徑。

四 出雁門關

同蒲路北段客車還是只通到原平鎮，出雁門關還是以坐汽車爲惟一的好辦法，太原到大同的公路，百分之七十都是和鐵路平行的，因之坐着汽車也可以視察同蒲路北段修建的情形。

雁門關的險阻，使同蒲路難以穿過，所以現在同蒲路的路線，從原平起就與汽車路分歧，繞道西面的楊方口以通過這雁門關山脈，直到雁門關外的岱岳鎮，又復與汽車路會合起來。汽車路的全程爲六百二十華里，我們早四點鐘從太原動身，到陽明堡打尖，人也吃飽了，車也加足了油，然後就開始爬上雁門關這偉大的前程。所認爲遺憾的是汽車路迂迴着從

雁門關的西側繞過，相隔尚有八里之遙，而不能領略到雁門關的勝景了。

雁門關以外，算作是晉北地帶，實際上若以自然地理來劃分山西的省境，那麼她的北邊當可以雁門關爲界，正如其東面之以娘子關爲屏障一樣。晉北與察南均爲桑乾河流域，當屬同一地帶。軍事地理往往和自然地理有很大的關係，目前的抗日戰爭，我們的第一線已從張家口南口退下來，即戰場已由察南移入晉北。察南與晉北原無地理上的分界，因之這一個戰場的深入，於我們戰略上的問題實在相當的嚴重，如果我們不能用「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我們就實難確保晉北，晉北要發生問題，綏遠防線也就孤立起來了。如果沒有決心向敵人反攻過去，以致使晉北淪爲察北第二，雁門關變成張家口的替身，……這雖然只是一樁胡思亂想的事，但是許多事實綜合起來，使我們又不得這麼想：這個時期實在是嚴重得很了，西戰場的風雲，暴露了我們政治機構上的許多問題，這的大時代的到臨，每一個民衆當認清了自己的任務，自己的力量，要自己起來救自己。在長遠的抗日軍事中，所能把握着最後勝利的，還得依靠民衆自己的力量。（九月四日補記於大同）

三 今日の綏東

溪映

八月初，湯恩伯部急援南口，剩下來同等重要的綏東一線，先後由散駐綏境的各部隊開入增加。當他們暗暗的經過街市時，我們看見去冬綏遠參戰的將士大都鼓舞着新氣魄，風采越覺得煥發了；騎兵的馬近來越加矯健了；我們的運輸汽車隊行列一拖十數里，裝甲車救護車也都出來了。的確，我們比去年進步多了，有力量多了。特別是反正未久的安華廷旅，八月四日徒步過平地泉，他們由日本手裏得來的雜牌槍枝，和襤褸而且顏色不一致的軍裝，刺激着民衆的眼睛，惹得大家圍上去看，軍民交換了生疎而親切的目光。兵士們，雖物質不如人，但是精神顯得特別有勁，充分暴露着一個有豐富生命力的集團，他們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向前方去，我不禁爲國家掛念着他們，同時爲他們祝福！

兵越開越多，而且在後方都停留不久。這時我們偷偷的估計，自己在綏東沿邊至少已經有了x人以上的兵力。兵力不算小，對付察北一些匪僞軍一定有辦法。大家因爲放心，愈覺

興奮了——我們此後決不會祇於消極放心而已，一定還要向察北的匪僞軍出擊！

民間消息的傳播，比由上級官方得來的還快上幾天，實在的，我所知道我們將要取商都的消息是來自士兵，來自一般軍民的常識的判斷——是來自全國人民的一致要求！當時，心弦的激盪，血的沸騰，相信吧！一切都該不成問題吧？大家大概都聯絡好了：察綏之間，各軍之間，以至對於準備反正的僞軍，應該都有默契了吧？收復失地！卽速進至熱邊與日本作戰！奪回平津，全面戰爭一定由這一戰略的開展而獲勝！這時全國各處的抗戰情緒如何我們不知道，綏察一帶却頓時充滿了樂觀。

大軍已經進到敵對線的最前方，都已經出了綏東境，都握住了火藥的爆發點。探騎接連的報告最緊張的消息，商都城內日僞軍數目，城邊防務狀況，敵人準備逃亡，汽車停放的位置等。這些對於我們只有更加重了我們可能勝利的信心。現在，只有張北的情況還未明瞭。

張北商都收復軍事，最初密議在八月十一日一齊發動，結果竟因故遲延，這無疑成了以

後一切不利情況的一個因素。張家口方面了無消息，高級指揮官僕僕晉綏道上，一切人的焦灼，疑慮，已經斷定了我們必然要有一個不可避免的損失。遲延軍機的原因裏，包括兩個嚴重的問題：一，有一些官吏對抗日戰爭之性質認識不清，見地模稜，因之聯合作戰力量分散。二，軍隊組織尙欠完善，指揮系統劃分不清，封建思想未除，人事關係太重，私人情感比階級服從還要緊，於是個人的利害往往看成較重於民族的存亡，這樣在軍事行動上我們就難免許許多多的吃虧了。

十三日傍晚，暮色瞳瞳中的平地泉，載重汽車在街上穿梭般的飛跑，砲彈，子彈，高射砲，麵粉，乾糧隨着運往前線。各高級長官倉忙出城到部隊去，佈置明天對商都的拂曉攻擊。平地泉的人——時時受着察北敵人威脅的人，於深信我們自己兵力以後，好像完了一件夙願似的放平了砰撲兩年的心，再去準備着商都克復之後的事業新計劃，必要時這幾天再躲躲牠的飛機。

十四日一個上午綏東後方空氣在靜穆中，大家很安心的好像都可以聽見商都勝利的砲

響。傷兵陸續運回來了，說在激烈的戰鬪中我們已經佔到一切有利位置，不過敵人死守城廂，急切還不得下，我們正繼續用敢死隊猛攻。下午四點，火線上電話，說敵人飛機三架參戰，敵汽車三十輛載大批援軍到商都。後來消息混亂，直到子夜，整個綏東都為收復察北軍事興奮到疲憊了。忽然佔領商都城的消息，由前方的急報傳來，在漆黑的平原上，人馬汽車開始了最大愉快，迅速的動作，繼續到東方發白。

如果說克復商都之役是以力取，那麼拿回嘉卜寺應當完全是石玉山反正軍用智的成功。大家正為着收復商都而慶幸的時候，忽又傳來嘉卜寺已為我們佔領的消息，石玉山部怎樣進入察北，事前很少有人知道，這一批反正軍在去年大草原作戰期間，已經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偉績，這次竟告奮勇斜出朔漠之北，經數百里無人烟區域，輕騎急入，忍飢寒，沐風雨，兩日夜間直達察北偽組織都會，一鼓而下堅壘，其戰功將永留史冊，其精神誠值得萬民膜拜，景仰！

石部騎兵全數不過兩千人。中間用在攻城的又僅祇曹凱一團之衆。曹團以前駐嘉卜寺很

久，地形熟悉，與當地民衆感情聯絡密洽。當十六日他們到達街外以後，市民都驚爲由天而降，急忙指告他們敵人各軍事位置所在，各路口，各機關，弄得德王等和他的軍隊難辨虛實，只好倉皇退走，結果，石部幾乎是不血刃而佔了嘉卜寺。這樣實際是一個游擊戰爭的收果。彼時他們已經具備了游擊作戰的一切條件，並且已經充分利用了游擊的方式，能夠及時發動，使敵人無所措其手足，最靈活最迅速的完成了光榮的任務，以少數戰勝了多數。

嘉卜寺游擊戰術的勝利，是我們全民族革命戰爭勝利前途的最明白指示，惟有普遍的發動游擊戰爭才能以弱克強，奪得抗戰勝利的把握。在目前各線作戰都已經有了血的經驗的時候，對於石玉山部的游擊戰術，實有加以澈底認識與選擇的必要了。

察北各路進軍的勝利，恰足以加深張北方面戰況不利之嚴重性。劉汝明因屢誤軍機，對僅僅千餘之日僞軍，既不能勝又不能抗。到二十一日劉部竟由圍攻張北的形勢，而敗退於漢諾壩（張家口張北間大山）之南！繼之，敵軍乘勢進逼，萬全縣又告失守，察北勝利軍事，至此陡變！

由嘉卜寺向東伸入各軍都不得已停止了進攻，平地泉，豐鎮，興和，大同各留守部隊連夜由鐵路向張家口一線增加，綏東五縣至此僅有一營人在陶林至平地泉路上。次日，綏東國民兵亦奉命徵集開赴前方，他們將刀槍銃斧帶在身邊，黑棉被暫時作了軍氈，威風勇氣雖不亞於正規軍，但是在另一個角度看，察綏軍事的緊張與險惡，很顯明的，一定達到了頂點！

（二十六年九月三日，大同）

四 可痛的張家口！

秋江

各地報紙早已登載過：某方人將圖謀我察南的新聞，引起很多人注意。記者爲明瞭察省情況起見，常赴張家口，從事調查與研討，特將各時期所得情形，彙集如次：

一 危險的張家口！

中國鐵道路線中要算平綏路曲折最多，而尤以介乎蒙古高原與河北平原之間的察哈爾地勢最複雜，此地是中國地形上最顯著的『階級地帶』，『階級』的大致分配：南口附近爲第一級；張家口附近爲第二級；陰山山脈爲第三級。當火車由拔海五十公尺以下的華北平原走上拔海百餘公尺的南口時，便要特備由南口到康莊間用的大機車來拖拉，才能爬上拔海四百八十公尺的康莊。這里說明一個特殊環境，要用特殊力量來應付，然後才可愉快勝任！

地形上，察哈爾可算相當複雜，而察哈爾的政治環境以張家口爲最特殊，不合理的特殊政治狀態，最易使人感覺不安。坐在平綏路車廂裏瞻望飄飄的太陽旗幟，已夠我們寒心！假如你要更明白些，伸出你的腦袋向站台上巡閱一下，友邦人士的悠悠自在的氣概，保管你會自愧勿如！這簡單鮮明的現實刺激，夠我們驚慌，能想像出張家口的前途，難保這僅存的察南不走上察北同樣的悲運！

某國人在張家口指揮侵略工作的最高機關，一個直屬於關東軍的特務機關，一個受轄於駐屯軍的領事館，在過去，這同是追逐一隻兔子的兩隻獵狗，他們也曾爲了各人的權利，各不相容。經有百靈廟的收復，西安事變促成了中國內部統一。深感到中國的前途不可輕視，他們才放棄個人內在的自私心，同力合作，他們愈合作，察哈爾的前途愈危險，當局者愈無法應付。一個相當於中國中上士階級的某國軍人，他可以不遵守中國官廳普通接見的手續，直接與當地長官會面，他們心目中的中國政治機關，可想而知。

居留張家口的某國人，唯一的特點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十分之八是在鄉軍人，在這個地

方要經常居留着七八百的在鄉軍人，並且每星期必開一次居留民茶話會，茶話會上每次必有重要問題的討論與決定。不但張家口一處有如許的在鄉軍人，在宣化，龍關，延慶，永寧，康莊……等地也有這種變相商人，他們是在實地詳細調查察南各地的軍事，政治，經濟，交通，做侵略的準備。張家口車站之南，在赴宣化大道旁的公大毛織廠，牠內部的構造，以能適合戰時用的兵營為條件，而多數的友邦人士居留在鐵道附近，萬一的時候，他們不發一兵，就而斷絕平綏路的交通。與熱河西邊交界處長城裏的永寧城，去年爲了警察發生衝突事件，他們藉此機會派了幾個特務員去駐守，這些事實，證明他們圖謀察南的計劃，不是侵綏失敗後才決定的新步驟。

處心積慮的在謀算，可知人家謀我察南之堅決，與夫用意之深刻，我們瞑目一想，教人不寒而慄！察省當局認清將來命運的必然性，在可能範圍內盡力於抵抗這惡運的準備，受於地形的限制，東麟西瓜的建築一點工事，並且還假借修繕廟宇的藉口，希望逃出某方人的注意和妬忌。在另一方面的顧慮，恐怕因修造工事而惹起嚴重的外交，不好應付。關於

這一點，我們不能不懷疑，懷疑到當局的顧慮，是與塘沽條約以後的「何梅協定」多少有關係！儘管怎樣假供掩飾，祕密進行，沒有一次能逃出某方人的抗議而順利完成一處防禦工事的！「四門洞開」，這句話可以做現在察哈爾省的寫照，已經圍在圈裏的小羊，不用最後一分力來掙扎，衝破藩籬，那越發顯得前途渺茫！

人家一事一物的布置，沒有離開侵略的步驟，去年春天的所謂：「察北六縣」被佔，最得力的是張北城裏的「福森洋行」，一個商業機關於軍事上的幫助如此可怕！現在張家口以及察南各地的某方在鄉軍人的活動，目的與「福森洋行」沒有兩樣。時機一成熟，張北的偽匪可以攻入張家口，而同時沽源，多倫的偽匪衝進獨石口，熱西的某方軍開入永寧城，加以如許的在鄉軍人擾亂破壞，那時，二十九軍的弟兄如何奮勇，大刀如何鋒利！恐終難保全察南！

我認爲最痛心的，張家口竟成了「漢奸世界」！某行政機關內參議，縣政府內的傳達，警察局內督察，也和一般無知無識的同胞一樣做自掘墳墓的漢奸！貪圖有限的物質，忍心爲

侵略者做耳目，洩漏自己家裏的祕密，無知無識的漢奸，可以教中國的教育來負責。受過國內國外高等教育的現任公務員，假使也要叫教育來負責的話，那就算無法解說了！任何書本上總難找出教人做「漢奸」的一課，他們受了如許久的教育，也是枉然，如果他們的祖先九泉有知，不知要如何痛哭！

記者爲應友人宴而至察哈爾飯店，正廳鋪設中國儀式的結婚禮堂，中外賀賓頗多，尤以我們的友邦人爲夥，記者細細打聽，原來也一對漢奸的結合，這位新婦人的特務機關長大本的中文教師兼漢奸而兼……的某女士，舉行結婚典禮時，中國音樂隊以外，還有日本音樂在助奏。除了漢奸，無人能有如此榮耀，自古來漢奸沒有種的，從今起漢奸要有種了。

在張家口住旅館，進入屋子的第一要件，先注意這個旅館有沒有漢奸，次要注意有沒有某國人，可是多數旅館老闆給某國人御用着，能夠保持中國商人立場的，仍屬少數的少數！記者曾與旅館老闆談天：「日本人到底是文明，對中國人肯化錢」，這是旅館老闆對友邦人士的觀感！

記者到張家口第二天聽到許多人不平而疑慮的議論着：「唐××放出來了！這個漢奸能放嗎？」這樣新奇的新聞材料，記者自然不肯放過，屏聲息氣的聽他們講述，原來這位唐某，是在綏戰時破壞平綏鐵道的漢奸首領，在某方人認爲是有功之臣，因此橫行不法，可是在衆怒之下，被捕下獄，某方人以超然的地位，皇軍的面子，要求釋放了？政府的威信愈跌價，漢奸的氣燄愈瘋狂！

察省當局的环境，我們承認非常困難。對外應付能以「百般忍耐，萬分委曲」，使局面不發生問題，苟安一時，予國家以充分準備的機會，當局者的苦心，是值得我們原諒！有兩樁事實，可以爲察當局者態度的說明：劉汝明先生初主察主席時，某方人要求收買張家口電氣公司，劉汝明先生始終以中國地方利益爲前提，堅決拒絕。最近，某方人以熱河西部豐寧地方有匪，要求由察北假道獨石口出察熱邊長城去豐寧剿匪，這種變相的圖謀察南計劃，當局也不客氣的拒絕了。國人對廿九軍之本身可以相當放心。但是，關於對待漢奸一事，我們太過退讓：第一漢奸是中國人，中國人受中國法律制裁，外國人無權可干涉，第二張家口爲

中國行政範圍，一切違反國家利益的不法行爲，官廳應該執行職權。自己家裏的事不能斷然的處置。恐怕將予人目爲懦弱的屈服，爲整個國家人格着想，凡是確有通敵行爲的漢奸，應一概施以非常時期的懲罰！

我們誠然相信二十九軍長城抗戰英勇犧牲的精神，絲毫沒有改變，而我們更熱烈的盼禱在新的民族生存戰爭之中，表白他們勾踐的用心。（二十六年六月青島）

二 如此的張家口！

察北，冀東的問題，還未有解決線索可尋的現在，國人對這與豐台遙相輝映的張家口，我想沒有不惦念而注意着牠的，記者也爲了這問題苦悶，特又去張家口視察，爰將所得草成「如此張家口」一篇，向讀者報告。

「四月柳條抽」。這是說邊塞上的春天要比內地遲到了兩個月。雖然已到了清明，平綏路兩旁的樹木，還是枯縮的屹立着。幾天以前下過一次大雪，田野間山坡上的積雪還沒消

盡，晶瑩潔白，一方塊，一長條的點綴着，從照滿了和煦的晨曦的車窗上望去，使人發生了「冬天裏的春天」的感想。

車廂外邊的景緻，隨着列車前進的方向變遷，車進張家口站，儘管你忙着上車下車，但高揭上空的太陽旗幟，總會像針樣刺進你的眼簾，挑起你心頭上對於張家口的特殊感慨。

張家口（即萬全縣）從前歸河北省管轄，現為察哈爾省會，張家口為通庫倫西伯利亞要道。外蒙古的皮毛，內地的茶布，輸入輸出，都以此為交易中心點。當時商務的繁盛，人口的稠密，在民國十七年前還保有牠的黃金時代，為塞上第一都會。此地完全是自我經營成的商埠，並不受任何不平等條約的玷污，在牠的本身上一塊清白完整的國土，可是現在也淪於厄運，不能保持牠固有的清白之身了！

東西二山的對峙，天然形成了內外分界的「關口」。經過明成祖修築起抵禦外族侵凌的長城以後，蒙漢的界限格外分明。但自民國成立之後，漢族向「口」外發展，把停滯在原始社會的蒙古草地，墾殖成農業社會，建省設治，締造成現在的察北六縣。從此「口內」，

「口外」的分別，和界限蒙漢二族的長城，失去了牠的初意。察北六縣淪亡之後，防禦外族的長城也難發揮藩籬張家口的效用了。

自民國二十四年底沽源失守起，到二十五年春天整個的「察北六縣」淪亡後，敵人的軍事政治，經濟勢力，由有恃無恐的浪人分兩路伸張到張家口來：一路以察北六縣爲根據，南過長城；一路憑平津的特殊環境，利用平綏路以到張家口。那時中央政府無力顧及察省，而地方政府又置慮外交上的困難，在「睦鄰令」下委曲求全，任人擺布。一方面不能正面的去拒絕這侵略勢力的發展，一方面又不能加以嚴密的防範和限制，使張家口不致過份的「國際化」。單單把在張家口居留的某國人來說，二十五年春天起到同年五月，他們的數目有二百左右。到年底又增至五百餘人，現在又增加二分之一，一共有八百有餘。大多數是無業的浪人。他們在這裏的貴幹是可想而知的。（這個人數統計傳自大阪特務機關長公館。）地方當局對此從不過問，辦理公安的機關，也省去一道戶口調查的麻煩。但是中國人自己來到張家口，居留到三天以上，要有保人擔保才能繼續住下去，否則要請你出去呢。

這也是事實，冀察當局的环境特殊困難，我們不能否認當局者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但是過於遷就一味苟安，而根本忘記了我們將來的準備，加重將來復興的困難，這是萬萬不可以的。綏遠的處境，也遭遇過與察省同樣的困難，對於特務機關，綏當局會派重要人員前往，在不損中國利益原則下，卑躬屈節，勉於週旋，賓主往還間，人家的祕密，有時反為我們所得。同時浪人也會潮樣的湧進歸綏城，綏遠方面指定「大北旅社」為他們的居留所，不讓他們自由散住，以容易「招待」。而另派機密人員充旅舍經理，名為招待，實乃監視若輩之行動。去年十一月外部明令西北數省為剿匪區後，沒有幾天都把他們請出去了。綏遠此種處處有準備的屈辱，值得我們稱頌，同時也值得其他地方處境困難的當局參考。

綏遠抗戰的勝利，挫折了外人不少的野蠻氣燄，尤其在張家口。「百靈廟」收復後，曾經一天要吸十幾筒「砲台烟」的怡安大街一帶的妓院，那時一筒也吸不完了。街市上的空氣也比較和平些，大街小巷很少看見惡狠狠的面孔，這時地方當局能趁勢行使職權，把「國際化」的張家口略加整理，不但可能，也不致鬧出了不得的大亂子，同時，浪人們搆上「關東

軍」的牌子到處虎人，所做到的不過是些無恥的行爲——販賣毒品，走私，偷運銅元，使用偽幣，用試探的手段來實現他得寸進尺的奢望，我們只要給予有力的拒絕，他們一定會稍形斂跡的。這種事實，在綏戰中證實了許多。就是把最近的一段事實，更可證明他們的虛張聲勢。綏遠舉行追悼會，中央大員汪閣蒞綏主祭，這個消息引起大板機關長的極度不安，判定在綏遠有重大的祕密軍事會議，（其實，不要說會議，師長以上的召集都沒有過，）便運用他一月十萬元的情報費，收買張家口所有的漢奸，偵探所謂祕密軍事會議的主要議案。漢奸爲了要有交代，只好捏造情報，報告大板機關長說：「中央要收復察北六縣」。大板機關長的情緒頓時沈入不堪言狀的恐慌中。（大板去津養病，即受了這個影響。）左右的浪人聽到這個報告，也都怕察北真的收回去了，他們沒有地方吃飯。我們只要看清了人家的底細，堅持着自己的立場，任何困難壓到身上來，都不是沒有辦法的！

現在呢？張家口的「國際化」一天一天在發展！張家口的區域，分爲上堡，下堡，（在橋西）橋東三部，洋河（又名清河）直貫街市，南注於永定河。上堡爲學校機關區，下堡爲

商業區，過去商務繁盛，商店櫛比鱗次，蔚為大觀。在這繁盛的商務中心區，終於被日人建立兩大地盤：一個是「中原商店」，專售磁器和酒類；一個是「西北貿易公司」專銷兒童玩具。這些不是我們生活必需的經營，影響不到一般商業經濟的存在，但是他們所包藏着的副作用，是值得注意的。橋西受了自然的限制，無從發展起，他們都聚集到橋東，自成一國，東安大街簡直是太和民族的世界；飲食鋪子，咖啡館，食料店，這些生活用品商店的普遍發展，是說明他們人口的逐漸加多。這樣漫無限制的聽他們自由，那麼橋東（至少東安大街左右，鐵路附近，）遲早要成爲化外殖民地！張家口不受任何不平等條約束縛，外交環境有多大困難，亦絕不能「置若罔聞」的放棄我們獨立完整的主權！希望外交當局及地方當局，及早注意這塊地方

日人主要的商業活動，是在大量的產銷毒品，用消極毒辣的手段來毀滅中華民族！他們在國際上宣傳中國是毒品最多的國家，不過我們政府已下最大的決心，不惜用極刑限期禁絕，今年一月一日起執行嚴厲的處罰，世界上的人都知道。而他們却憑藉武力，在我國非法

的推廣毒物。張家口就無異是毒品展覽會，所謂「三山公司，福田洋行」，……這些毒品機關，公開展覽在大街小巷旅館裏，而主持者，就是向世界罵我們的人們。據記者確實調查統計，大小毒物機關共有二十七處，大規模的七八家，東安大街佔總數之半，原因是靠近火車站。但是我們禁毒運動的宣傳標語，還有一張半張的留在電桿上，牆壁上，看到這些大毒窟，不知作何感想？

與毒品同樣嚴重的事實，東安大街除了上述的特殊商店外，要算霸佔我們交通權的張多長途汽車公司，與傾銷「走私」貨物的福興洋行。還有工廠式的林田洋行，製造澱粉(?)，活版印刷，太和自動車修理工場，大北汽車公司……等。一個純粹商業性的外籍商人，到內地經營，理應得到中國官廳許可方能開設；一個帶着軍事，政治，經濟侵略的交通機關，居然毫無根據的設立起來，處境無論如何困難的地方當局，爲自己責任計，似乎不能不加以過問！當綏遠抗戰時，匪僞軍的一切軍用品，都由張家口向前方輸送，車輛也就是現在的張多長途汽車。這條行駛汽車的路權，當初歸「文林公司」所有，三月二十七日起主權又改歸

「張多汽車公司」，並重新改訂營業路稅：張北，公會，尙義，康保，寶昌，平定堡，德化，商都，西蘇尼特，貝子廟，多倫，橫行在整個察北東蒙！每天客票貨車總是十餘輛的駛出去，開回來。若有重要物品運輸時，完全停售客票。最近由「滿洲國」撥來大批車輛應用，用意似不在小。大板機關長還嫌汽車緩慢，消息傳達不靈，要求電話局添設察北長途電話專線於大板公館，當局者也許礙於面子，「准如所請」？從此察北一切消息，便可以隨時直達特務機關！

猶有甚者！某國軍人全付武裝在大街上通行，大擺其「皇軍」威風，他們把張家口視作張北，商都。我們自己不能作如是想，最低限度應該對他們有所限制！

至於張家口的一般狀況，可以綏戰前後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時期：偽軍準備進攻綏東前，某方人的誇大宣傳，和軍需運輸的忙碌，一般民衆的心理，紛亂恐慌到極點。迨綏戰完全勝利，「一二，一二」事件和平解決，國力統一確有希望，過去的恐慌，逐漸消沉到安定下面。但是張家口商業已難支持，更不能望會有十七年前的繁榮了。當張庫路通車時，大境門

外稅局，每天最高的收入要達五千餘元，以後每況愈下，現在更不用說，『無人敢管』的汽車，裝滿着冀東的「走私」貨衝進大境門，誰敢哼一聲「納稅」！眼望大境門上的『大好河山』橫額，不勝感慨系之。

如此張家口！使記者不敢相信牠還在中國政治力量統治之下，火車進了張家口站，穿着便服的稽查，高的矮的一長隊耀武揚威的通過三等客車，（他們的威風僅限於三等車內），鄉下老太婆帶的點心匣子，也要打開檢查查看有無白麵。查毒的認真，真令人佩服。可是這種服務能力，僅能及於鄉下老太婆身上，未免有點可惜。頭等車裏穿着「和服」人手裏的小皮箱，我相信比鄉下老太婆的點心匣子要大有可觀呢。

爲國家計 爲張家口前途計，希望地方當局觀察國內的政治環境，在軍事準備外，用正當的外交政治途徑，先恢復張家口行整的完整！（一九三七，四，一一）

三 張家口失守之前

張家口下堡一家旅館的老闆，他不像別家旅館老闆整天和高麗白面客日本浪人鬼混。蘆溝橋事件的發展，他關心得很，盼望平綏路上的兵開到北平去打日本鬼子的屁股，把他們趕走了，讓他的旅館裏可以多來些好客人。天天打聽有沒有中央軍開過去的消息。

他的旅館裏從來沒有住過穿草綠色軍服的軍官，一天夜裏竟來了兩位中央軍官投宿，他好像接到了貴客，慇懃的招待，想在他們的談話中猜測他們此來的任務。一宿之後，他們回綏東平地泉去了。第二天的晚上，這兩位軍官又來了。仍舊和前一天一樣住了一晚就走。他有點奇怪，奇怪老是這兩位軍官匆忙的來去，不見大批的中央軍向居庸關那面開去。

這是七月底的一天下午，天空鋪滿了墨黑的烏雲，空氣非常的沉重，將有大風雨的樣子。兩位少年軍官臉上堆起憂鬱的神色，有點失望的樣子登上西行的列車，回去覆命；假使再要他們來張家口奔走，似乎已有不肯再來的神氣了。

日軍已佔領了南口外面的沙河鎮，南口方面的戰爭，轉眼就可發生。原來駐防南口的兵力只有兩營，郭磊莊的三小時會議，似肯非肯的把南口交給十三軍把守。

十三軍還沒開到南口，察哈爾的隊伍已經先向後面撤退，大得牛樣重的鋪蓋，牀板，小櫃子和火爐上的烟囱管，搬家般的向後方運。張家口的東西也揀好的藏到蔚縣去。

日本人在張北訓練成熟的便衣隊——漢奸，七十五十的一羣羣大卡車送進張家口，大境門上的衛兵看也不看他們。偶然有爲了旁的事端逮捕起來，口供中無意供出他是被日方收買的便衣隊，然而我們對之至多沒收他一支手槍。

日本特務機關在八月二日退出張家口，還是高桂滋先生的意思。當特務機關人員撤退時，公安一分局劉局長代表當局去歡送他們。劉局長當過張北公安局長，和日本人發生過臣屬關係。回到張家口還是公安局長，對日本人自然要表示格外親暱。

蘆溝橋的砲聲一響，張家口的普通日本人關起大門走了。雖然嘉卜寺商都尙義都收復，而許多日本人曾經住過的房子，還是好好的鎖着，沒有一個人敢去打開來檢查的。

日機在南口康莊下花園炸過之後，飛到張家口來了。羣衆驚慌得滿街亂竄，發了瘋了，都往洋河裏跑。宣化大道上落了兩顆炸彈，日機還在雲頭邊軌軌的飛，於是，羣衆又瘋狂

了，螞蟻拾死蒼蠅般的聚攏來看被炸的土坑和倒塌的房屋，警察也擠在人堆裏看熱鬧。

日機一點不講交情，一回二回的燬滅張家口，察哈爾省政府朱門旁邊也堆起麻袋來了，主席辦公室前空地上也挖起一個窟窿。警察奉了長官的命令，大街小巷去通告百姓挖飛機洞，沒有半天工夫，每家門前都有一個新土坑，大概三尺多深。但是省政府門口兩根旗桿，不知道那一個朝代留下來的，恐怕牠被風雨剝蝕得更難看，早就把紅漆鬆得通紅。似乎沒有人想到這樣會供給日機鮮明的目標。

每家門口雖有飛機洞，一般人還是向遠處菜圃裏公園裏以及更遠的樹林間去躲飛機，飛機來幾次躲幾次，整個的光陰忙於躲飛機逃命。可是政治階級的大人物，那就無須這麼麻煩了，天一亮，汽車送上賜兒山，太陽落了西山，汽車又去接回來。一切公事私事到了晚上再說。電報局聽出了漢奸無線電台方向，公安局的警察木偶式的照着指示的方向轉了兩個圈子，總是看不見回去了。被敵機用機關槍射死在路上的鄉下人，警察先生爲維持交通秩序，把屍首拉到遠一點的牆腳下去等他發臭。

八月十二日的敵機炸好了張家口，回頭去幫着大砲轟炸漢諾壩（張家口東北三十餘里，）的爛礮堡，因為這裏有一排二十九軍的弟兄。漢諾壩通崇禮。日本由張北攻張家口，這個地方是他們側面進兵的一個口子，不多幾天前派兵去把守漢諾壩，那個地方與張家口休戚相關，可是只有一個幾百年前建修成的爛礮堡，飲料要取諸於五里之外，爲了這個問題，所以只派了一排兵。等日本的飛機大砲炸過之後，想起送煤油桶去作取水的工具。煤油桶還沒送走，炸餘的一排兵後退十里了。

傅作義將軍的兵克復了嘉卜寺，南壕塹，商都和大清溝，張北再讓傅作義的兵來動刀槍，實在有點不好意思。於是把收編的雜牌隊伍八月十四日的晚上開出去收復張北縣。出去倒很順利，一彈不發翻過猴兒山，再向前一點，玻璃彩地方偽蒙軍把他們嚇住了。

攻張北攻了一星期，猴兒山讓給敵人了。十九二十兩天幾十架敵機翻來復去的來炸張家口，堡子裏和武城街都成爲瓦礫堆。這些敵機由張北飛來轟炸，只要一刻鐘的飛行，就能達到牠的目的，要想減少這種太近的空中威脅，只有快些收回張北，可是猴兒山不在我們手裏了。

二十三日政府機關的物件開始裝運後方，誰也不知道。當局還佈告居民勿信謠言，政府決盡力維持。二十四日各機關的負責者不知去向了！只有街上可以看到幾個警察。

東西兩座太平山上，被敵人佔領了。砲兵陣地佈置在每個高山頭。大境門外還有沒退清的察軍，東南缺口有察軍的砲兵。只要把這兩部份消滅了。張家口就是敵人的了！敵人的砲口朝着兩面射擊，再無向張家口放射的必要了。其實那幾個紙老虎嚇人的砲兵早已躑之大吉。雖然消耗了敵人不少砲彈，但是就張家口的控制權說，張家口已不是我們的天下了！

車站南邊宣化大道旁聚集起很多的漢奸——便衣隊，用機關槍步槍衝進張家口，這許多漢奸有新由張北侵入張家口的，他們平時就不用十分隱蔽，因為公開地進來，不會有人來多管閑事，平綏線平日縱容如許多的漢奸，我們今日始深深嘗到滋味了，

八月二十六日張家口最後的厄運到了！張家口的南邊很遠的小莊子裏有一羣察軍，帶領他們的長官逃走，他們把手溜彈，大刀和子彈，一起丟進高粱地，輕鬆的跑了。（二十六年

九月三日太原）

五 血戰居庸關

小方

一 搶防南口

日軍侵入平津後，二十九軍駐防南口的只有兩營步兵，第十三軍湯恩伯部奉命搶防南口，於八月一日自綏東防次開拔東下，先頭部隊爲八十九師王仲廉部，他們於三十日到達八達嶺的青龍橋，次日抵南口。將士們離別綏東時，大家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東西全部拋掉了，除了在戰場上所需要的武器之外，別的什麼也不帶，以示決心。沒有一個人的腦子裏，想到抗戰以外的事。蘆溝橋事件尙在和戰不決時，官長們每把「和平」的消息報告兵士們的時候，他們全部不言不語的低下頭去，最後聽到自己要開拔的消息，各個人的精神又興奮了。南口的重要，誰都知道，綏東的民衆送走了十三軍之後，大家就彼此議論着：「有老湯——指湯恩伯軍長——去，我們就對南口放心了」。

北平美國使館陸軍參贊處隨員 Frank Dorn (寶爾恩)，陪着一位美合衆社記者白得恩氏，在八月四日這天由北平通過日軍陣地到南口來。他們和我們新到的生力軍談話，那位美籍記者說：「來到你們的陣地上，我是很大膽很放心的，但是我害怕到日軍陣地去，因為我沒有把握他們之是否會危害我。」他說話間的表情，是顯示着一方面爲和平，爲有理性，另一方面則爲兇惡野蠻和可怕。美國武官又誠懇的囑告我們：「日本的飛機不可怕，但是你們要小心一點大炮和坦克車。」他的見地確是很對，以後的戰役中果然是如此。我們很感謝這兩個「中國的友人」給我們的真摯的鼓勵和忠告。

南口這地方，察哈爾軍一點工事也沒有作，有的只是民國十五年國民軍與奉軍作戰時的戰蹟而已，不過若是說毫無工事也是不對的，軍隊駐過的地方多少總有駐過兵的模樣罷了。原有的兩營二十九軍，調回察哈爾去，新的防地由新的兵士接下來，二十九軍的下級官長士兵們，態度行爲都非常好，臨行時把當地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了接替他們的人，他們自己也不能了解爲什麼自己的官長要下撤退的命令。

南口警察局長是漢奸，當我們的隊伍一到，他就逃跑了。

車站離南口山口有五里遠，位置在南口的西南方向，車站的西面是鐵路機廠，南面是一座小山頭，叫作龍虎台，我們在那裏放置了兩排人，爲南口陣地之最前方，這是保衛車站的第一綫。南口的兩側，凸出兩座高峻的山峯，這是我們主力陣地的支點，五二九團團部設在這裏，西側的山峯叫做雙嶺口，東側的叫做馬鞍山，從馬鞍山更往東去，沿着起伏的山頭爬過去，距離十里路的光景，就是關溝嶺，亦爲軍事上的要點，五二九團第二營到那裏去佈防，再由此往東，五里路，就到得勝口，爲南口左翼，在緯度上說，位置比南口要來得回進一點，爲通永寧城以達延慶的一條出路，敵人可以從這裏抄過我們的後方，五三〇團的一營弟兄趕到那面去佈防。他們的團部就設在得勝口裏面的郭莊子，這樣佈置把南口正面的戰綫展開了三十里路之寬。計担任最前方的爲五二九和五三〇兩團，担任補充的是五三三和五三四兩團，他們在第二道綫上作工事，八十九師的四團人，就全部放在南口山脈上了。

二 肉搏坦克車

八月八日，敵人的騎兵到得勝口去搜索，遇到我們的打擊，就跑回去了，這是南口戰役的發軔。

九日，南口正面的衝突爆發了，敵人的炮火猛烈得比我們的機關槍還要密，我們的前哨，首當其衝的是龍虎台陣地。我們的戰士對於炮戰有相當的認識，當敵人的炮火最猛烈之際，大家就離開了陣地，但這並不是說往後退的意思，而相反的是跑到陣地前面去。炮火之下敵人是不会衝鋒的，因為如果那樣作，他們自己的步兵不是也就同樣被自己的炮彈打死在別人的陣地上了嗎？我們的人既跑到陣地前面，炮火空空落在沒有人的龍虎台上，等到晚間炮火停止，大家又回來，我們所以能這樣安全的躲避炮火，得到高粱地的幫助很大。

敵人作戰的公式，為先用炮火轟毀你的陣地，然後派少數騎兵來搜索，繼之為坦克車及裝甲車的衝鋒。至於步兵，簡直就沒有和我們見面的勇氣，兩方面的士氣比較起來，實在不

可同日而語。比如這次炮轟龍虎台之後，一隊騎兵來到搜索，但是他不敢進來，只停在山坡下面，很滑稽的向着我們陣地喊：「喂！有人沒有？」我們的弟兄都隱蔽在山頭上，大家覺得非常好笑，一個弟兄忍不住的回答了一聲：「沒有人！」這個不合邏輯的答覆，也不知他是故意和敵人開玩笑呢，還是因為精神過於緊張而不加思考的說出來呢？不管怎麼樣吧，敵人一聽到有人聲，嚇得撥轉馬頭就跑，拚命的飛奔回去了！

第二天，敵向南口全面總攻，龍虎台是我們的一個凸出點，所以不能不把那裏的部隊撤下來，車站和機廠的放棄，是我們早即預料着的事情，我們先在機廠內佈置了許多火油，於隊伍撤入南口山頭之後即由炮位調準了它把火油引着，於是著名的南口機廠即付之一炬了。專門行駛於南口康莊間爬山的七輛重力機車，亦早即開入山中，後來在戰況最嚴重的時間，我們也把它毀掉了，與長城的工程齊名的八達嶺山洞，亦遭破壞。

十二日早晨，三十多輛坦克車駛入了南口。應驗了美國武官給我們的忠告，坦克車簡直是「鐵怪」，三吋厚的網殼，甚麼也打不透它，重炮打中了它，最多不過打一個翻身，然後

它又會自己把自己調整過來繼續的行駛。只要有一道山溝，它就沿隙而上，怎麼奈何它呢？辦法是有的，第七連連長帶着兩排人跳出陣地衝向坦克車去，他們衝到這「鐵怪」的根前，鐵怪自然少不了有好多窗口以備裏面的人向外射擊之用，於是大家就不顧一切的攀上前去，把手榴彈往窗口裏丟，用手槍伸進去打，以血肉和鋼鐵搏鬥，鐵怪不支了，居然敗走，並且其中的六輛因為裏面的人全都死了，所以就成了我們的戰利品，兩排勇敢的健兒雖然死了一半，但我們終於獲得勝利，坦克車沒有人能駕駛，而又沒有那樣大的炸彈或地雷能將它毀掉，結果這六架寶貴的玩藝兒，在我們陣地裏放了兩天，終歸又被敵人用新的坦克車拖了回去。

三 新的長城

敵人的作戰，除了憑依機械化的利器之外，就再沒其他可以仰仗了，他們的坦克車裏裝載着步兵，直衝入山口，然後方出來企圖衝鋒。但是我們的陣地位置很好，總是居高臨下

的，當我們喊一聲「殺」的時間，他們又趕忙跑進坦克車，門關得牢牢的。有一次我們七個兵士在上山巡行，恰遇着十個敵人在老遠的山坡上偷進，一定是來做偵察工作的，我們偷偷的追上相隔一個手榴彈拋擲距離以外的地方，遭遇了。我們的手榴彈一擲，雖然投不着敵人，但是那十個小子立刻跪了下來，把槍舉起，沒有出息的投降了。我們是不殺俘虜的，反之我們還盡可能的把日本軍閥侵略中國，而以日本民衆爲炮灰的大意講給他們聽，並且送回他們去。有一個俘虜，告訴了我們指示日本飛機何處爲自己的陣地的標誌，後來在南口迂迴綫上我們就用了這辦法，果然敵機就向標誌所示明地方投下了一些子彈和一封信，內容寫着叫他自己的兵士節用子彈，並謂後方運輸非常困難等，彼時的情況是日本已入重山疊嶺中，他們的接濟都須以飛機來輸送。

從十三日起，敵人的炮火更烈，他們把重炮每四個一行的排成三行縱隊，四圍用坦克車圍起來，以防我們的進襲。一圈一圈的向着南口戰綫擺列起來，從早到晚不停的施放。我們的工事都是臨時掘的，當不起重炮的轟擊，兵士們每兩個人爲一單位，在山石上掘成一個小

小的隱避洞，反正你的炮打上，也只能打掉我們兩個人。每一方呎的地方都有炮彈落過，他們企圖將整個的山打平。進南口的路途上，都是一步一彈，目的是擊響我們的地雷，然後可以進襲我們的陣地。每天都有二十架以上的飛機在空中威脅着，但是飛機的力量與作用幾乎等於零，沒有一個人怕它。十三軍的將士們真了不得！他們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陣地，但是這裏何來陣地？一些臨時工事亦被炮火轟平，居庸關從今以後再也不會看到它的模樣了，有的只是由我們忠勇的抗日將士的血肉所築成的一座新的關口！

四 「鐵漢」之淚

三晝夜得不到水喝，馬鞍山上，第四連全體只剩下一個弟兄，但是他還沉着的把守陣地而不稍退，直到我們補充上去的生力軍到達了，才把他接下來。一個機關槍連的班長，他指揮着幾架機關槍在一座山頭上作戰，敵人衝上來了，他痛罵着他的機關槍手打得太慢，但隨後他眼前的一個放射手陣亡了，他自己就把這架槍接過來，繼續着幹，一不小心，他順山坡

跌滾下去了，但機關槍確仍舊抱在懷裏。他再爬上來，敵人已到面前，他憑空手把一個日本軍官的指揮刀奪下來，立即還手砍去，第一下砍到對方的鋼盔上，第二下才把敵人弄死。

前面的人快犧牲完了，五三三，五三四兩團補充上去。

敵人沒有肉搏作戰的能力。只要是面對面，他們十回有十一回是要吃虧的。有一次我們十幾個人，把敵人二百名騎兵全部殲滅了，他們只仗着大炮。我們也並非沒有炮，但是炮彈缺乏，只要放出一炮，他就會對準着你的炮位回敬一百炮。在火綫上，許多人的耳膜震破了，槍聲根本就被埋沒了，說話儘管說，但是誰也沒有本事去聽到對方的言語。千萬的人都變成了聾子。

兵士們好像是「凶神下界」一樣，這樣激烈的情勢，誰也沒有表絲毫動搖的情緒，每個人都理智的相信自己，相信隊伍，並且相信命令。在從前內戰的時代，兵士們拿起了槍，往往是滿不理會的瞎放亂放。但是如今呢？誰都知道仔細瞄準。不浪費子彈，並沒有官長去囑咐他們，確全是出於自動的本能。

王仲廉師長，他有強壯的體魄，高大的身量，黑而堅實的臉，師部設在居庸關山洞裏，一輛火車作了辦公廳，他本人和兩位旅長四位團長，都在前綫指揮，炮彈曾把他的頭打傷了，若不是還有一個鋼盔戴在頭上，就不堪設想了。戰爭剝奪了他的睡眠的權利，又瘦又黑表現着他是一個爲國宣勞的忠勇的將官。

湯恩伯，這個鐵漢子，他不要命了。這的確利害，十三軍從軍長到勤務兵，他們全不要命了！大家都把一條命決心拚在民族解放戰爭的火綫上。他不是去年冬天在綏東所見到他的那樣狀態，他穿一件短襯衣和短褲，手指被香烟熏得黃透了，從戰爭發動以來就沒有睡眠的時間了，一切的精神，都用香烟維持着。瘦得像「鬼」一樣，烈日把臉曬出焦黑的油光，那件衣領，原來一定是很合適的，但是現在看去，已經特別的肥大了，大得足足能伸入一隻手去。只有兩個傳令兵隨身跟着他，那些衛兵勤務兵呢，早已加入火綫去了。他到前方去指揮？對着兵士沉痛的說：「你們好好的打呀。」他只能說出這樣簡單的話了，他簡直就不會再說第二句話。一看到自己的兵士，眼眶裏就充滿了淚水，怎麼能流出淚來呢，只好又從鼻

子裏噎了進去，兵士們見到這樣一個人，猛然間是認不得他是誰了。「噢，這是軍長」，當他們想過來這個人與他們的關係之時，也感動得流出淚來。這種共鳴和一致，使十三軍在南口能給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造成不朽的光輝。

從南口到居庸關有十五里路，八十九師一共只有四團人，戰至二十日，已不足一團，王仲廉在居庸關把剩餘的部隊集合起來，再向侵入南口之日軍反攻，士氣絕未稍餒，當夜又奪回來三個山頭。湯恩伯曾苦笑着說：「殘兵鎮守居庸關！」所以自軍事觀點立論，居庸正面之將士，當已無愧於軍人對國家應有之職守了。（九月七日補記於大同）



六 南口迂迴線上

秋江

一 日軍迂迴進攻

自西北軍退守南口之役，南口形勢的險要，遂傳播於遐邇，中外的軍事家莫不以另眼看待。可是日軍自大，這回要故作嘗試。八月九日的一天，趁我十三軍八十九師的陣地還未配置就緒，即行真面目的主力總攻擊，集中炮兵，緊密放射，飛機協助轟炸，使我稜綫陣地內的戰士不能抬頭還擊。同時用阻止射擊——炮彈跳越山頭，而射落在山背，——使我不能增援，然後以唐克軍掩護步兵衝鋒，以優良於我軍十倍的現代戰爭利器，七晝夜的猛烈轟炸，除了粉碎南口左右兩側山頭，八十九師的弟兄有重大犧牲外，陣地還是陣地，沒有絲毫動搖。

日軍攻南口不下；於是不能不變更戰術，八月十五南口戰況突趨和緩，而南口右翼長城

綫附近錫頂山前黃老院地方已發現敵踪，敵方以昌平縣沙河鎮西南之西貫市爲根據，另外以門頭溝爲第二軍事活動地，順永定河北而進攻。欲利用複雜地形，由山徑小道，出我不意，穿過長城口，迂迴而入懷來，康莊取包圍姿勢，切斷我南口聯絡。這是攻南口失敗後，板垣才主張用迂迴戰法，攻擊我南口右翼。

二 橫嶺城頭

担任南口正面戰鬪任務的是十三軍八十九師，師長王仲廉先生，右翼是十三軍四師的戰場，師長王萬齡先生，軍長湯恩伯氏兼前敵指揮官。駐節懷來城內指揮作戰。

懷來是平綏路東端的一個縣治，距南口百餘里遠，離右翼橫嶺城前綫最近，不過五十里。地勢低窪，南口山脈四週環繞，把牠形成一個懷來盆地。在軍事上看來，牠不相宜設立一個軍事中心機關，假使單單指揮十三軍的二師人馬，康莊是比較相宜，但是在永寧，延慶，赤城，龍關，獨石口等地部隊，也歸湯恩伯先生指揮，他的指揮部放在懷來，是太偏於

右前方了。因為劉汝明恐怕十三軍奪他地盤，不允許軍部設立在宣化，另一方面因為當時戰局有全盤勝利希望，稍為不適當的地方，似乎無大關係。

四師師部當初也在懷來城內的，副師長陳大慶先生在橫嶺城組織臨時司令部，用電話指揮前綫部隊作戰，聽取敵情，隨時遣調布置，同時向後方高級長官報告，或傳達上級命令。他對於前方地形相當熟悉，十三軍急援南口，察哈爾方面僅派參議興之作形式聯絡，對南口方面的地形，還是陳大慶先生自己去摸清楚的。

八月十五日敵軍攻入黃老院陣地，砲火的猛密，與攻南口一樣的戰法，並且逐步向右翼缺口奪進，情況非常嚴重。師長王萬齡先生也到橫嶺城坐鎮，出發時把他的物件，一針之微，都囑勤務兵收拾帶走，準備不再回到懷來，他不回懷來的意義有兩層，要是把日本打跑了，當然跟踪追擊，不幸而失敗，則以橫嶺城為坟墓。

橫嶺城在懷來東南四十里地方，南口山脈的崇嶺間。在地圖上看來在長城牆底下，實際上走起來還有十里路，這是通北平的主要山道，所謂道路，僅僅是一條被山水冲刷成的山

溝，談不上什麼「道」和「路」。但是，現在成爲我們後方軍事運輸上的要道了，而牠在軍事運輸上，却異常的不便利。

八月二十日的黃昏，湯恩伯的參謀處長在一間非辦公室的炕上，用他幽默而頗有煽動性的語調，談論前綫戰況時，忽然停止，伸長耳朵，細聽院落裏牽牛花葉上的雨聲。口角上呈露出新的笑容，即以演說中最緊張的意態訴述他的新感覺：「下雨了！我們前綫的弟兄又出去摸他一下了！（摸他，即利用雨夜，乘敵不備，偷襲敵營之意。）屋子的人對簾外的雨發生特別好感。

第二天的早晨，泥路溜滑不堪，接濟前方的彈藥，完全改由大車——北方的馬車——輸送。天晴路好可以用卡車載運。然而牠輸送路程都只能達於二十里外的山口，再向前，只有借重人力和牲畜。

因此這天的運輸隊，由驢子，大車，挑夫組合而成，這條牛走起來還嫌崎嶇的路，汽車就用小腳婆走路的方式也難通過了。在這樣道路上，毛驢子最驕傲，馱載的重量既不過份，

行動可以自由，等驢夫睡倒了，牠偷偷的走進田地裏，黃的高粱，嫩的黃豆莢，小米子，大膽的吃一飽好東西。莊稼人看見了至多是吁吁趕跑牠，不肯像平時拿起長棍來打牠一下，因為牠也加入戰爭了。

除了輸送彈藥給養的運輸隊外，任務最緊要的是增援前方的砲兵連。夜晚上冒着大雨由懷來城開拔，雨水的澆淋，滑而亂的山石，叫他們攀援而上，實在夠乏的。太陽光射進山溝時，他們卸去了鞍架上的砲身，砲座，彈箱，把驢子韁繩扣在臂膀上，由牠們在可能距離內去充實已空虛的胃囊。而倦了的戰士，在比較平坦的亂山石上用各種不同的姿態睡將起來。太陽光的熱度，和自己的體溫，把溼了的草綠色軍衣烘乾了，可是在身體睡壓的一面，因為地下潮溼，還留着一大塊潮漬。翻過身來再睡。一等兵劉長勝睡得頂香，幾隻大螞蟻爬過他頭脖子咬了一口，兩手亂抓，把頭頂前濺滿了泥漿的馬燈打到石坡下，他身也不翻的又睡着了。一個工兵背上負着十字鎬，鐵鍬，軍氈，防毒面具，偽裝網和短槍，這樣在山溝裏的亂石上睡來是頗成問題，解除了睡又太費事，於是把身子斜伏在山坡上，追尋他的甜夢。

轟轟的砲聲，在山溝裏聽來特別的兇猛，也許是拂曉後的第二次攻擊，砲聲的震盪，驚醒了他們的好夢，一個個爬起來繼續前進，比平時吹號集合動作，還要迅速整齊。但是險隘而嶙峋的山徑，只能一步一步的向上登援，假使在平地上他們一定要用最快速度的跑步衝上前綫去！

這是南口山脈北面第一個高山，向裏走去，山頭一個比一個高。明代爲防禦北方也先，是以南向北的方向，所以長城都建築極北的山的稜綫上，孰知數百年後的今日，我們要從城北向南去驅逐異族，長城於我，完全失去牠的作用了。

進了長城口，下坡五里地，是板達峪，山溝是這個山村的唯一街道。新由後方增援來的七十二師，在這裏休息，唯恐驚擾百姓，不久又要前進，軍需輜重馬匹都集合村屋外面，日本飛機不知道這裏是我們後方，目前可以省去躲避飛機的麻煩。於行軍上還可自由活動。

板達峪是懷來與橫嶺城前綫聯絡的中心地，恰在山下，翻過山來的後方援軍，由前方拾回來的和自己走回來的傷兵，都借此處歇腳，休息再走，這個山村在軍事上佔重要地位，日

本飛機是不會忘了牠。生力軍——七十二師——開走不遠，南面山頭上飛過來一架敵機，我們的人馬在高粱地和松林間隱蔽起來，沒有一點目標暴露，傷兵放進屋子裏。空盤旋了三週而去。

前面五里路遠的橫嶺城，由這天起，敵機時時來照顧牠了。

三 在司令部中

橫嶺城三字在八月十五日打下日本五二〇號飛機消息中與讀者見過一次面，這座長城邊的古堡，牠的光榮，不僅如此而已，實際與南口有同等歷史價值！

前面是四師的陣地，司令部設在這裏一間民房內。電話機，地圖，無線電台，這是司令部中最主要的戰爭武器。人物也簡單明瞭，師長王萬齡，副師長陳大慶，七十二師師長陳長捷，參謀，副官都帶了命令上前方，陳長捷師長在三位師長中最胖而白，眼睛特別圓大，他才到不久，部隊正待部署，一個人拿着一張戰爭草圖，把紅藍鉛筆劃出他配備兵位的記號。

陳大慶副師長對地形非常清楚，接到前方某部的報告或敵情，他隨即指出某個地帶重要，應如何派兵監視敵人的行動，與某方的部隊取聯絡，或向左向右靠近，堵防缺口，必要時他還得上前綫去督戰。他說他的舖蓋，從平地泉帶到此地，沒有好好攤開睡過三夜。我們從他黑而瘦的面龐上可以看出他的憔悴來。

重要電話，大部分是王萬齡師長自己接聽。他的說話聲調，亦緊急時機，待上接下，始終是保持着溫和而慈愛的態度，可是令出法隨，沒有客氣。二十團的某連長，因為敵方砲火過猛，犧牲太大，向後稍稍移動。卽下令槍斃。他接得前綫接觸的消息，總是如此堅決的囑咐他的部下：「師長不會後退，死也不離開你們，你們放心！不過，你們要死守陣地，千萬不能後退，退了，我要槍斃的！」「師長！有陣地就有我，請師長放心」這是前綫將官一致的答覆。上自湯軍長，下至伙夫，都抱了一個「死」的決心！

四 橫嶺城觀戰

迂迴戰爭，八月十九日起全綫發動，以四師一個師的兵力防守一二百里的戰綫，崇疊的山頭，錯雜的山溝間小道，都要派兵去監視，這是很成問題的。陳長捷的一師生力軍開上去，是計劃出擊的，然而受日軍的牽制，出擊成了空想。敵方倒於二十一日向我總攻擊，八五〇號高山的右面山頭，敵方把牠看作南口，行真面目的攻擊，牽動我主力，再分別向我其他各綫衝擊。

太陽光照過每個大小山頭，拂曉攻擊的槍聲，疎落得像末後幾個的鞭砲。李營長由山後繞出右面的山嘴，鑽進機槍連陣地，告訴他們第十旅石旅長奪回左面長城碉樓的戰鬪經過，他剛才開始講述，轟的一聲，跟着是砲彈的爆炸，土石和破片的飛騰，還沒等飛騰起的土石鐵片着地，第二顆砲彈，三顆，四顆，……的對準打來。整個山頭都在雨點般的砲彈下了。這是敵方開始二次的攻擊。

一面小白旗向上一舉，敵方大砲馬上停放，敵方唐克車對我前進，後面跟上一大堆的蓄短髻穿皮靴的倭兵。這樣照着操典的動作，三次四次之後，唐克車像出水烏龜爬上我陣地，

唐克車上機關槍，躲在戰車後面倭兵的手提機槍，同時放射、衝上山來。我們忠勇的戰士，跳出戰壕，手溜彈像西瓜往下擲，可憐被驅使衝鋒的高麗人先吃苦頭。

機關槍怎樣準確向我軍掃射，奮勇的十三軍戰士，沒有一個想到槍彈會打進血肉來，短兵相接時，手溜彈是唯一可以對大砲報復一下的東西，擲手溜彈的戰士，雖然一批一批的倒下來，第二批馬上又跳出戰壕去抵抗。

這樣的衝鋒，接連三次以後，機關連僅剩一個戰鬪兵，一個傳令兵，一個伙夫了。戰鬪兵，傳令兵把住兩挺機關槍，伙夫在中間向左右輸送子彈，繼續對二千敵衆強烈反抗！

太陽照臨着整個的山谷，這三位作殊死戰的英雄，最後含着光榮的微笑，躺在陽光中！

五 戰地夜色

常峪城被敵軍突破後，三個連長陣亡，這個消息，傳到司令部，已經黃昏時候，王萬齡師長恐怕沒有人帶領前方部隊，容易出散亂的危險，即派沈參謀去把他們帶回後方整理。我

們看到他們走回山坡，三面套上旗套的軍旗，後面跟回來不到一百的剩餘戰士，四十餘頭的騾子馱回許多未用的輜重，騎着馬的排長懷裏還抱着他平日心愛的小白狗，人數雖然剩的不多，行列還非常整齊，情緒還是緊張着。灰白的夜色可以看出他們面部上充滿着戰爭的興奮。

在三個高山頭環抱的一個山上，是四師二十四團三營彭營長的二道防綫。因爲前綫十分緊急，二道戰綫上一點也沒有鬆懈，在夜的天空中，山頂的哨兵是最辛苦了！他們在路旁的土洞裏吐出他們的鋼盔，注意着他們的警戒綫，不時在問口令，然而走近跟前，却看不見哨兵的位置，這種哨兵的隱蔽方法，能使敵方的大砲難找對他們瞄準的目標。

這是山野，沒有一堵牆，半片瓦，在山背上挖個土洞，是最理想的避彈室兼住所，原始時代的「住」的方式，想不到還能適用於現代。

一連弟兄把守二十里長的山梁，在烟霧漫漫的黑夜裏看不清兵力的空疎或者稠密來。彭營長獨自坐在土洞口，抱着膝蓋，欣賞一般人不能經遇的荒山夜景。過了月半的月亮，好像

吃了兩口的燒餅，懸掛在天的一邊，濃厚的烏雲，像軋棉花機上出來的棉絮，一大塊一大塊的從很遠的山峯上推來，一會把月光遮沒，一會又從雲隙間漏出一片亮光，好像指示航路的燈塔。有時，一片浪烟似的白霧，輕輕的飄過，又像戴了白頭紗的新娘。

奉令整理常峪城下來隊伍的沈參謀，他和彭營長同學，所以特別關心。他先得到報告，敵人突破黃土凹，右前方的范營已向後移動，此地變為一道防綫，請彭營長快些準備。說完，牽着馬就下山去了。

這個消息震動了全綫，睡在土洞裏的健兒睜開了惺忪睡眠，背上十字鎗，鐵鍬，麻袋，跑步到山前小山嘴上構築第二道防禦工事。底下是一條山路，敵方必由此路來衝鋒，而且是他們能打我們，我們却不能打着他們的尷尬地方。在軍事術語上稱「死角」。而這裏又是關係全綫的生命點。明亮的月光，照着彭營構築工事，似乎幫助我們，希望明天能減少戰鬥困難。

周排長帶了一排人去切斷外壕，留出一隻腳寬的路來給我們便衣隊通過，出發時，彭營

長鄭重命令他要問清口令。

沒有一點夜的靜悄，長城綫上充滿了戰前的緊張。忽然電話綫被漢奸割斷了，那一面都叫不通，通信兵紛紛出動查線去，能否修好沒有把握。軍隊失了聯絡，是最危險的事，只好用書面命令他的各部，彭營長掏出一本豆腐乾大的日記本，在手電燈光下寫起螞蟻般的字，傳令兵像快馬飛走。

剛由懷來開上的砲兵連急忙構築砲兵陣地。

做工回來的兵，還有一個伙夫，四個圍在一起，批評范營向後撤退的事。一個湖南口音的兵不願意他們後退，說：「這樣高的山頭放棄了，關係太大，叫我死也不能後退！」一個浙江口音的班長接着說：「我們一個機槍連，兩個步兵連，都要葬在這個山上！」還有一個兵一聲不響，拿着一支玉蜀黍，吹口琴式的放在嘴上，一粒一粒用嘴唇剝着吃。伙夫最愛喝酒，由橫嶺城帶來一小瓶白乾，裝在身上，偷着沒有人時候過酒癮，今晚涼瑟瑟的風刮起他的酒癮，他恐怕他們三個人搶他酒喝，跑前幾步一個人蹲着大喝起來。

「電話通了，報告營長！師長請營長說話。」通信兵帶着喜悅緊張的精神來報告。一會土洞裏的電話機上傳出這樣一句話：「沒有師長的命令，決不後退，師長！你放心！」

曙光與夜色慢慢的在東方劃開，敵方的砲聲由遠而近的響起來！（廿六年，九月五日，大同。）

七 西線戰場

長江

車出雁門關，心境完全不同了！

天空是瀰漫的戰雲，眼前是古代的戰地。

展目北方，平綏沿綫，察哈爾，晉北和綏東，整個是我們今天的戰場，我們今天已不是消極如何如楊六郎式的用假糧台駭走敵人，而是要用主動的攻擊態度，決定我們作戰的方針。

百靈廟戰事時代，我們的目的，趕敵人出綏遠，就算完事，這回作戰的目的，是在全國整個計劃之下，要趕敵人出中國，東北四省察北平津冀東，都是我們的領土，我們當然要進入我們自己地域內，解救我們的同胞。我們整個作戰精神，不想攻東京，佔三島，而只是求收復我們自己的東西。

七月二十八日北平突然放棄，接着無故放棄蘆溝橋，平漢和平綏連絡，完全斷絕，通州

起義的保安隊，困苦艱難的轉戰到北平西北城角的西直門邊，希望與城內取得聯絡，但見城門緊閉，鴉鵲無聲。後來城樓上警察告訴他們，北平已無人守衛了。

北平既不戰而退，日軍乃向西北延伸，希圖佔據南口，進佔察綏，完成其對華對蘇共同軍事戰略的預備企圖，那時我方守南口者，僅原有駐軍二營，既無特殊布置，又無堅固防禦工程，幸而日軍行動稍遲，否則南口絕對不能保守。

北平失陷之後，南口一地不但關係西北沿鐵路諸省，而且為整個戰爭戰略上最重要的機動地帶，當時張家口之特務機關尚在，日本素日愚弄中國一部軍人之口號，所謂：「中央利用抗日，消滅雜牌軍隊，」乃至「中央軍入察，將侵佔察省地盤。」此等陰毒煽惑理論，深入一部人心中。故南口天險當時對日軍毫無準備，而却嚴拒高桂、湯恩伯等部之過柴溝堡！幸而信使往還，多方折衝，察省當局亦尚明大義，國軍始能迅速前進，接防南口，趕作工事，然而我們布置未週，日軍的猛烈攻擊來了。

他們憑藉平綏路作後方交通，大砲戰車運用自如，我們前綫的工事破壞了，官兵傷亡大

半了，他們的砲同時轟擊後方，使增援的部隊無法前進，然後以戰車掩護步隊衝鋒。日方之意，滿以為如此優勢的軍火壓迫下，一定可以勝利，最多三天可以攻下南口，誰知砲火儘管利害，中國軍人却早已定下決心，非讓官兵死盡，你休想順利前進。因此每天二三千發的重砲彈，爆炸得南口山脈地覆天翻，而南口我軍陣地，仍無絲毫變化。中國兵仍然雄據着南口山頭。南口抗戰的同時，收復察北的軍事，亦已發動。我軍首先進攻商都。這是一座有防禦工程的城堡，我們沒有重兵器，不能破壞敵人工事，只有憑戰士們的軀體翻牆越塹，肉搏衝鋒，激戰一日之後，商都城外蒙古草地上雖然密佈着我英勇將士血染了的尸身，而商都城上已插上我光榮的國旗。

繼商都勝利之後，威脅着綏東晉北的南壕塹收復了，尙義縣（大清溝）收復了，我們的騎兵更從草地繞道攻下察境蒙古根據地之德化（又名化德，即嘉卜寺），日方爲我們存放的汽油和子彈，足可以支持相當時間的消耗。

自此以後，綏東綏北晉北的危機稍減，我的戰場，已進至察北，這是中國對日攻勢戰法

的起點，這是收復失地的開場。

不能不引爲遺憾的，是察軍對張北之遲遲其行動。張北爲察北西部重鎮，與多倫東西並峙，張北一下則察北卽去其半，而張家口後方顧慮，可謂完全解除。

原來我方計劃，察軍取張北，與晉綏軍取商都等同時發動，本預料一鼓可下，蓋各方同時攻擊，敵等首尾不能相顧，勝利自易。乃察軍遲延一日發動已誤戎機，而軍隊已行出動之後，又誤信李守信緩攻一日，卽自動撤兵之妄言，故連遲兩日，使敵軍得以從容集中佈置，日軍自守城防，僞軍據險以抗，於是本易如反掌之奪取張北計劃，今則轉戰數日，漸費周章。

過去國內一部份黨派，盛倡「抗日聯軍」之說，本於事實教訓，「聯軍」抗日，行動不能絕對受司令官之指揮，對軍事危險殊甚。蓋「聯軍」無最後有效制裁方法，如謂「民衆」可以表示其贊成與反對之意向，可以影響各個聯軍單位之行動，但軍機已誤，敗仗已吃之後，民衆始有所表示，尙何有濟於事哉？

如以西線近情而言，我方所當戰爭局面，已非等閒，西線軍事交通中心，則爲張家口，

故張家口在常情上，應爲抗日情緒最高抗日工作最緊，防禦工程最固，反間諜反漢奸最徹底之地，而事實上恰得其反，以言防禦工程，則根本未作打算，以言民衆組織，則自古未之嘗聞。日本特務機關雖從容而去，而其諜報組織，遍留於張家口，祕密無線電台在幾好處以上，於是我方軍事行動要員行蹤，日軍無不瞭如指掌，飛機投彈，皆有所謂而來，雖其投彈技術甚差，而其能詳知我方實況，施行威脅，要不能不令人憤慨。民間對無線電通信有研究之人士，常自動向官廳報告日本祕密無線電所在方位，請其搜查，而所得的反響，往往令人不勝其悲哀，蓋或則派一二無知警士虛應故事，或則根本不理也。

吾人堅信中國人今日對日不會有二心，故對國家之忠誠，應無疑議，然而吾人不否認若干同胞觀念之錯誤，以爲對日態度不走極端，可以緩和與日本之壓迫，以爲勢力保全，可以在中國立足，保富貴於永遠。吾人不能不大聲急呼，此次戰爭，爲中國生死存亡關頭，爲中華民族五千年歷史興滅關鍵之所在，此中絕無妥協苟安之可能，國亡之後，任何人皆無存在之餘地。尤以中國軍人應當痛切反省。陳長捷師長在奉命出發，担任南口西山大迂迴作戰任

務之前，對官兵講話，說得老實而真切，他說：「我們中國軍人過去作戰都是罪孽，這次能奉命對外戰爭，正是我們對國民贖罪的機會，如果能有相當勝利，那是我們贖罪的表現，如果不能再為國家賣力，那就不能算人了！」

南口方面，我們真真實實的和日軍作戰，犧牲也屬有價值，而察北戰爭，從商都攻戰以及張北圍攻，和我們拚命的，還是被日軍愚弄的可憐弟兄民族——蒙古民族，為什麼我們的小弟弟被人愚弄，我們從綏遠戰爭以後，還不把他叫回來，讓他老和我們戰爭，我們死了無數的武裝同胞和蒙古人拚命，這又何苦呢？如果我們不能用政治方法招回蒙古民族，則從察北到熱河，以至到東三省，倘有三四十萬的蒙古壯丁可以繼續和我們拚命，日軍落得在後面看我們互相消滅民族力量。如果我們有方法令蒙古民族反戈以向日本，日軍的戰場立刻動搖到東北，而必然的會感到突然增加了極大的政治力量。察北勝利之後，民族政治工作，應該與軍事至少並重前進，無論從政治觀察講，或從軍事上看去，現在是有招回蒙古民族的切要，而且是最好的時候了。

這次戰爭，在我們方面是「全民族的戰爭」，並不是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單獨戰爭，日本軍閥強迫日本國民對中國作侵略的不道德行爲，在日本國民和日本士兵心理中，本無作戰的必要，而我們到因日本軍閥的侵略，弄到生死存亡的關頭，如果日軍侵略成功，我們全民族都會作奴隸，如果我們抗戰勝利，我們自然會獲得整個的自由。但是日本的軍事技術和物質準備遠過中國，我們單憑現存的軍事力量，和日本軍隊作戰，我們一定失敗的。我們必須發動全民族各方面的力量，要使每一個中國人都是日本軍隊的敵人，要使全民族所有的力量，都是抗日的力量，因此組織民衆的工作，刻不容緩，山西綏遠民衆組織情形，尙較有頭緒，而察哈爾河北兩省狀況，真有幾分可慮！冀察兩省民衆，與全國民衆同具愛國之熱忱，尤以身處國防第一線，刺激尤甚，反抗情緒尤烈，但在玄妙的政治統治下面，不但不敢有愛國行動，而且不敢有愛國言論，平日玄妙當局，謂有把握，大家尙勉強放心，至平津已失，北國垂亡之今日，民衆已實際生活於抗日戰爭之中，猶不令民衆有何組織，誠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張家口已累遭敵機轟炸，則我們中國人應該已經死心，記者目視高級機關衛兵尙手

捧袖珍「孟子」喃喃誦讀，似謂：「孟子見梁惠王……」可以當高射炮駭走日本飛機者！

中國今天的口號，應該是「抗日」高於一切，「戰爭」高於一切，「勝利」高於一切，此外都是次要的問題，我們國民應當用力量用正義來糾正不合乎上述原則之現象，任何人任何團體，如果有違反國家利益之行爲，任何人皆可起而攻之，士兵可以反長官，人民可以擊官府，否則內部團結不結，思想不齊，行動不一，對於戰爭將遺重大之危險。

全面戰爭剛開始不久，亦正我國民抗敵情緒初得奔放之時，我們爲前途的最後勝利着想，我們不但有堅強熱烈的抗敵感情，我們尤要有進一步的理智打算。我們對面作戰的是日本軍隊，然而已知存心侵略中國的，却非一般日本士兵，更不是日本一般國民，我們反侵略，但是我們不反對日本國家與民族的和平存在，我們不願意自己亡國，同時亦無亡人國之意圖。爲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們此後要訂下優待俘虜的辦法，不但要消極的照國際條例辦理，而且要積極的訂立特別辦法。對於日軍俘虜，我們要比自己軍隊好幾倍的待遇，給他們講述日本軍閥無故壓迫我們和我們不得不戰爭的情形，表明我們對於日本國家和民族以及日

本國民，絕無輕侮侵犯之心，我們戰爭的目的只反對日本軍閥，我們只求恢復我們正常的權利，我們盼望將來中日兩大民族共同攜手，以創造東方的文明。對於日軍俘虜，應當引他們至中國內地旅行，到處令國民歡迎和歡送他們，然後送他們回國，請他們轉達我們國民的意思。

不少的民衆，常焦慮到中日戰爭將來的成敗問題，其實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我們戰爭是生路，不戰是死路，而日本士兵方面是戰爭是死路，不戰是生路，這個根本戰爭心理，已決定我們彼此的將來了。（二十六年八月二十日於察南懷來）

八 懷來回憶

長江

當我們平日通過察境平綏路的時候，青龍橋山洞之西北數十里地方，有一座引人注意的山城。因山勢自然形勢，城堞向天作成弧形，在南口山脈之北所謂懷來盆地之中，在桑乾河西洋河流貫的沃野之內，憑據小山而構築的古城，特別是在青綠的夏秋之交，給人的印象，是別有風緻。

然而不常令人注意的懷來城，在平日是很少人在此下車專誠拜望的。懷來這次能遭全國人的重視，實在也是難逢的機遇，自它能被人重視，能被許多遠客光臨的觀點上說，當然是懷來之幸，然而自這批遠客到懷來之意義言之，也是懷來之不幸。

爲抵抗日軍對南口之進攻，湯恩伯軍始開入懷來，所以不能算是喜事，爲了×××不允許湯恩伯的前敵總指揮部設於宣化，不得已而來懷來，自然更不能算喜事。雖然不是可以歡迎的遭遇，而此種不可避免的遭遇，却來關照懷來。

八月中旬的午夜，三位新聞記者在平綏前線臨時火車裏打盹，忽然聽見人聲嘈雜，火車已停在一個樹林陰鬱的車站上，站上更夫嚷着「懷來到了！」我們倉卒的自己搬運行李下車，站上上下些看不清面孔的軍人，初秋的涼風拂掃在夜行人的面上，精神立刻興奮，天上的月光對於長城以北的景物，似另有「塞上」風趣。南面我們數萬中華男兒與日軍血戰的南口山上，白晝是砲火連天，而夜間則和秋月一樣的感覺不到有什麼動靜。平綏線各車站白晝經常受日本飛機的偵察轟炸，夜間却又還我原有的清涼。我們奇怪緊接戰場的懷來之夜，會如此靜寂。我們同時感觸到，在旭日東昇的明朝，不知如何嚴重的戰爭情況，會出現於我們的週遭。

一位窮困的苦力，一面替我們措行李，一面作我們的嚮導，引導我們徒步走向懷來城，曲折繞出車站，進入似乎公路的道路，視線從車站附近房屋中解放，正當我們前面的是那巍峨的弧形的城牆，月光從太行山那面向東斜射在城上，明暗不一的投影，有如精緻的木刻圖畫，約莫走了二里土路，後面有一隊蓋鋼盔的士兵趕了上來，他們步伐整齊，有聲有色的趕

赴我們前方，刺刀的搖擺聲和脚步着地聲，配成極有節奏的前進曲，我們高興我們的武裝同志能有如此精神，我們又慚愧，我們一般國民的體力，尙待訓練。

轉過曲折的城門道，經過三重衛兵，懷來城整個入了睡鄉，月光雖然那麼皎潔，街上沒有一個人影，全城沒有一盞燈光，如果我們防空秩序能到這樣程度，那就大有可觀了！這時我們似乎是偵探，我們怕敵人知道我們欲拜訪的司令部所在，在十字街頭上遣回了那位苦力，自己分配着行李，接近了前敵總指揮部，衛兵對於我們突如其來的怪客，開始警戒的查問，然而我們有如前方回來的便衣偵探，似乎親切而隨便的和他們招呼幾下，我們已直入司令部了。

南口方面的戰爭，一共分做兩階段，第一階段是居庸關鐵路正面，第二階段是向西迂迴。八月十八日，居庸關正面日軍已無再攻之勇氣，不過仍保持激烈接觸，日軍已移其主力作迂迴戰爭，所以懷來的情報，都忙着橫嶺城一帶，我們知道張北未曾照預定計劃攻下之後，知道察哈爾戰爭難免不出亂子，打算趕緊轉變南口陣勢，調奇兵出擊，縮短戰線，然後

抽兵救張北一路，所以諸人那時都在懷來，預備等傅主席十九日來懷來後，會商出擊辦法。那時全線空氣，突是活躍，前方後方每一個人都企望着出擊的實現，和勝利的到來。

湯恩伯先生因爲日夜辛勞的結果，瘦得不成樣子，兩個眼睛深深的凹入，整個身體刺了皮包骨頭，我們驚異他消耗得如此利害，幾乎有幾分認不清楚。原來猛攻南口的日軍，在優勢的兵力兵器條件下，湯恩伯實遭受空前的勁敵，故日夜操勞，精密指揮，已半月未曾得一安眠機會，整天和電話地圖接近，時時注意敵人一寸一尺的移動，我們一次一次的戰鬪經過。而其入察抗日以來，所遭受之常人意料以外之打擊，尤覺痛心，間有人提及此等傷心事，湯輒不言，但見其眼淚往往盈眶欲墜，默對客人出神。人不畏外在之強敵，而忌內在之困難，湯氏處境，惟身臨其境者始能知其有難言之痛也。

懷來的遭遇中，其最刺激當地人心者，爲飛機之轟炸。這座和平的山城，自古未曾經驗過立體戰爭。日本飛機知道懷來是我們前敵總指揮所在，每天總是編隊而來，三十磅五十磅一二百磅的炸彈，一來就好幾十個的丟進城裏來，城裏居民從來沒有防空常識，躲避飛機很

不得法，所挖地洞，不合理者甚多，故常有洞口被炸塌，洞中人全行閉死者。有一婦人被炸飛越屋頂，血肉橫飛。至於房屋之倒塌者，更各街皆是。

有一次我們躲在自地平面上掘下去的飛機洞裏，只有一個出口，正巧離洞不到十丈遠的地方，中了一顆炸彈，弄得地內空氣激烈震動。大家以爲洞塌了，都停止呼吸，靜待最後命運。過一會，又恢復了原狀，於是抽出閒工夫來責備日本飛機師，他們這樣受人驅使，來與中國人作對，究竟有何意義呢？

有一次來了六架兩個發動機的單翼爆炸機，我們避到城牆裏挖成的避難洞，但聽轟轟的炸裂聲，把我們所住的司令部炸了大大的兩彈，剛才我們談話吃飯的地方，已變成磚瓦土木的散亂場了！當晚我們搬了地方，第二天飛機又來，又把我新寄住地方炸得亂七八糟，老百姓已不敢住在城裏，紛紛逃到城外去了。

這期間曾經有人發動懷來地方民衆組織抗敵救國會，欲協助軍隊作檢舉漢奸和協同軍隊作戰的工作，地方紳士畏首畏尾，縣長公然謂漢奸爲不可救治之症，謂日本有錢，中國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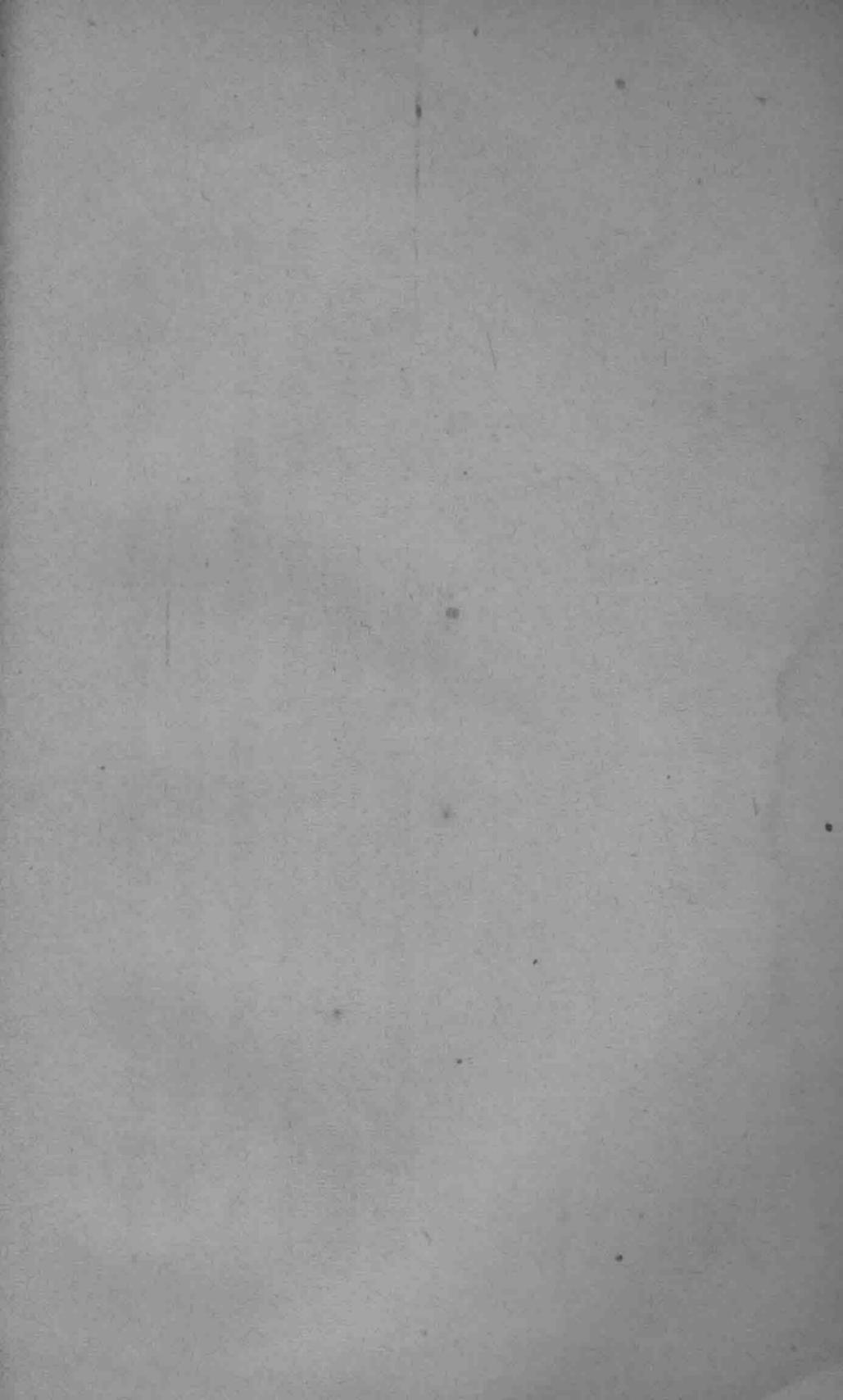
些良心甚差，勢亦無可如何者。此爲冀察系統中所謂特殊局面養成之人物。公安局長與縣長聯合公稱，懷來戶口已數次清查，毫無差誤。待逼其兌現，舉行緊急清查時，不但過去根本尙無戶口冊，而縣長與公安局長皆溜之大吉，不敢負責。

懷來漢奸之多，駭人聽聞，敵人利用漢奸爲諜報，爲飛機指示，破壞通信機關，破壞交通，擾亂軍隊，使我們無一日安寧，而我對敵方，反不能發動民衆，以做上述同樣之工作，皆由冀察政治弄成之惡果。

因爲漢奸之有組織，我們無民衆組織與之對抗，我們軍事行動總易爲日軍所偵悉，陳長捷師的出擊計劃，被日軍事先牽掣而未果，且受重大的犧牲。而張家口方面×××因循遺誤，岌岌可危，傅主席所率軍隊，已星夜回師，搶堵北線，南方戰線始被日軍於二十三日晚自鎮邊城迂迴而入！而北線亦已於二十三日被敵軍突破張家口西之平綏鐵路。

大勢已不可爲，湯恩伯乃在避飛機洞中，以電話下令前方各部，縮短防綫，死守據點，以待衛立煌之援軍。當時湯與其臨時友誼參謀長朱懷冰先生同在避飛機洞中，一面以堅定之

口氣通知前方各部以危急之情況，同時指示其死守之方針，一面對於當時險惡局勢，不勝其嘆息。蓋湯所能指揮之部隊，已全部加入前綫，本身已成光棍總指揮，日軍自鎮邊城突入之騎兵，一小時可達懷來，當時人人以爲必死無疑。同時深憐前方死守據點之各部隊，蓋其不爲砲火之餘燼者，誠寥寥乎難也。惟死志已堅，中心已定，飛機雖仍不斷在上轟炸，洞中人之情緒，已變爲另一種之安閒，或唱歌，或談笑話，或強爲閒扯「死之方法」，或轉而談張北之延誤，或歎援兵之過遲。有人沉默的說：「南口守不着，那就雁門關見了！」（二十六年，九月四日大同。）



九 察南退出記

長江

一 星夜離懷來

懷來城內飛機洞裏面所收的電話電報，一件比一件的不吉利，南面橫嶺城報告，日本騎兵進入鎮邊城，北面張家口情況，亦呈惡劣，×××沒有決心抗戰，而新由西面調上去的李服膺部，亦未曾力戰，自由退兵，張家口之西孔家莊站有被敵軍突破消息。

「請你們走罷！不要都死在這裏！」

湯恩伯先生瘦黑的面容上，此時下了最後的安排了。在旁邊的客串參謀長朱懷冰先生，從容不迫的用電話安置好了他所部×××師的布署，放下電話，摩摩口唇，望着我們幾個非武裝的記者出神。

「這回如果丟了南口，對於這一批陣亡將士，要想在南口山上立紀念碑，也只能希望在

再度克復南口之後了！」他有幾分感慨。

「不過，南口雖然萬一失敗，我們南口作戰將士，已盡了他們的職守，而且我們成萬的壯烈傷亡，已告訴了日本軍人，征服中國之迷夢絕對無法實現，而另一方面表現為中華民族精神的復蘇！」嚴肅空氣中我覺得說這個話的朋友一點也沒錯。

八月二十三日的黃昏，在南口張家口兩頭不通的情況下，我們離開懷來，但是我們又往那裏走呢？我們知道的兩條路：一是走察西南向南入河北奔保定，一是由察西南向西出山西。兩條路都得翻山越嶺，也許能有一段汽車可坐，坐大車或徒步，恐怕就在意料之中了。

我們月夜到懷來，同樣也是月夜和懷來告別。日本飛機奪去了我們在太陽光下乘車的權利。

懷來車站擠着好幾列空車，是傅主席放來打算抽運南口方面之兵，以救張垣之崩潰的，然而南方陣地一個兵也抽撤不了，下來的，盡是傷兵，輕傷重傷擠滿了車站，這些空車於是改爲傷兵列車。爬的爬，抬的抬，上車後，坐的，臥的，站的，擠滿了長長的鐵板列車，他

們在南口山上日夜不歇的和敵人鬪爭，餐風飲露，浴血裹傷，到了身體受到不能繼續戰鬪的損害後，不得不退下陣來，然而我們救護組織太差，他們在傷痛之外，還要忍受無人照料的痛苦，毫無設備的鐵板敞車又把他們如煤塊木料式的無保護的裝上，我們國家對於如此有功之將士，加以如此之待遇，實應負重大之疚歎。

明知張家口之路不通，這列傷兵專車也不能不走，因日本騎兵已逼近懷來，無論如何不能在懷來停留，張家口雖然過不去，而張家口和懷來之間，還有一段由我們軍隊控制的距離，走一段比不走總要好一點。這樣的內容，傷兵那裏知道呢！他們對於行將開出的列車發生快感，以爲自此他們可以達到大同後方醫院，飲食醫藥都有人負責任，實際上他們今後的遭遇，更成問題了。

傷兵列車的最後一節的最後鐵欄邊，在諸色人等擠湊之中，立着三位滿懷感觸的青年，秋江是同事，梅生是作軍事聯絡工作的人，大家沒有多說話的興趣，各人都有各自的感想。當晚月亮特別的憂傷，她對於這樣淒涼的戰局，已無心盛裝出來招展，而她對於這一大羣痛

苦的衛國英雄，又不忍不給他們稀微的光明。

兩條發光的鐵軌從我們脚下伸長，夜影和樹蔭很快的模糊了鐵軌的去向，不過我們意向上知道，這是通於青龍橋居庸關正面的路軌，若干英勇的戰士是從這裏運上去，而若干未死了的英雄也從這條路搬回來。

車開動了，地下覺民兄沉重的向我們揮手，他是知道這列車前途的命運的，他也知道日本騎兵已經快包圍過來，以後源源而來的傷兵，恐怕已不能再有機會在懷來車站等車了。也許今晚，也許明天，他也不能再在懷來工作了。

我們背着火車前進的方向，手扶着鐵棍欄杆，看看地上追步揮手的友人，看看寂寥悽楚的懷來車站，抬頭是黑壓壓的居庸古嶺，今晚山上還有幾萬已死和未死的戰士，明朝，即將拂曉的明朝，也許要成爲更壯烈犧牲之場。從不同角度看去，懷來城，在明白了急轉直下的軍情心理之後，倍覺得可戀了，我們美麗的河山，我們古老的長城，我們富有藝術味的塞堡，我們民族工程大師詹天佑所建築的青龍橋鐵路工程，和他在青龍橋邊的銅像，塞外可以

種水稻的懷來盆地，盆地上那些忠純良善的國民，懷來城裏和南山頭上這樣多的英勇戰士和誠篤的友好，在這風月皆沉寂的夜裏都要和我們不平常的告別了！

捨不得察哈爾的風土人物，誰也不肯早進無燈火的車廂裏休息，所過車站都已被日本飛機炸成萬般淒涼，腳夫小販固然沒有，站上人員也看不到幾位，這裏一個洞，那裏塌了房。沙城車站平時有許多小販來賣青梅煮酒，當晚只看見上來三個軍人，看形勢是防守察東的高桂滋部，要附傷兵車去張家口公幹，但是不到一會，車站裏急步出來一個軍人，向車上叫人，於是剛上車的三位立刻下去，他們在站台上接耳細語，似乎談些嚴重問題，我們但聽到隱約不清的「張家口情形……」幾字，於是他們的行李，又拿下車了。

車到下花園車站，鷄鳴山煤礦的雄偉姿態，在夜間倍顯蒼茫，和鷄鳴山連接的龍關鐵礦，是日本軍閥在東北四省之外垂涎最利害的地方，而今一件件都很快要入敵人的虎口了！

二 桑乾河上的蒼涼

下花園車站的岔道曾被日機重重的轟炸，他打算阻止我們十三軍之增防南口，然而我們鐵路工人非常勇敢而迅速的即刻修復軌道，我們列車經過時，還看出新平路基和新放枕木的痕跡。

這近五六百人的受傷官兵，如果鐵路不通，改由旱道運送，所需民夫太多了。所以有人主張開到張家口去試試，如果萬一戰況好轉，鐵路打通，則這幾百受傷戰士，可以在幾小時內達到大同後方。否則西望恆山，對於受傷者而言，路線太長，環境太苦了。我們是健壯的青年，我們是輕裝，我們可以忍受跋涉的艱難，我們不再陪我們的受傷武裝同志作無甚希望的嘗試，而決定向涿鹿方面進發，遵循蔚縣一路以入山西。

張雪中先生深夜引導我們過西洋河，那時察哈爾省修築的洋灰柱木面大橋，正完成了一大半，工友們漏夜加工，希望早日完成，對於我們軍事上供給相當的便利，然而大勢已去，工友們一片熱心，皆被誤國的先生們白送了！

夜間我們穿過曲折的山徑，盤旋在運煤高線鐵道下，寄宿在西洋河南岸山坳中的寶興煤

礦公司裏，公司房屋及內部陳設比較近代化，而且有自備電燈廠，令人想起平津之故物。爲等待張垣消息之是否好轉，午夜早已消逝，我們仍圍坐交談，最後報告是傷兵列車已經開回下花園來了！二十四日清晨，登山遠望，察南山川形勢，歷歷如在目前，中華民國國旗之再見於斯土，有待於未死同胞血肉之交流了！

察南鄉村，本爲文化經濟皆甚落後之區，而統治者更施行高度的愚民政策，其程度恐超乎一般統治者之上。自涿鹿以後，我們所見鄉村牆頭標語，只有「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最爲普遍，聞有「努力自強」「勤儉持身」等標語，現在因爲時局不好，紳士們和地方政治人員已將這些無法再溫和的標語用墨水塗去了。大概自此以後，中國人連「孝弟忠信」也不敢隨便講了，冀察政治機構下的人民，平日不能聽一點救國的言論，更不能受一點救國技能訓練，雖普天之下，皆爲熱心之同胞，而統治者對於民衆救國心和力的斲喪，使之除了消極圖自己苟存外，不能有所行動，冀察之亡，國人應知原因之所在了。

涿鹿城南的桑乾河發水，汽車過不了河，我們奇怪在河邊的×××軍隊，完全和平日的

在河邊下操，近千的官兵全體白汗衣活動在沙灘之上，這時天空裏正發現日本飛機，他們一點也不驚慌，一點也不隱避，我奇怪日本飛機爲什麼對涿鹿地方這樣客氣，對於這樣顯著的目標竟輕輕放過，更奇怪這成千的官兵有什麼憑藉，担保日本炸彈之不會光臨，而泰然若無所觀。

水漲過不了桑乾河，已經一肚子的牢騷，河灘中軍隊的表現，更增加我們滿肚子的疑惑。涿鹿城離下花園三十里，到懷來亦不過七八十里，日本飛機每天不知道要在涿鹿上空過多少次。居民情緒雖然緊張，而始終未嘗過炸彈滋味，涿鹿居民不能不感謝如此的政府了。當我們轉回縣城另尋大車的時候，這些軍隊突已奉令動員，加入張家口方面作戰，大概視爲寶庫的張家口快要被日人搶去，因而不得不用基本隊伍來拚命了。這些軍隊作戰，一切軍需責之後方民衆供給，自身平日毫無戰爭準備，甚至於張家口方面電令涿鹿等縣儘量供給大餅饅頭，軍隊自身除了槍和大刀外，什麼也沒有。他們要這樣要那樣，立刻交不出就打，結果地方機關負責人全跑光了。自×××的基本隊伍出動後，一向和平的涿鹿，在第二日以後就

被日機大轟而特轟了。

坐轎車，上長途，雖然是討厭的事情，但是在如此情形下，我們還不能不感謝徐謨先生和他的部下替我們尋找車輛的苦心，因為八月二十四號的涿鹿，已經不是平常社會狀態之下了。

桑乾河因為屬於山洪地帶，水勢漲落相差太遠，架橋不易，有時竟可徒涉，故又不能用固定的渡船，在普通水勢情形下，有幾十個男子赤裸着下體，專門背負人物過渡，旅客中無論男女老幼，皆由此等男子負渡，不以為怪。

這天柴溝堡方面大致戰事激烈，路上遇到由北平向那面飛的幾隊重轟炸機，二個發動機的轟炸機隊，姿了確乎有幾分震動力，我們在路上於是盡躲了飛機。

躲飛機，是一種藝術。在相當可靠的飛機洞內，和在毫無設備的半途上，情緒完全不一樣。當我們分散的臥在道旁青紗帳內的時候，對於在上面飛行的東西，因為一點可以對抗的工具也沒有，只希望不要為牠所發現，或者希望牠不要把我們做轟炸和掃射的目標。

空中不斷的威脅，耽誤了我們不少的行程，本打算趕路走九十里，宿桃花堡，而走了五十里僅到岔道地方，天色已經黃昏，道路已入山谷之沙河床內，人煙稀少，山勢荒涼，而同時如土匪探報之惡漢，已發現隨於我們的週圍，我們只好在岔道住宿，不敢再實行孤身前進的計畫。

國民知識雖有高低之差，而是非之觀念，却常如良知而不泯。途中遇到若干鄉農，我們問他們：「日本飛機來中國轟炸對不對？」他們乾脆的說：「不對！」「不對怎樣辦？」「打牠！」國民觀念，進步到如此水準，已算盡了國民的能事，但是如何對付日本飛機，乃至在一般國民的條件下，應有如何對付日本飛機的方法，這是政府的責任，他們空有是非之念，而無實現其觀念的方法，愚民的政治責任其罪了。

三 生死線上

岔道離懷來僅有四十里，民間對於戰況雖不明瞭，而從砲聲的遠近與軍隊移動情形看，

亦能讓他們看出戰局的漸趨緊張。二十五日一早上路，遇到的民衆，面色有幾分倉皇，中午左右，前面一再傳來消息，謂有好些村鎮，都被日本飛機炸了。

四十里沙河道，進入蔚縣盆地，儼然小城的桃花堡，等我們到時已經沒有了什麼人，好像這座大鎮發了瘟疫，把一切都死光了。但是堡門的外面，還有預備接替抬傷兵的民夫，儘管堡裏的街上被日本機關槍一排排的打成密集的槍眼，民房好些炸成僅有外牆的朝天地洞，傷兵和居民無辜的死了不少，他們爲了完成他們轉運傷兵的使命，一個不肯落後，切候着傷兵的運來。

似乎八月二十五這天日軍對察哈爾當局的和平不再想維持，也許在利害上日軍已有了絕對的優勢，無再愚弄察哈爾當局的必要，我們在桃花堡看到近十架兩個發動機的單翼轟炸機飛向察軍後方根據地的蔚縣。那裏和桃花堡相去九十里之遠，我們也能清楚的聽到轟炸的沉重響聲，並且感覺到地面有相當有力的震動。我不知道素爲全國民衆所敬仰的二十九軍下級官長和士兵，遭了多少冤枉！

不便在無人的桃花堡停留，趕到離堡西五里的小村午尖，小米飯吃了一頓，飛機已過了幾趟，而村莊裏有八輛醫院的大車，容易招徠空中的暴客，我們趕緊離開村莊。剛剛走了約莫一里光景，東北上三架飛機又發現了。一架前行的重轟炸機，後面跟隨着兩架雙翼輕轟炸機，我們照例下車躲入高粱地內，以為等牠們直飛過去，再行出來。誰知飛機到了上空，牠們竟打起旋來！糟糕！不好！這個村莊成了牠們的目標，我們道旁的兩輛轎車，必將連累我們！然而我們又不敢活動，只聽飛機異常低空的在上面打圈，一會敵機上的機關槍響了，接着是聯珠砲式的，連投了二三十個炸彈！把地面震動得非常利害。機關槍聲音在頭上響得很密，不知打到什麼目標。自己活動一下肢體，又覺不出有傷來。問問附近的同伴，都說沒有受傷。側着頭偷看天空的飛機，當機身側斜時候，上面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秋江早預備好一身草綠色的衣服，牠是有重大的保護工效，我藏在了一件藏青色的雨衣裏，始終沒有動，希望不要引起敵機的注意。我那時希望如果被敵機打中，我希望炸彈能完全把我炸死，不要被機關槍打傷，因為人生最後不過一死，但如果在如此地方受傷，欲生不得，欲死不能，那

就受不小了。

敵機盤旋了三十分鐘左右，才離開這小小的村莊，改而轟炸桃花堡，我們抬頭來出了一口氣，同伴三人都沒有受傷，剛才我們午尖的村莊，恐有些不堪設想了。

剛才我們之得免於轟炸，一輛有鮮明目標的轎車之逃開我們隱蔽地，有重大關係。這裏我們要謝謝。但是車是如何跑的，却有問題。車夫也不見了，說不定是車夫乘此時間，拐逃我們車上的行李。舉目四看，絲毫看不見車馬的蹤影。我們假定他是逃走了，但是他不能一直往西，因為他家在東面，他必定是繞道往東返，於是我和秋江決定分路去找車，他順汽車大道去追趕，我從小路攔截。我急步走了三四里，汽車道的去向已看不見，而自己却投入一座樹林陰鬱的村莊來。我想在村莊裏打聽一些逃車的消息，但在離村不遠地方，看到村裏壯丁都往外跑，我有幾分奇怪，問一個老漢，說是村裏有傷兵抓人，我想如果是好的傷兵，我還可以勸勸他們。後來看看村莊外的漢子，面色不類忠善之輩，我不敢隻身入內，趕緊轉彎走向南面汽車路方向。積集在村外獨立家屋牆邊的幾個漢子，却一齊圍攔過來。他們

之中有兩柄雙面開口的長劍，一個拿劍的人牢牢的握着劍柄，把牠和我身體平行的貼近的仰面拿着。他不斷的斜着眼睛瞟我的上上下下，另外一個拿劍的人還停在十步的遠方。我看情形不好，趕緊先發制人的設法轉動他們的意識。我乘他們對於日機還有恐懼心情的時候，告訴他們日本飛機來了以後，他們應當好好隱蔽，不要出來亂跑，繼而口講指畫的講剛才日機在那面村莊轟炸的情形，多少加一些慘痛的現象。他們的注意力漸漸爲我所牽動，於是他們有人問我是幹什麼的，我說是宣傳防空的，毫無思索的又告訴他們簡單的防空常識，公然說得他們半信半疑。那位拿劍的仍然緊貼我站着，一點不肯放鬆！我把話說得差不多了，乃改口問他們是否看見一輛白馬轎車由此村過去。拿劍的毫不思索的用傲慢的神色答覆我：「已經過去了！」然而我看看路上並無車跡。他的眼神比從前還要兇惡，我料定他們是垂涎我似乎富有的財物，而且看拿劍者的神氣，要輕易放我過去，可能性很少。於是轉過念頭，想和他決鬪。幸而他拿劍的方法，不大高明，和我身體太過逼近，不好運用，但是，我一轉身，問題就難說了。乃乘他不備，我很快的握到他的劍柄，用力一拐，奪將過來。然後，故

意問他們：「這是幹什麼的？」他們突然意外的喪失了武器，都驚異的倒退了幾步，然後我正色的警告他們：「這樣胡幹是不行的！」他們顏色慘淡的申辯沒有什麼，而目光却注意於劍的奪回。我插劍在地，正顏厲色的威脅他們一番，要他們派人隨我到汽車路上取劍。他們沒有人敢去，而另一拿劍的村夫却已揮劍而前，似欲實行武力奪劍，我顧慮人單勢孤，終爲所乘，乃想出一個折衷辦法，先令他們全體進入村莊，然後我插劍在地，等我走後，始許他們出來取劍。原來失劍那位兇漢，堅決不肯接受，旁人再三勸他，他總想走到半路又偷跑回來。我一直確實的看到他們完全入了村莊，一點回顧的影子已經不能再見，我才暗計汽車路所在的另一村莊的方向，那裏一定有我的同伴在等我。最初我保持取劍的較近距離，緩步離村，到超過優勢距離後，我立刻改用急步，奔向另一個村莊。頻頻回顧，未見有人追趕，數十分鐘後，我才看見兩位同伴和所餘的一輛轎車！

四 黑夜荒村

趕上了大路，局面仍然悽愴，他們從老百姓那裏所得消息，白馬轎車係被兩位軍人趕着狂奔，後面那位車夫拚命的徒步追趕，秋江和梅生已派另一車夫再行趕去，所以只剩了這一輛車子，他們兩位無精打采的趕着，看神色對於前途已經茫然。他們讓我在車上休息了一會，然後慢慢的向我的同伴講述剛才的經過，大家皆如墜入惡夢一般。

慘淡的容顏，愴涼的對話，和遲重的進行中，忽然看到白馬轎車回來了。兩個車夫都跑壞了腿，白馬跑得全身大汗，急促的喘息，連頭都抬不起來！原來兩個被飛機駭慌了的軍人，半路上遇到這輛驚逃的空車，於是順便快馬加鞭，大跑而特跑了。這時馬和人都失了自持力量，無限制的狂奔，幸而那一段公路相當平坦，他們沒有把車子弄翻，而在青紗帳裏躲飛機的馬車夫，回頭一看他的生命線的車和馬都不見了，他於是顧飛機不飛機，沒命的狂追了，所以等我們從青紗帳裏出來之後，我們交通工具的二分之一整個的不見了。後來白馬跑不動了，路也不甚順暢，然後才被白馬車夫趕上。然而那兩位軍人早已溜之乎也。

可憐相對倍悽愴！五個人兩匹馬重行集聚在一起，只有喘氣，垂頭，和沉默，陰鬱的天

空，蒼白的人面，……：長城之外，三個狼狽客皆沉浸在如夢的回想之中。

新開的公路，是利用南山的緩斜面，避開了大車道，同時也避開了村莊，公路的兩旁，只有高粱小米等正要成熟的作物，牠們似乎保持平靜，然而牠們似又爲很對我們同情。沿路上有牠們陪伴，減少了寂寞，而且因爲牠們的存在，臨時對空隱蔽，有不少的方便，可以減少我們白晝通行的困難和恐慌。

天漸漸黑了。我們誰也沒有吃過東西，我們的意思希望當夜趕過蔚縣，接近山西，可以免去日軍的包圍，然而車夫早已困乏不支，無論如何希望休息一夜再說。我們已經知道白晝飛機的麻煩，和萬一日軍乘勝突進，自宣化陽原而蔚縣，僅有一日之行程，如果我們不能在最短期內突過這條可能包圍線，我們可以爲日軍所截擊，而陷入更困難之境況。這時我們離蔚縣還有七十里左右，當然強行一夜，無論如何可以通過，我們應允車夫在前面道旁村莊喂馬，同時人也可以睡一會，然後加一個勁，無論如何要在次日的清晨趕過這危險境界。

車夫的想法，整個和我們不同，越往西走，離開他們鄉土越遠，前途的危險愈大，他們

返家的可能愈少，因而他們家中計日爲生之家屬，更添其生活上的憂慮。因此路旁只要有樹林，他們就把車往裏趕，問他幹什麼，他說有村子，我們也只好勉強如命，讓他早早休息人馬，亦是辦法。那知他所謂村子，只是希望，不是事實，走進了這一座樹林，仍然沒有村舍，我們怪他。他又走到前面幾步看看，再說前面樹林就是村莊所在，因而我們要走，結果仍然失望。路漸漸不好走，方向又弄了一個回頭，我們有幾分急了。但是狹路行車，兼在黑夜，欲有所更張而莫可如何。東摸西摸才發現高大的家屋牆壁，知道已糊亂了接近了村莊，但是沒有燈火，街門盡閉，無人可供詢問者。無法，只好穿村而過，至盡頭處，見有如豆燈光，且見其側有閃爍爐火，心疑其爲鐵匠之家，急步趨之，過小溪後，乃一口外製煎餅之小店，卽以小米粉煎成薄餅，以供旅客之需者，老漢一人，正煎製甚忙。我們心中憂慮，減去一半，後又發現附近有懸煤油燈之人家，其外觀隱約比此煎餅店爲大。乃驅車而往，至則仍爲一煎餅店，且有水井可以飲馬，主人爲一中年男子，甚熱情，並引導我們至村公所購草料，村公所中亦有傷兵大車數輛，皆決於當夜繼續西進。

主人告訴我們許多消息，其中有若干消息，異常可哀。這裏爲白樂村，既無軍隊，又無任何軍事設備，而日機於日間亦在此村投數十彈，村中比較完整之房屋，爲一鄉村小學，日機不惜以數彈相加。且大放機關槍，打牲畜甚多，村民對於日機異常憤怒。

人到無可如何的時候，總得想出辦法來克服當前的困難，實際的辦法縱然沒有，在心理上總得想條出路，那怕是幻想，也常常作爲有力的工具來待遇，日本飛機把我們和善的村民炸出了火，他們除了逃跑之外，再加以咀咒，咀咒不夠，內心裏盼望中國飛機來把他們打跑，因爲大家切盼中國飛機，慢慢的形成了一種幻定的意識，當晚好幾個中年村民告訴我們，中國飛機已經飛到張家口和日本打起來了，並且說打得很順利。問他們的根據，他們却很肯定的說：「離此地五十里遠的地方，已經有人拾得中國飛機所投下的傳單，說是日本飛機可惡，我們已經來掃滅他們，望民衆勿相驚惶。」當然在這樣一個陰沉的夜間，村民心中此時只有對敵機的仇恨，而沒有即時的對敵機的恐懼。說到中國飛機，說到中國飛機所散的傳單，神氣很有把握，很可靠似的，似乎天明了以後，就不會再有日本飛機的光臨。

中國飛機來沒有來，我們是知道的，我們不能信賴幻想，輕輕的放過可寶貴的安全的夜間光陰。「疲人倦馬夜長征」，雖然說是不得已，我們看到在車旁一睡如死的車夫，和骨立如柴的老馬，心中確乎有些不忍。

爲了加強行車的力量，我們到村公所商量加雇馬匹，公所大院內有好幾輛傷兵們自己弄來的大車，在那裏休息打尖，看神氣也是當晚要走，公所裏一個警察指揮着十幾個壯丁各方面應付着。我要找幾根繩子來收拾車輛，他們因爲在深夜想不出辦法，同時又爲了我的事情著急，竟至於把水井裏抽水的長繩也送了我們。把自己最不可少的東西送給旁人，是難得的盛情。

午夜已經過去，大自然一點一點的接近光明，然而在無防空的國度裏，尤其在敗退的情形下，自然界光明的接近，就是交通上危險程度的增加，我們事實上當然已經疲乏，然而精神上，仍然不自主的振作起來，草草休息一下，就請一老者嚮導帶路登程。轉灣抹角，走上汽車大路，老農和我們默默無言的對立一會，然後說聲：「請你們好好的走罷！」

謝謝他的厚意，我們西行後，他還立着看看我們已動的大車，也許他知道我們的前途波折尙多。在他明白了我們退兵趨勢之後，更因我們之離去，而增加了他的徬徨了。

五 死命奔蔚縣

到蔚縣還有六十里，我們希望天未亮前趕過蔚縣城。然而這樣的車怎樣能圓滿完成這一任務呢？我於是發明了一個辦法，自己下車來走路，叫車夫上車睡覺，我替他趕車，給他休息一小時半後，再換他下來。秋江也採取同一辦法，讓他們有相當恢復疲勞的機會。已經萬分困憊的車夫，上車立刻睡得如同僵直的尸體。塞上微風捲着細雨，無聲無臭的，打在我們的臉上，地下已經潤濕。兩輛車緊緊相隨，兩匹馬莫可奈何的把頭一點一點，秋江在前面陪着白馬，我陪着黃馬，各人都想各人的心事，然而誰也沒有多少話可以談論。

人走起來打盹，馬也有幾分迷糊，牠們已不能好好的照着車轍走，不是歪東，就是灣西，如果任牠們糊糊塗塗的走去，車子非弄翻了不可。因此要隨時注視車輛之是否合軌，成

爲一種刺激神經的重大力量。

車夫休息了一小時半，我們再叫他們下車，空着車子走，讓我們相依爲命的苦命馬只拖着空車走，權且作爲休息。夜間偶爾給我們看得見的同伴，是抬運傷兵的民夫羣。他們奇怪的對於抬傷兵的差事，非常積極，大半六個人換替抬着一個不能行走的傷兵。他們在行動中和休息中都保持靜寂，因爲誰也緊切的爲天明以後的環境懸念着，而且明天的明天，究竟怎樣，誰也不能把握。

我們回到車上休息一會，車夫忽然驚呼：「來了！」我們趕緊下車，回頭一看，後面有三四對電炬如風而來！是裝甲汽車？還是普通汽車？並且是我們的？還是敵人的？這些問題急切無法解答。但是我當時立刻想起了二十二年熱河抗日的經驗，熱東前線剛剛敗退，幾萬黑龍江軍隊，立即望風而逃，放開大路讓日本裝甲汽車毫無阻擋的長驅直入，直下承德，害得在東方的我翻山越嶺，經熱河西北，徒步一月有餘，始入察哈爾以返北平！這回又發現後面追來的汽車！如果又是日本追擊的裝甲車，那可有幾分糟了。我們只好急忙躲在路旁的青

紗帳裏，車夫也駭得把車子一齊趕入高粱地。我想如果真是日本追兵，發現我們這兩輛轎車，一定先送一排機關槍，縱然打不着，我們也不能再走西去山西的大路，我們不能再想回到大同，我們只好南越南口山脈，徒步向河北省平漢線方面再找出路。但是以我們這樣幾個人，硬要逼着翻山，很難說有多少把握。王八旦！可惡的敵人！

嗚嗚聲中，幾輛汽車過去了，梅生聽到車上有說中國話的聲音，大致有是中國汽車的可能。然而這條路上，走過汽車的次數太少了，我們誠心誠意的盼望，這一回一定要是中國汽車！

汽車既有是中國汽車的可能，而敵方汽車的徵候，又還沒有發現，我們只好繼續前進，不過加速了進度。真對不起這兩匹已經萬分辛勞的老馬，爲了我們突過明天的危難，我們不能相顧了。

路上漸漸遇到許多逃難的婦女，問她們逃什麼，只說：「日本飛機！」車夫實在不能支持，東方已漸發白，極目西望，蔚縣城仍無蹤影，車夫哀求說：「歇歇再走罷！」我沒有答

覆他，却故意興奮的翹首看着前面，然後高興的指着前方叫：「看見城樓了！」他們也跟着看了看，却說看不見什麼徵候。我指着西方樹林的遠處，異常肯定的告訴他們：「你們的眼怎樣這麼壞！那黑聳聳的一團，不是城樓麼！」我知道，我所說的「方向」是不會有錯的！路已會合宣化蔚縣公路，路旁有表示距離的木樁，秋江一根一根的去看，看到底離蔚縣還有多遠。誰知看來看去，他總對我搖頭。

已經晨間七時光景，遠處看到多數逃難的民衆，推自行車的，抱小孩的，背負行李的，從服飾上已經看得出是城裏居住的民衆，從他們倉惶的表情上，知道他們心中已經知道飛機光臨的時間快到了。然而他們這樣多的逃命者，是否是表示蔚縣城地面上有什麼變化，這是值得首先解決的問題，我們趕緊向他們打聽，蔚縣城裏究竟是什麼人的軍隊。幸而答案上沒有「日本人」三字，於是我們放心了。

左趕右趕趕到蔚縣城東關外，難民如潮的從城門洞裏流出來，商店門窗東一塊西一塊，整個社會經濟機構已經停頓。我正在苦惱今後如何走法，因為我們的車馬都不行了，另雇車

馬，如何可以雇得出來，而且看那種紛亂的現象，甚至於連我們暫時駐足的機會都沒有可能。

碰巧這時來了一部載重汽車，車上滿坐着人，並且僞裝了滿車的樹枝，看形勢是往後方撤退的車輛，車上押車的張醫官認得梅生，問明了我們的目的都是去山西的廣靈，於是他們迅速招呼我們上車。我們厚厚的遣回了救我們出危難的兩輛馬車。雖然他回去的前途，不會有什麼希望，而自我們主觀方面言之，總算稍爲盡了我們的心。

聽說察軍不肯讓汽車進城，我們又不願意和他們辦些無聊的交涉，徒誤光陰，乃繞道南門至西門，欲向廣靈方面開去，然後經渾源岱岳以赴大同。至西門時見尙有三數輛汽車，正待出發，多係後方文件等用品，於是我們結合西去，急速離開蔚縣城池，進入鄉間濃蔭的柳樹下面，讓敵機不容易找着我們，然後再安詳的想各種辦法。

蔚廣公路是新修成的土路，又加在雨後，路面鬆軟，載重車行動困難，雖然兩縣之間，只有五十五里，如果道路始終是這樣，確乎還有不少的麻煩在後面。於是我們把過重的不是

緊要的東西，無顧惜的拋棄了。但一切弄好，快要開車的時候，却少了一位傳令兵，東叫叫不應，西找找不到，原來他把車上拋掉的米作為貨物向村民作交易去了。久於行伍的士兵，不大考慮全般戰局安危的問題，他們只求今天如何能弄到一點好吃的東西，或者有什麼便宜的方法，弄到幾個錢，這是換得好吃東西的手段。

爲了減小飛機偵襲的目標，幾輛車拉長距離走，似乎這一帶很少走過汽車，村民都聚集到所過村莊門口看熱鬧，離蔚縣三十里的地方，一條淺水的小溪，遲滯了我們的去路，本來有相當距離的車隊，這時又擠在一起，我非常憂慮這樣一大目標，暴露在無絲毫掩蔽的河邊。果然，「日本飛機！」的驚呼聲，出在一輛車的乘客中了！

大家才趕緊紛紛下車，而日本飛機一架已經到了頭上，我們發現太遲了，大家紛忙的臥倒，而地下是十分潮濕的水草地，無法，只好不管他有水無水了。自分這回算再搗霉頭，這樣鮮明的目標，準有一頓好炸彈和機關槍，打不着打得着，又憑機會來決定了。

奇怪！日機竟一直飛向西南而去！最奇怪的是，牠在離我們不到半里的隔河村莊上空，

無原無故的投了兩個炸彈下來！是他們飛機師對於這樣目標沒有看見？還是他們有幾分厭戰，對於被差遣的任務，只是敷衍敷衍？

六 幻滅的回頭

過溪是暖泉鎮，我們在那裏休息，用電話打聽前方情形，不久從蔚縣來一個報告，說是前方我軍忽然大告勝利。據所得情形是這樣，南口方面衛立煌之援軍已經趕到，與原有防軍南北夾擊，大敗日軍，已前進數十里將昌平縣收復。張家口方面，則我方部隊反攻，已將敵人打過漢諾壩之北，而且晉綏騎步兵，已由商都化德繞至張北之後，張北即可攻下。這個消息的來源，是相當可靠的人物，所有人都都非常高興，立刻都打消了入山西的意思。而我和秋江計劃，即刻分路去昌平張北，對於這次轟轟烈烈的反攻大勝利，來他一個迅速澈底而週全的報導。讓我們大公報在這次大勝利中獨創詳速報導的記錄。

回去簡直是特別快！到了蔚縣，路上還非常泥濘，據城裏人說，日本飛機當天來過蔚

縣，可是沒有投擲炸彈，似乎也洩了氣的樣子。大家對於前方的消息，說來也大體不差，於是我們決定二十六日當晚乘車轉涿鹿，再由涿鹿去下花園，秋江由此北去張家口，我由此東南出南口！

勝利的希望燃燒着心頭，眼前許多物質困難，根本不值我們放在心上，回去吧！我們車在黃昏之前，又開向前方了。

車上我的希望來了！我們如果拿下了平昌，則平漢津浦兩路可以同時夾攻，說不定平津可以暫時收復，那時我們可以縱橫故都之郊，寫一篇洋洋灑灑痛快淋漓的「平津還我記」！

交通工具改變，我們退出來時一寸一寸的進展的道路，回去時是電掣風馳，差不多要高出十倍的速度。昨晚的心情是急迫，而今天的心情是奮張。入夜遇到好幾部裝傷兵的汽車，只有一部是鋼盔短槍的衛士，有人認得是湯恩伯的特務連，是不能和湯恩伯本人太過分離的弟兄，怎樣也會向後面來呢？於是有人解釋，這是因為十三軍傷兵太多，在後方沒有人管理，所以派他們到後方來維持秩序。近情的說法，於是安定了大家的人心。

黑暗中跑過了我們昨日受難那些地方，甚至於可以說，那些受難印象，已經被我們遺忘，假如我們上述的希望，成了事實，我們在光復後的平津拍出我們的新聞電報，寄出我們記述光復故土的文章，全國人隨着我們的電報和通信而歡欣鼓舞，我們個人會受的任何艱難，都無所用其回憶。

汽車夫因為幾日幾夜來會休息，到了桃花堡不願走了。這座堡子不知到吃過多少炸彈，白晝裏看去，那裏也是槍孔彈痕，然而黑夜根本把敵人無恥的殘暴行為所弄成的悽愴的現象，一筆勾銷，也未嘗不是暫時舒鬆神經的一個辦法。

在一間空無所有的小商店裏，土炕上連蓆子也沒有，滿屋是灰塵，沒有水喝，沒有東西吃。只好馬馬虎虎的睡去，午夜剛過，又趕緊起來，希望在天明之前，趕到涿鹿縣。

一覺睡糟了，因為不好的消息，在一睡之後來了。桃花堡有一位湯恩伯軍部的馬伕，他是二十六日日間剛由涿鹿退下來的。據他說來，日本人已經圍攻了懷來，涿鹿也炸得非常利害，湯軍長下落不明，他們軍部的馬匹，在退出涿鹿不遠地方，已遇到敵人開機關槍射擊，

不過是日本？還是漢奸？尙不得而知。他整個不知道有什麼好轉的消息！

我想或者是如此：日軍二十三日從鎮邊城迂迴進察南的少數的騎兵，有可能擾亂各方，縱然我們大告勝利，後方的擾亂，亦須得相當時間來肅清，所以馬伏的消息，縱然全確，也不一定是說明戰局的悲觀，因為高級軍事消息，他是容易知道的。於是決定繼續前進。

桃花堡到岔道間近三十里的山谷地，道路大半在亂沙河中，非常不容易行駛汽車，特別是在夜間，有時簡直看不清楚。東弄西弄，把一輛汽車陷在鬆沙裏。天上落着霏雨，東方漸漸發白，溪水沉着鬆沙，使我們對於汽車的救護工作，亦感不易。

黎明中看到三五成羣的傷兵，歪歪倒倒的徒步過去，能有馬車或者牛車代步的，簡直鳳毛麟角，他們問我們是否救護兵的汽車，意思是在他們萬分無辦法中，對於汽車之發現，到覺有一線光明。

汽車急切沒有自由的希望，我們趕緊另換一部汽車先行，不幸的是這部車又在離岔道二三里的地方，爲淤泥所困，前進不了，後退也難，滿地爛泥，簡直無從下脚。這是一座村莊

的附近，人力只有那幾個，物力也只有鄉村原始那一點。時間已耽誤到上午九時光景，幸而天上還是細雨霏霏，否則對於空襲簡直又不堪設想。

千難萬難之中、我們隊伍中的管理者張醫官、特先行徒步到岔道，向涿鹿縣打電話，問問情形。汽車勉強出了爛泥之後，徒步而來的傷兵格外多。這時發生一個奇怪的現象，是××部的未受傷官兵，也有退下來的了！跟着過來十幾個手槍隊，擁着一位穿學生裝的長官，他沒有馬，沒有車，走得異常辛勞的樣子。旁邊隨從告訴我，這人是二十九軍的旅長，我趕緊去問他涿鹿情況，他嚴重的說：「不好！」喘了喘氣，接着說：「張家口南口都退了！察東高桂滋部也就要退涿鹿！」在無望的聲中他望了望我，繼續說：「你們打算到那裏去！」「涿鹿！」我們不願再談了。

飛車去找張醫官，走進岔道村裏，沒有一間民房沒有傷兵，雨下得大起來，飛機的恐懼可以沒有，傷兵們滿身血污，有的披着破毯子，紛紛在無人的民房尋找食物，不能動的被民夫抬到屋裏躲雨，民夫有些已經跑掉，連水也沒有人管了。

村莊外面找到張警官，他說涿鹿電話已沒有人接應，然而他的任務，又不能不到涿鹿去。我們呢？暖泉鎮所得消息，整個的不真實，而且懷來離岔道四十里，懷來在二十四日已被日本圍攻，我們今天已經是兩天以後的二十七日，日本行動方向，我們無從知道，說不定日軍已有一部份在我們的近邊。因為西攻蔚縣，原來是日本重要的作戰方案。

最後努力失敗 偉大壯麗的新聞希望就成了幻想，我們沒有再行前進的理由。北望張家口，南想居庸關，不由得心中說一聲：「我們的雄關古寨啊！再會了！」（二十六年九月三

十日上海）

十 未死了的英雄

溪映

「南口方面武裝同志關於他們受傷以後怎樣退下來的，有很好的敘述。當我們軍隊佔住了重要山頭，敵人的大炮密集如機關槍一樣的射來之後，頂頂激烈的戰鬥中，他們悲壯犧牲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在戰場上爭奪陣地比搶護傷亡還要緊，負了傷能否還退得下來，全憑着自己最後體力的支持和勇氣。這樣，高山脚下才不斷的滾下來了未死了的英雄們！他們如再不因摔撞而致命，或可來到後方！重傷的和殘廢了的，大部已經留英魂忠骨於戰場之上了！」

一 下了戰場

懷來車站關閉了燈火，一堆房子低低的埋在雄山下，濃雲一片片掃過，月光從柳枝的隙間下來，射到站台的幾個角落，照見我們負傷的勇士似都睡着了。他們當然是預備候車到後

方去。但是車還在康莊，因為那裏也在裝運傷兵，何時來到都不能一定。我在他們中間輕輕的踱着，大家睡的甜甜的，露着安詳的臉送給月亮來瞧。這種安詳的情態，我在由商都一戰下來的傷兵方面就有了不能遺忘的影子，這裏使我更熟悉的溫習起來了。他們的動作不似任何人的慌張，他們的語氣比任何人也高亢。記得傷兵曾說：「不是，打日本這東西，你不能不賣一點力氣，其實這次又算不了什麼！」於是，我的目光又自然的落在睡夢中的臉上。

暗處長凳邊，停着一面担架牀，旁邊一個大概也有傷的弟兄在守護着。確實的，牀上的人已經死去了。大片的深蔭模糊了他的面目。由於這樣一種死亡是神聖而清潔的事，旁邊的人並不表露畏懼或者痛傷，只是靜靜的等着別人來對死者作最後的安排。

從南口山上滾下來，不重亦重的傷兵們，由康莊到懷來車站了。爲了後方醫院的轉送手續問題，他們必須在懷來下車。救護兵很少，担架牀只有兩張，重傷的下車，就從車皮滾到牀上，經過兩人抬着，一忽又丟到站台上。上車的，也從站台滾上担架牀，再滾上火車。這樣手續中大家只感到寂靜。

車開在早晨五點鐘，去張家口正是走在一個白晝裏，近來因為敵機在前方到處轟炸，實在很值得顧忌。傷兵們却在路上儘量給我解說敵機的無能，後來幾次遇敵機停車，我欲待躲向高粱地去，都被他們拉住。他們講解行動目標，靜止目標，被彈面與被彈關係，飛行投彈與射擊不能準確等等，真把我五體投地的說服了。

但是車到宣化車站揚旗處，果真遇到一次襲擊。一個大約二百磅的炸彈落在軌道旁邊，正好把兩輛鐵閘子車廂震脫了軌道。傷兵們不得已。從沒有站台的地方跳車，着實受了些痛苦，罵道：

「尙你娘，老子到這裏不受你的嘍！奶奶的！……」

樹底下，受傷的有的腕貫通，有的大腿貫通，有的真傷了大骨。

「傷骨頭不知好治不？」我看着一位剪去了衣袖的一隻膀子，問他。

「這怎麼會好治！……看樣子我不能歸隊了。」

「你貴姓」

「姓李。」他從胸間口袋拿出一張卡片叫作「傷票」的，上寫：李長德上等兵左腕貫通，及受傷地點時日等等。我詳細翻轉看過，交給他，他向我笑一笑，給我講他們在火線上對付密集炮火的有效方法，以至自己知道掛了彩，班長要他退下，他才含糊了日本鬼子的一切情形。他面部和全身肌肉一致爲戰場回憶而緊張，我跟着他的談話，慢慢被引入陰森的戰場，毛髮似乎都直了起來，渾身起了肌點。

太陽壓山時，當地又有人預備飯水茶湯，派小孩子送到樹下，接着有許多仿行的。後來那些小孩子有心想當兵，傷兵多嘴的便說：

「你還小呢，你不用去，這些仗還是讓我們這一代的來打，小東西！」
這都是八月二十三那天的事。

一一 傷兵之淚

八月二十五日，張家口被放棄，晉軍也快快希拉胡塗的退下山來，大勢驟轉，戰線即刻

就擺在了晉察界上，雁北之勢岌岌可危。但是大同的傷兵有從南口懷來方面來的，有從涿鹿渾源徒步繞道來的，有孔家莊漢諾壩來的，越聚越多，附近四個傷兵醫院人滿了，多少壯士都由火熱般的戰場，流浪到冷落的街上，他們的血衣還破爛的披在身上，綳帶捲曲着成了一根髒繩，本來安詳愉快的容顏蒼白了，小老虎樣的身段僵僵了，無精打采的目光，到處接觸的是不合理的遭遇，絕望的暴怒和悽愴！

到了應該吃飯的時候，肚子餓了，匍匐在大同四處的傷兵踱回了醫院。醫院房子三百間，一百幾間為醫院人員所佔有，住的是院長副官等等以至院長的兩個姨太太，剩下來的才讓給一千以上的傷兵。傷兵從外面回來，嫌房裏太擠，於是蹲在簷下等着拿飯來吃。等了兩個多鐘頭，又加太陽曬着，餓得沒些力氣，從而神志恍惚起來。

「看護兵！飯怎麼樣？」

「……………」

「副官！有飯吃沒？」

「……………」副官的白眼一瞬，睬也不睬。

傷兵們惹得暴躁了，有的用嘴來反抗：

「你們不能這樣子對待我們！」淚盈盈的兩隻紅眼。

「怎麼對待你們？你要我怎樣對待你們！」

「好好的對待我們！天殺的！」有人叫喊起來了。

後排重傷室的看護兵氣促的跑了一個圈，忽然像發現了光明似的：

「報告看護長，後面的他們又把藥瓶都摔了，要看護長去講話，看護長立刻繃起兩撇淡淡的眉頭，望當看護兵的神色，踟躕了半天，側耳聽聽，這聲音好像不是一個重傷的人所能發出的，洪大中夾雜着哭泣。最後他決定還是去看看，邁進門先來問話：

「叫什麼，怎樣不靜靜休息着？」看護長忽的看見這只能平睡的兵已經坐起了，吃了一驚。那兵的重傷部分還在棉被裏，頭部的浮腫損害了他英俊的五官，嘴躲在腫腮下，失掉了一點吐音的機能，但是聲調仍不減其高亢，上肢也舞動着以增加他說話的力量。

「看護兵整天都看不到，有事情沒辦法想。我們不能動的傷兵，一天不知道什麼時候換藥，什麼時候有飯吃，一杯水都吃不到，這樣我還養你娘什麼傷，簡直是來送死！我們不能死在你們這裏！我死也死在前線上！」這樣的用力，決不是他現在的身體所能支持的，傷處的疼痛使他的眼皮在顫抖了。顯然的他再試着臥下去，但是滿腹的積怨迫使他再挺直了腰支。

「我的傷，自己知道很重，可是傷肺五天不死，就應該不再死的。如果我再死到傷上，那是你們送了我的命！軍醫官讓我出錢買藥，說是十二元幾，我那裏有錢呢？爲國受了傷，我爲什麼還要出錢贖命？」

看護長一句話都說不出，他想盡力避開那一對好像兩盞紅燈的眼睛。一間病室睡着五個人，土炕上三個，地下兩個，都是重傷。大家蒼白的臉上現着緊張，從動作表情上，知道已經對這位看護長取了包圍形勢。

「看護長，我們爲什麼到現在不開飯？爲什麼我們總是鹽湯煮白菜，一點油都沒有？這

種飯還能養人？你們只顧塞腰包！」

「其實飯的好壞，這時已經談不到」。最初叫喊的人說了「只要他們給按時開飯。現在就是開飯時間也沒準了，他們要不管我們了！」

看護長再誰也不敢看了，當他將邁出重傷室的門檻，最後說一句：「我願意給你們想法，不過，你們分清楚，醫院裏我們各有各的責任，我的權力也很小啊！」

三 何以慰忠貞！

前方緊張，醫院裏的貴重藥器，如同治療內傷的愛克司光等，爲了將來院長容易交代，漸漸的向太原後方遷移。對於傷兵，醫院也將「傷票」發還了他們，同時夾帶一張「轉院證」和法幣一元。這樣表示醫院對於傷兵已經盡到了最後的關心。傷兵們當然希望易地療養，但是不能走路的傷兵根本無法走，大同到雁門關裏原平，四百里距離的路程不算小事。同時即便能走的，或勉強能行動的，沒有衣服，——自己的軍裝血染了，剪碎了，醫院的衣

服得繳回，否則由看護兵負責賠償。而且一塊錢怎夠支配四百里的路費？

然而醫院負責人慢慢的走了，一切問題沒有解決的傷兵，只好在無辦法中自己安排。敵人的飛機每天到大同來好幾趟，戰爭的火線，漸漸移近古老的大同來，幾千的傷兵走的走，爬的爬，嘆氣的嘆氣，絕望的絕望！大同雲崗勝蹟附近却遺留下成千的尙未絕命的衛國英雄！

可歌可泣的，還是在這樣慘痛環境下，他們所表現的主張。幾位重傷的下級幹部，仍然沉痛的說：

「到今天我們仍然不怕敵人的軍隊，敵人有的是一種機械的力量，他們絕對的缺少了靈魂，我們能夠避開敵人的炮火而作戰，隨時都有勝利的把握」。他們又說：「我們吃虧的一個重要點是漢奸，漢奸活動最厲的地方就是我們吃虧最大的地方。消滅漢奸的方法，一切都是次要，唯有積極發動後方民衆的組織力量，才是根本辦法」。他們說：「對於救護問題我們感到了萬分的遺憾，我們所親受救護方面的痛苦，本不願意多說話，然而爲了國家民族的

勝利前途，我們對於救護問題，不能捨要點亦不談。那麼我們感覺，後方救護的措置不當，第一個受影響的是傷兵本身，他們都經過了國家的長期培植與最寶貴的戰鬥經驗，將來再上戰場了可以以一當十，我們不能丟棄或者忽略了這一事實，而損失了自己戰鬥的力量。第二傷兵的痛苦這樣延長下去，以後同志們對於受傷無疑的會加增了考慮。第三，後方傷兵救護組織不佳，使傷兵們更哀痛了他們爲國犧牲的勤勞，而迂怒於後方民衆。

實際上，傷兵並沒有高的要求，要的只是有藥換，有飯吃，而現在恰恰只此兩點亦不能滿足。在這裏有些傷兵們吃藥，醫官說也要自己出錢，在某地後方醫院，即小米飯亦不能每天吃到。這實在有些太說不過了！」（二十六年九月四日大同）

十一 察哈爾的陷落

長江

一 先說大勢

察北淪亡以後，所謂「察哈爾」，只剩了「三口」所範圍的區域了！北面是張家口，東面是獨石口，南面是南口，就是舊時河北省區內口北十縣的地方，地面雖然不大，而對日抗戰的關係上，却非常的重要。因為南口到張家口這一段，正是平綏鐵路全路軍事險阻所在，亦為晉綏乃至整個西北對日抗戰上唯一的易守難攻的門戶，假使察哈爾在我們才裏，駐上雄厚的兵方，不但日軍休想圖晉綏，入西北，根本上要使日軍強佔下的熱河省失去安寧。而且在南口雄視之下，日軍強佔之平津，將於何時遭我之突襲，日軍實不能有絲毫把握。日軍於七月末佔領平津之後，識者咸認日軍主力必速攻察哈爾，其攻擊方向，不外由北平攻南口，張北攻張家口，多倫攻獨石口，其尤緊急者，為北平對南口之進攻。

因爲宋哲元之貽誤，喪失了平津，平綏線西戰場的準備，不能不積極，因爲軍隊系統的複雜，作戰能力之不同，思想立場之不盡一樣，故指揮調遣很爲困難，至少在外形上，平綏線上有晉綏軍，二十九軍和中央軍，負這一期作戰指揮的傅宜生先生，實在煞費苦心；不過，大體上總算決定了一個原則，就是晉綏軍自綏東攻察北，二十九軍××部由張家口攻張北，中央軍湯恩伯部守南口，另以湯所部之高桂滋部進獨石口方面。以對付多倫方面南襲之敵。我們這種布置，當然是針對日軍作戰計劃而定，日軍主力在北平而察北方面僅有蒙僞各部，原則上已布置成南攻北守的形勢，因此，我們是預備先北取察北，然而南出南口，東入熱河。當時許多人的預料，日軍攻南口，雖然他們自誇以爲很有辦法，然而決難如願以償，則其攻擊方向，或將自多倫以脅獨石口，張北以牽掣張家口；不過在我們原來作戰步調上，我們已決定而且有把握可以先攻下張北，因此敵軍之欲利用張北，勢甚難能。

一一 可殺！×××

當南口緊急之時，南方各報皆盛傳××如何爲守南口老將，如何已積極增防南口，但恐×之兵力單薄，望中央速派隊援助；而其實大謬不然。北平失陷後，昌平已入敵手，南口北平間平綏路一小時餘可到，×在南口之駐軍僅步兵兩營；而且除南口山下有簡單土溝一條外，無任何防禦工事可言，卽此僅有之兩營兵力，亦未作嚴重戒備狀態，所謂「嚴防南口」者，全爲欺騙國人之宣傳。不但此也，××不自守南口，當不能阻人之守南口，然而當湯恩伯軍奉令由綏東搶防南口之際，湯事先兩次派人與××接洽，×皆不允湯軍入察哈爾境，令其止于柴溝堡以西，其能公然出口之理由，一爲疑湯軍將來難免不奪察哈爾地盤！一爲中央軍緩入察省，日軍或可容察省之苟安。故其對外宣傳如何戒備，目的是使一般國人仍待之民族英雄，而暗過其封建軍閥之實際。×對國軍如此阻擋，而在張家口之日本特務機關，則任其自由活動，每日由張北開張家口之日本汽車，帶來成千成百的浪人與漢奸，××對之無絲毫之限制，高桂滋與××本爲舊交，然而爲接洽國軍之進入察省，保衛國家，亦須自大同化裝成商人，潛入張家口與××會商，我們不知張家口爲何國領土？××究

爲何國軍人？

三 故誤戎機

幾經磋商，好容易××能允許湯恩伯過張家口，而又不允許湯恩伯之前敵總指揮部設于宣化，蓋湯此時職司前敵，總縮察東察南，則其指揮部應在東南容易兼顧地方；××憑何理由不允許爲國家作戰之軍隊，在國家領土之內，選擇其指揮所？湯恩伯星夜搶守南口之後，在頑石禿山之上勉作簡單工事，費力多而成效甚少，乃××向中央報告，謂南口陣地早有鐵筋洋灰工程，湯部守之必易，不解是何居心。

照我方原定計劃，南口守定之後，即同時進攻商都察北，尤以張北爲緊要；傅主席準備於張北取得後，於十五日之內趕作成牢固的鐵筋洋灰工程，作成察北強固的據點，張北鞏固後，張家口可以絕對安全，然後以全力自南口出擊，此爲必勝的戰法。日方在察北兵力，本來薄弱，而且防備很差，我方預定八月十三日夜間同時襲擊商都張北，期於一鼓而下之。商

都已於十四日經傅主席所部董其武步兵旅與趙承綬所部騎兵猛烈攻擊之下，被我收復，而××對張北，却無故遲延一日，始行動作，待其已進至張北城邊，日人指使李守信請××再緩攻一日，謂李即可反正。不必動兵，劉亦公然應之；兩日遲延，日本關東軍援軍已從容趕到，堅守張北，而驅李守信部對××部反攻。整個西戰場形勢，至此完全逆轉！

四 冤哉南口烈士

日軍在前關東軍參謀長板垣策劃之下，首先的主力直攻南口居庸關正面，當其鋒者，爲湯恩伯軍王仲廉師，板垣以爲挾日軍飛機大炮之鋒利，再以唐克車隊順居庸關汽車路前進，我軍上無制飛機之利器，下無破戰車之功能，論砲則數量射程，遠比我方爲優，而壕塹掩蔽，亦皆草率應事；故其預料不難將南口正而攻下，如南口果下，則順平綏路以出張家口，破竹之勢已成。事有出乎日軍意料之外者，無論飛機如何轟炸，砲隊射擊如何準確，砲彈如何稠密，給予我方如何嚴重之傷亡，然而南口山頭上始終是中國健兒把守！日軍唐克車隊無

忌的前進，終被我勇猛官兵用手榴彈手槍衝近破壞至七八輛之多。日軍憑北平便利交通，與其充足的兵力，數番更代，不斷猛攻，我方之南口正面自八月九日開火以來，始終爲王仲廉師，激戰兼旬，死傷過半。

日軍欲以優勢兵器，速佔南口之企圖，既已失敗，乃向南口西面用主力對我迂迴，利用冀察民衆之毫無組織，驅使其平日豢養之漢奸及臨時強抓之愚民爲嚮導，向複雜的南口山脈中突進。湯恩伯乃以所部王萬齡師自南口西向展開，襲擊日軍迂迴部隊，並欲相機出擊，以解居庸正面之壓迫。誰知日軍兵力遠過我方，接觸之後，戰線過長，預備出擊之兵力，全變爲臨時陣地之防守。雙方互爭高地，死傷之衆，尤過南口。蓋長城之作用，本係自南防北，故險要多在長城之南，而我軍今則南向以防日軍，長城作用，整個爲之顛倒，故我軍須入長城與敵爭形勢。日軍迂迴西路計劃，受王萬齡師之阻擋，乃繼續向西展長其迂迴路線，於是王師兵力分散，往往一連步兵之防線，拖長至數里之遙，每一山頭之兵力，往往不過三數十兵。後方已無所謂預備隊，勤務兵，傳令兵，伙夫皆已執槍上陣，傷亡之官兵，滿山滿谷，

而陣線始終未被突破。

其後李仙舟師及馬延壽獨立旅先後加入，欲先使南口陣地鞏固，傅主席更親率生力軍數團，屯兵居庸之北，已定期大舉出擊昌平，威脅北平，響應平漢線北上之國軍。日軍見南口攻擊計劃，行將失敗，乃加緊突擊，湯部所餘無幾，新增各部傷亡亦大，然而大家所恃者，希望×××能支持張北戰局，待南口出擊實現之後，中央援軍數師，計日可到，然後北解張垣之危，重復優勢戰局，誰知×××竟再誤大局哉！

五 誠何居心

×××遲攻張北二日，大誤戎機，李守信在關東軍支援之下，已反攻張垣，則×××應早明白形勢之嚴重，善爲鄭重對付。乃始終愚人自弄，留其主力於張家口之南，散駐宣化，涿鹿，陽原，蔚縣，早作退逃之布置，而遣其雜色部隊與敵軍對抗。張垣之日方祕密特務機關，仍然存在，被人指出之祕密無線電台，亦不加取締。張垣如此緊急，不聞戒嚴。日方在

張之商店旅館機關，衆皆知有日人密藏其中，亦未加搜查。其他軍事機關欲在張垣作肅清漢奸工作，×則一概不加許可，南口特別緊急之時，湯恩伯會電×請將其駐涿鹿懷來附近之某團，向南稍爲移動，必要時請其增援，×始終未曾覆電。×之主力盡在後方，張北敵人反攻之時，×不調其主力赴前方，而反向湯恩伯請兵，欲抽已萬分緊急的南口防禦兵力，誠使人大惑不解！記者在察境所見作戰前方城市，無一地不遭日機之轟炸，無一日不遭日機之光臨，無論軍民無不痛恨日機之狂獷，獨至×××主力所在之宣化涿鹿等縣，日機雖不斷在空中飛過，其所部軍隊仍在大廣場上密集體操，了無躲避意味，懷來與涿鹿相去數十里，懷來已被數百巨彈，居民逃避一空。涿鹿爲×××基本部伍所在，而日機竟未曾以一彈相加，民衆亦未受炸彈之威脅，彼等何幸而爲×××部下之士兵，更何幸而爲×××治下之居民；八月二十四日察省全部戰局已至最劇烈之階段，日機成隊過涿鹿，猛炸柴溝堡，張家口，懷來，康莊，而對涿鹿等地仍保持「親善面目」。記者晨臨其境，頗有和平中立地帶之感。

六 大局奈何

×××之「不堅決抗戰，可以緩和日軍進攻」之迷夢，終被日軍不客氣的進攻所粉碎。日偽軍節節進逼張家口，勢將奪×××視爲寶貝之地盤，傅主席爲大局起見，不得不移南口待命出擊之師，反戈以救張垣之急，×至此始倉皇調其後方基本部隊及砲兵至張垣應戰，而大勢已去，回天無術。張家口以西鐵路，早被日軍截斷，傅主席所部亦大半作冤枉之犧牲。八月二十五日夜間，偽軍先頭迫入張家口，×部倉卒敗退。自此日軍目的已達，無利用××之必要，向之對×部後方異常親善之日機，至此成羣結隊轟炸宣化，涿鹿，蔚縣等地，其所用炸彈尤大於炸湯恩伯者！

南口方面自二十三日夜。得日軍騎兵大迂迴自鎮邊城進入長城之報告，湯恩伯已下令各部死守據點，以待平漢路繞道兼程北上之中央援軍，蓋日軍繞至我兵力不夠分配之右翼，以入長城，事實上不能補救，故下死守據點待援之決心。各部亦已遵令死守原陣地，預料援軍

即可到達，當時激昂慷慨，準備全部大犧牲之情緒，可以動天地，而泣鬼神。然而張家口已不可救，南口已無後方，援兵縱到，大局無補。於是光榮抗戰近二十日之南口將士，不得已在日軍四面環攻之下，於二十六日晚開始攻擊後的退却！

自此，北中國軍事險地，我們忠勇的將士血染遍了的關山，又入日寇之手了。

板垣死攻南口的辦法，已將全部失敗，北方戰局大可挽回，一誤於×××之緩攻張北，再誤於×××之不以主力支持。一着差失，全盤失敗，此後南口與張家口之再奪回，不知要再枉流多少熱血了。

七 不足悲觀

察省之失，下敗於軍事，而敗於政治。蓋軍權未絕對統一於國家，軍閥私蓄武力，事事先個人利害而後國家，爲此次失敗之絕大原因，故抗日必須先將封建軍閥澈底剷除，此點我們認爲國家不能再用姑息手段優容敗類。蓋是非不明，賞罰不立，國法軍法蕩然無存，則無

以建立忠肝義膽捨生報國者之正氣，平津之變，不責宋哲元，或爲勗勉全國軍人以自愛，××之罪，如果再不依法辦理，處以誤國之罪，則此次犧牲過萬之將士，果有何意義以自解？自私軍閥之最大要挾，充其量不過正式投降日本，明作漢奸，此事頗不足慮，全國士兵與下級幹部皆爲忠良之士，任何主官欲率其作漢奸，絕對爲事實上不可能，尤以二十九軍之官兵，其抗日情緒，絕不在全國之後。

是非已明，士氣自振，將來反攻，自不會發生內部不齊一之現象。

察哈爾民衆雖在冀察當局極端愚民政策下面，毫無組織，就其各別行動，對於抗日工作異常盡力；以後我們能加緊民衆的組織，迅速反攻，日軍仍難穩站！

傅主席最近有幾句話，可以代表前線正確的見解，他說：「這次抗日戰爭，本不是一二年可以希望最後勝利的事情，目前挫折，不足驚異，我們只要始終不屈服的打，最後一定可以成功。凱末爾之土耳其獨立戰爭，只在最後幾次勝仗，就革命告成，我們要忍耐戰敗，以等待這最後的機會。」（九月一日大同）

十二 弔大同

長江

大同之爲大同，是有幾個特點，遭人重視的。第一，大同是晉察綏交通的中心，平綏路 and 同井公路，以及即將完成的同蒲路，都以大同爲接換點。第二，晉北煤產和晉綏糧食，都以大同爲出售地或轉運所，而由平津進入晉北內地之貨物，亦由大同分散，所以形成晉北經濟的中心。第三，雲崗爲北方第一等古代佛教文化寶藏地，牠不但引起中國人的注意，而且招徠了世界的青睞。第四，就一般平常人來講，「大同女人」是最有神話式迷人的力量。

在察北察南的戰爭還沒有崩潰的時候，西戰場整個後方，是靠大同來支持。軍隊由這裏運往前方，彈藥由這裏運往前方，我們對於前線的指揮，軍令由這裏發出，前方受了傷的武裝同志，也運到大同來。爲了破壞我們後方的中心，日本飛機漸漸光顧大同城。

這座古老富庶安閒的大同城，人們的意識本來在乎如何賺錢，和如何享樂這一問題上，大同女人爲什麼能有閒工夫來講究小腳，來講究梳頭，完全因爲大同人的生活比較富足，能

容許這種享樂生活的存在。

可是八月九日南口戰爭把大同變質了。平綏路斷了，對平津交通關係停止了。糧食和煤炭的輸出不可能，而平津輸入的貨物，（主要的是日貨）又根本辦不到。一方面是土產滯銷，貨賤傷民，一方面是貨物缺乏，物價騰貴。口泉大煤礦的煤愈積愈高，礦內工人也停工出來，享受些自由的空氣，而工人們的肚子也開始「自由」了。雲崗佛洞成了傷兵的醫院，安閒的大同女人在蕭條的街市上也不再那樣招張。人們走路的速度，比從前大了好些，各種服飾的軍人在街上匆來匆去，似乎都有嚴重的事情，急待着處理。從這一點上，大同總算進了一步。

平時的大同，最高的階級是軍商合璧的階級，即是說大的商業多半和軍人有關係，而軍人又多半是商業的大老闆，師長以上的階級，經營的商業往往兼有百貨店，糧店和流通金融的銀號，這些商業會計機關和軍隊軍需處，只是賬本不同這一點區別。平日軍政紳商間的應酬，闊綽奢侈，一夜之狂歡，可任耗千百金，而無所顧惜。

戰爭的前線退過了張家口，敵人向天鎮陽高方面襲來，敵機開始來大同城上偵察，於是官方一紙命令，叫各家趕挖飛機洞，而且叫市民盡量退出城外，各方軍隊又紛紛調動，街上不斷的汽車大車來往着，傅主席遠駐在城外山間煤礦公司裏，在他那裏安置着好幾部無線電機，神機莫測的調遣着軍隊。

敵機開始襲擊大同了，和平的大同城從來沒有體驗過炸彈的威力，轟！轟！轟！……接連幾拾個大炸彈，把一般市民的頭腦弄昏了。有一家七口藏在自掘的不合規則的地洞裏，被一顆炸彈打中了洞口，洞裏面的人，一個也沒有跑脫！這個風聲傳出去，大家不敢再信賴自己挖的地洞了。

其實日機投了這樣多的炸彈，並沒有打着幾個人，然而民衆對於空襲的經驗，太過缺乏，官方並沒有對於民衆平日好好訓練，在這危險的時候又沒有負責的領導，於是民衆慌張的逃跑起來。敵機襲擊大同，都是在白晝，於是晨間六七時左右，城內十分之九的居民，男女老幼都紛紛逃出城外，有的逃入有故舊的村莊，有的終日藏在高粱地，一直到黃昏之後，

始疲乏的回到城裏。

白天沒有人，大同於是成了死城。飯館不開門，澡堂沒有人管，洗衣服店不再接受衣服，黃包車夫一個也找不着，旅館雖不拒絕客人住，但是白天沒有茶房，茶水也沒有辦法。寬大的街上，極目望去，只是十字街旁有警察，城門洞口有衛兵，所有的商店都關了門，總有十之六七是貼着這樣的紅紙條子：「防空關係，停止營業。」或者是：「防空停業，請勿打門。」比較能給人相當希望的，是：「防空辦公，早晨七時以前，午後六時以後。」我們在白天於是無處吃飯，有人是預存燒餅，有人是枵腹從公。幸而軍事機關還有幾個朋友，但是要吃這一頓午飯，總得徒步三四里以上！

飛機轟炸中，發現了漢奸在指揮敵機目標，於是清除漢奸成了大家注意的問題，但是這一個工作，沒有人負責。問縣政府，說是公安局負責，問公安局，又推到戒嚴司令部，而大同戒嚴司令部本是李服膺部下旅長兼任，他自己在軍隊方面另有任務，司令部中就沒有專人來辦理漢奸事情，推來推去，結果落了空！

漢奸問題，給予軍隊的損失太大，各方一致的要求，是要認真辦理這樁事情。那時太原方面派來了一位警備司令，人確非常精幹，而只是空腳空手而來，無錢無實權，心有餘而效力有限。比較有計劃的辦法，是傅主席的政訓處訓練青年學生擬組織的政治隊，全隊約計一百人，打算分配到平綏沿線各地，比較有組織有技術的對付敵人有組織的奸細。而且這一隊每月的經常費，只有一千八百餘元，照理想是不會難於成功的。然而總司令部對於這個預算，無法批准。因為指揮平綏沿線這一大戰場的總司令部，係將過去三十五軍軍部擴張而成，牠的任務遠比舊軍部大，活動遠比舊軍部多，官兵薪餉，人物開銷，不知比舊日要大過多少倍，然而這個總司令部每月只從上面領到增加經費一千八百餘元！如果要承認這個政治隊，就得佔去增加經費的全部，而其他一切活動都得停止了！

漢奸問題，政治上發不出大的力量，有組織的去對付，同樣對傷兵問題，也似乎漠不關心！我們軍隊自身平日救護組織，既不健全，在艱苦的戰場上，已經不知道冤枉死了多少將士。幸運一點的，能夠被鐵板貨車運回大同，似乎可以得相當的安慰。然而使傷兵最痛心

的，是回到大同之後，沒有人來照料。火車司機冒着敵機的危險，把勞苦功高的受傷戰士，運到大同車站，不能再叫他們負照料之責，然而傷兵們在車站上，能走的走了下來，不能走的就停在站上，沒有醫院人來接應，地方政府和民衆團體也沒有人在管！

醫院設在大同附近山中，爲了免去敵機的轟炸，理由自然很正，但是醫院的目的，不僅在免去醫院人員的危險，而是要儘量給傷兵以方便，所以醫院必須在車站等交通要道設立聯絡所或招待所，要引導扶持傷兵迅速的進入醫院，決不能自己深藏山中，讓傷兵自己瞎找！地方政府和上層民衆團體，似乎不知道大同有這樣多未死了的英雄，聽傷兵自己去餓，自己去渴。傷兵們急得沒法，強悍一點的集合到縣政府把縣政府打了一頓，縣長仍然不理。他是山西已有二十餘年歷史的以幹練得寵的老吏，他知道作官的成敗得失，不在於傷兵對他的好壞，而在他對付上司之是否週全。有些軍隊後方機關，看不過去，特別和縣長商量，把軍米軍麵送到縣府，請縣府派人在車站作飯煮粥，簡單照應各方新來傷兵，而縣長仍然不理！

平日講理義廉恥的上層紳士階級，這時大都找不着人。軍隊政治工作機關曾經爲他們發起組織一個抗敵後援會，滾滾諸公都來了，開會結果要選出商會會長等來作委員，大家簡直雙擺其手，連呼不能負責，唯恐身上粘上了一點「抗日」空氣！會中曾勉強決定大同全縣籌國幣一千元慰勞傷兵，由商會暫墊，商會會長立刻變了平時逢迎軍官慷慨的態度，而深皺眉頭，認爲數目太大，他說：「百兒八十元，或者還可以想法！」當然軍方不會答應，於是他們不見面的「還價」，第一次漲至二百元，經第二次交涉，漲至四百元！會長留書說：「勉力籌措四百元，已交某處，請去取用。」以後不和軍隊見面了！

傷兵到得太多，城內城外自己亂跑，跑不動的雇輛人力車，叫車夫拉他們到城外遙遠山中的醫院，車夫不懂軍情，彼此語言有時亦不通，醫院的分別，也弄不清楚，於是往往在郊外胡拉胡走，費了整天的光陰還找不到歸宿地。於是車夫們害怕了！城外醫院填滿了，城內的學校也慢慢成爲醫院，某師範學校校長非常不滿意把他的學校作爲醫院，他想着這所學校是他的私產，是賺錢的工具，戰爭最好快快的過去，他還要拿這個工具繼續生利，所以把好

好的房屋都鎖閉起來，而把破爛的地方去安置爲國家流過血的傷兵！結果是傷兵們不能忍耐，把好房間的鎖通通打掉了！

九月初旬，大同已十分危急，前方運輸全靠這一條破敗的平綏路，日本飛機幾乎每天來炸大同車站，站上員工及其家屬，死傷甚大，他們仍然忠實勇敢爲戰爭爲國家服務。但是，他們的動力——煤沒有了。平常平綏路使用大同口泉煤業公司之煤，而以運煤東銷張家口平津之運費低價，現東路已斷，鐵路已無運價收入，而煤之消費仍不能不繼續，然而煤業公司却不肯給煤了！那時口泉山中積煤至十五萬噸以上，平綏路當局再三和煤業公司商量，允許將平綏一切收入，儘先償付煤價，只希望能不斷燃料，可以繼續軍事交通。然而經理先生看到平綏路的將來，如果希望戰爭勝利，恢復營業之後，再拿收入來償清煤價，把握不多。於是用「現金交易，欠賬免言」的態度，拒絕供給平綏路這種緊急軍事需要！當然戰爭期間，我們可以用軍事徵收的手段，強制用煤，可是傅主席對於這個公司，仍然沒有辦法，因爲公司的後台在太原，太原對於此事的態度，仍是「概不欠賬！」路局請前方總司令想法，而前

方總司令也技窮了！曾經有人氣憤的問公司當事，你們存着這樣多的煤，不肯支持戰爭，萬一中國敗了，你們不是白送日本人嗎？他們的答覆是：「生易人有生易人的立場！」後來還是某某司令出來私人擔保，才允許惠借二千噸，可以支持平綏路幾天的費用！

最可愛的，還是青年和下層民衆。儘管大同附近農民出過這樣一個悲痛的笑話：被大同防空部隊擊傷了的日本飛機，被迫降落在大同城外平原上，附近村民都圍着看新奇，看着日本飛機師從容把飛機修好，安然飛去。然而民衆對於戰爭仍然異常熱心，我們常常在晉北戰地旅行，汽車每每被困在壞路上，然而我們只要一號召附近居民，立刻他們可以熱烈參加，而且到任何一個村莊，說起抗日，無不眉飛色舞，義憤沖霄。然而好些地方的民衆却在黑暗的軍政勢力之下，感到「抗敵未曾身先死」的悲哀。當天鎮與敵抗戰的時候，陽高駐軍把城週十數里的農作物，放馬蹂躪，士兵入人村莊，需索一切的供應，稍有不遂，武力隨之，以軍運之名，對民間車馬爛施徵發，而且平時無備，倉卒築路修工，亂使民伋，弄得悲聲載道，家破人亡。而日本方面却看出這種破綻，故意施些小惠，在我們天鎮毗鄰的柴溝堡方

面，用現金雇工人築路！民衆雖明知日本弄的是先甜後苦，然而我們自己的軍隊首先弄得民衆無法生活，以後不管甜與苦皆沒有機會去考慮了。

晉北最危急的時候，山西犧牲救國大同盟所派遣到晉北各縣做民衆運動的前進青年，看到各方面危急的現象，大家在大同開會，討論挽救危亡的辦法，他們是一片丹心，想在抗戰中作偉大的努力，然而政權在腐敗怯懦的官僚豪紳手中，讓他們在滿懷悲憤中，看着大同墜入敵人的虎口！

（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十三 退守雁門關

秋江

一 大同守不住

敵人攔腰一刀，切斷了平綏路的張家口後，西戰場上的戰績，無可紀述矣！

我們退得快，敵人追得更快，有如洪水決口，一瀉千里，大有不把我們祖宗墳墓掘乾淨不休之概。我們不是在此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說洩氣話。這都是事實，我們不必忌諱，我們要在這失敗中尋出勝利的經驗來。

南口淞滬的血戰，證明了中華民族不是絕對沒有出息的民族，更說明了只有犧牲才能獲得生存。但是，不到半個月工夫，敵人腥羶的血手，由張家口伸展到雁門關北面平原和綏遠。這並不是我們的軍隊沒有勇氣，而是一部在前線率軍作戰的將領沒有犧牲的決心，太看重了自己，漢奸的活動，亦為造成西戰場不可收拾局面原因之一。要是每個部隊都能像十三

軍三十五軍那樣英勇應戰，何必一定要來守最後一道的雁門關？

這麼大的戰爭，是關係整個國家民族存亡的戰爭，必須發動民衆力量與軍隊配合，然後才能談得上全民族戰爭。同時前線戰鬪勝利失敗的消息，政府應該確確實實的告訴民衆，使民衆有所歡騰，有所震懾，時時刻刻與戰爭發生關係。假使專門宣布好的消息，壞的消息瞞着民衆，這樣無異麻醉民衆的敵愾情錯，澈底的民族戰爭中一切都應該公開。

西班牙的民衆，老的少的拿着舊得不堪的破汽槍毛瑟槍幫助軍隊，保衛祖國與叛軍對抗，婦女們把燒熱了的火油，灌在瓶裏送給她的男子，躲在屋頂角落裏去澆進攻的軍隊，終於肅清了潛伏在馬德里的法西斯勢力，使叛軍怎樣攻擊，對馬德里無可奈何。這是軍民合作力量的偉大！我們要保衛祖國，收復失地，必須像西班牙民族，一致參加戰爭，並且要決心決意的來戰爭，然後才有前途！

張家口以西，大同以東比較可以守的地方，只有天鎮陽高。可是這保障晉北綏東的兩扇大門——天鎮陽高，始終是開着等柴溝堡被敵人一砲嚇回來的李服膺來把守。雁門關內的生

力軍，沒有先事開上去或事後增援，眼看着沒有犧牲決心的李服膺隊伍一個個的被敵人消滅，一大塊一大塊的土地讓給人家！

原來天鎮早就修築工事，但是只打了一點基礎，沒有建造完全，這次要用也來不及修了。敵人取得永嘉堡後，就分兩路攻擊，一路擊天鎮，一路攻陽高。

九月八日天鎮失陷，一團人被敵人圍困城中，不能退出。而敵人當晚即直攻羅文皂。一直到大同退却前一天，我們的軍事關係人還說天鎮在我們手裏。他的理由也是這一點。我不知道退出大同後，他還說天鎮在我們手裏否？人家的用兵迅速活潑，佔據羅文皂後，馬上掉過頭來繞天鎮山北去圖豐鎮，九日豐鎮吃緊，孤山發現便衣隊，同時與和方面等待綏遠的國民兵去增援了。

九日敵人的七輛唐克車衝進陽高，陽高是一個村莊。我們軍隊已跑得很遠，李服膺的司令部在這裏，聽說早一天他還有他的旅長，跨上馬背不知去向了！後方的守兵遇到前線跑回來的兵，問清了他是晉綏軍，即招呼他趕快退走，要是另一部隊的兵，他就「王顧左右而言

他」了。同一條戰線上的弟兄，不應該有彼此的。

土地丟得非常藝術而有規律，也許是容易計算，所以一站一站的送掉，陽高以後接着就送王官人屯，聚樂堡，周石莊，周石莊以後就挨到大同，大同雖然大得許多，但是一樣送法。

矗立在御河畔的大同古城，要是倒後幾世紀來看牠，確是巍峨雄壯，不愧爲古代名城。但是在現代的立體戰爭中，牠的雄壯消去了百分之一百，對我們對抗異民族侵略的戰爭上，不能幫一點忙。九月十二日的黎明牠已脫離了中華民國的國藉！

不但平綏路上繼續不斷一城一村的滅亡，離鐵路遠的地方也是一樣，陽原，蔚縣和涑源，又在劉汝明的手裏送了出去！陽原，蔚縣，廣靈，靈邱和涑源，這些地方，在內線作戰上，於我最有利的區域，並且是平漢路與平綏路間唯一可以連接的地帶。能守住天鎮，陽高，豐鎮和興和，然後才能出察北，拊敵之背，根本粉碎敵人大陸政策的西進。現在天鎮陽高不死守，又放棄大同。陽原，蔚縣，涑源等輕輕的歸了敵人，以雁門，娘子兩關爲天險固

守，此無異自斷兩臂，試問僅留軀幹，怎樣方便活動等？

二 雁門關上

十一日的下午四時，大同城內街上已經死寂得很，只有幾個賣西瓜的老漢，在街頭上擺動，維持了一些市面。城門洞口的守兵，不像往日那樣自然，對進城來的人，盤查也改了語氣，似乎沉重而帶有埋怨意思：「進城來幹什麼？」的問話後，再不接上第二句。其他的衛兵，拚命的把鬆土往麻袋裏裝。

我想和快要分散的大同鄉村作最後一次的遊賞，表示惜別。同時對我們的退路先認識一番，免得暗夜裏走錯了路，做了俘虜，所以出西門。出西門向西北方到雲崗，西南到口泉煤礦，向南走就是進雁門關。新由鄉下徵集來的大車，幾十輛聯成一線，穿進城裏去。

三隻兩個機頭的敵人重轟炸機，向口泉那面飛去，經過我頭頂上空。躲入樹底下，打開照相機預備照的時候，後面青紗帳裏拍的一向，子彈嗤——的穿過樹葉，接着又來一槍。我

初次做射擊目標，自然不免有點驚慌，但是對這槍聲來歷，覺得非常奇特。當時我有兩個判斷，一個是城牆上的士兵誤會我是向飛機指示目標的漢奸，所以開槍，不然，定是敵人的便衣隊開的槍。

將到午夜，一道「退出大同」的緊急令，傳到了大小機關。汽車，大車，駱駝，毛驢子，獨輪木車和洋車滿載着各種各樣公的私的東西，潮水般的湧出西門，好像敵人已殺到背後。嗚嗚的汽車喇叭聲，耀眼睛的燈光，嚇得駱駝沒有躲處。反正不是自己的大車，士兵用着長鞭子雨點般往馬身上打，要牠和汽車一樣快，跑斷了馬脚，折了車輛，只有車夫心裏難過。

在逃亡時的汽車，最遭人妬忌，只要稍爲開得慢些，車後面靠得住要吊上幾個弟兄或非正式的公務員，老百姓不會有爬汽車的胆量，只好用手按住鼻子避開難聞的汽油味。一部跟一部搶着往前開，汽車壞了，汽車夫跳上別的車子就跑，沒有心想來修理牠。護路裝甲汽車，鐵板雖然不夠一寸厚，總比普通汽車保險些，可是牠也胆怯，尾跟着汽車跑，恐怕落在

逃亡羣衆的後面。

退却比打勝仗難，尤其是倉皇後退時最難，難就難在不能整齊，不損棄軍需輜重。大同是西戰場的軍需庫，自從天鎮陽高不守後，大同的放棄，是必然的事實。當我們在八月底由察南退入晉北，就有很多車輛把彈藥運回雁門關內，同時也有往大同方面運。退出大同是有預見的，並且已經把預備輸送隊伍搶防蔚縣——因為劉汝明不等接防隊伍開到就走，致陷於敵手——的四十輛交通汽車，調至大同，準備退却之用。我們理想中，沿途存積的軍需輜重，應該沒有遺棄。但是我們最缺乏最足珍惜的四千桶汽油，在懷仁燒了！一把火燒之大吉，這是萬不得已的急法子，有預見的退走，還用這種急法子，圖自己省事！不惜物力，主持退却運輸的兵站負責者，良心上太說不過去了。

離開大同城不遠，東北角有稀疏的槍聲，一個弟兄說是敵人的便衣隊放的，我於是明白昨天的兩響奇特的槍聲的來由。

天亮了，道上離亂情景清楚看見，大家望着雁門關走去。挾着一條棉被向關內逃亡的莊

稼人，脚上似乎拖了一條長練，緩慢前進。田裏已成熟的肥碩的高粱，狗尾大小的米穗子，倒灣及地，好幾年不會有過的好莊稼，使他們有點戀戀，希望不久可以回來收割。兩個老漢；一挽一推的拉了一獨木輪小車的蒜頭，沒有一點行李。他們流浪的生命的支特，全靠這車蒜頭上。

雜邊的人羣中，看出中國整個社會的階層來，而且在這種機會裏看得頂分明。

懷仁離大同八十里，空氣比較鎮定。到岱岳更安靜了。五天前就聽說要開到大同增援的劉茂恩軍。他的先頭部隊在岱岳汽車站北五十步遠的公路兩旁開始挖戰壕，他們想死守這塊平地呢？抑是想掘一條深寬遠長的壕溝，使敵人的唐克車不能衝過而逼近雁門關？如果這個計劃是對的，那麼動工太遲了！

太陽鑽出地平面，吾人唯一可顧慮的是敵機空襲。一輛裝運子彈的交通兵團汽車停在站上休息，子彈箱上睡着了一位斷了腿的十三軍軍官，二個護送他的勤務兵下車買食物，一位普通裝束的男子，沒有下車，他突然站起驚慌的喊：「飛機來了」！害怕而沒有經驗的人都逃

散了。他把醮了火油的棉絮，想把火引着這一車彈藥，斷了腿的軍官睡夢中驚醒狂呼，他的勤務兵趕緊上去把那漢子拖下汽車，兩頂鋼盔權作武器，把那個漢奸打得半死，送縣署法辦。他們在南口作戰吃了漢奸不少虧，今天總算出着一口氣了。

開得快的汽車，早已不見形踪，走得慢的羣衆，落在後面很遠。這段公路上除了我們的逃亡的汽車外，沒有朝北開的汽車，闖車的危險，可以保證沒有。車夫開足馬力疾駛，把輪下的鬆土，捲成一條黃龍。假如我們是追擊敵人的話，真有「直搗黃龍」之概，然而，我們是奔逃，今天我們這樣疾馳的退走，明天敵人就能在這條路上用更快的速度追逐我們！

未進雁門關以前，嫌北面公路和路旁的樹木，沒有關內經營得平坦整齊。但是進了關，又悔恨關外有條公路。

登上廣武鎮的太和嶺，就算進了雁門關。此地是隘道，逃進關來的汽車數十輛，擠得來不得來，去不得去。開出關去的劉茂恩軍也要在這條狹路上通過，擁擠情形，有點像上海南京路，兩邊山峯彷彿永安公司的屋頂。

最害怕的東西，一來三架，由東北上飛過來。弄堂式的隘道上，沒有地方來隱蔽，同時兩輛汽車擠斷了去路，進退兩難，只有等着吃炸彈，給敵機舒舒服服炸一下。意外地敵機沒有飛過山頭，左轉灣向東去了。大家慶幸拾了一條命。

劉茂恩的軍隊由太原開赴晉北，增援天鎮大同，大同雖然放棄，還未奉命停止前進，明知雁門關北無法挽救，但是只好去了再退回來，徒勞往返。假如早幾天能開到天鎮前線或綏東，這支生力軍不會無功而還。至少限度可以使敵人沒有那麼容易。遠水救近火，總不是好辦法。

繼大同之後，有好幾縣脫離了中國政治的統治了！其餘的幾縣只要開來幾輛唐克車，就可掃蕩我們的一切！

我們不要因此沮喪，只希望不是隨便放棄，而是有計劃的暫時退守，那麼前途還有光明。

三 同蒲車裏

兒童玩具式的同蒲路，正式通車的終站，是在原平，巧小玲瓏的現代交通工業，居然把原平點綴得很像樣子。它沒有發育成熟，就要它負起民族戰爭中的運輸工作，實在有點幼小可憐，難得不誤事了。

原平這個地方，也像別的城鎮，一樣沒有市面，成爲死鎮。聽說敵機只來過一次，大商店怕飛機逃到鄉村裏去防空，不營業了。小一點的舖子，索性關起門來了。

原平是公路和鐵路的聯運站。地近太原，能看到一樁民衆的後方工作了，心裏非常愉快。

十三日的侵晨，泥路被夜雨打得滯滑不堪，一隊武裝的女同志，揀着比較乾的泥土走出土堡，去後方醫院看護傷兵。山西女子的勇敢精神，在綏戰中使我認識過。雖然這隊女同志，全是陌生面孔，但是她們的精神與我很熟悉的了。所以一接談，好像見過的一樣。在路上走的時候，一位女同志要求隊長給她發言機會。

『最好請你到後方醫院去看一看。兩個傷兵蓋一條被子，有的蓋不着，醫院新成立，編

制只能容納一千傷兵，如今來了很多，自然不夠分配。但是，這樣待遇流了血的戰士，我們太對不起他們。請你把這種情形傳到後方去，教後方多捐些被蓋來吧！」她似乎要掉淚的對我說完，跑步歸隊去了。

她的這股熱情，使我感動起敬。但是引起我更慘痛的回憶，許多許多的受了傷的英雄，在退却時沒有人救護，活活的給敵人殺死。

「我們本來分發到大同後方醫院服務，大同已放棄，我們只能在此地工作了。」

「我們早上六點去，下午七點回來，路很遠，時間也不經濟，想住在醫院附近，好多看護些傷兵，可是××軍專找民房住。」

救護隊長劉慕貞女士對記者這樣說。

車站上的一切，顯示出我們戰爭的凌亂來。恐怕其他大的鐵路上也有這種現象。

候車室裏抬進了一位傷了腿的戰士，兩個勤務兵很溫和體貼的陪着他。這付担架是由兩根小樹幹幾尺布湊成的，而且用了很久。看他的軍服左胸袋上的瑣瑣證章，知道他是屬於十

三軍第四師的，

我走近去，認識他就是昨天在岱岳捉漢奸的斷腿軍官。我去過他們的陣地，對他們的作戰情形很熟悉，談起來很投機。他好像碰到家裏親人一樣，道地的長沙口音越說越有勁，忘記了他大腿上的創痛。

「去奪陣地被敵人機槍打傷，營長谷允懷派傳令兵把我救出來的。十九年我們谷營長受傷，是我馱他出火線的，所以我受了傷，營長對我特別好。」

「我們在平地泉做工，聽說蘆溝橋打起來了，我們的弟兄沒有一個肯做工，盼望快點開上去，好好的和日本鬼子打一仗。誰知打得這樣子，我慚愧死了，回去怎麼見人？孟先生！

「啊呀！弟兄們真能打仗！敵人的砲打過來，他們動都不動。未曾爲國家打勝仗就這樣犧牲了，真正可惜！」

「我的腿骨打斷了。咳！聽說外國醫院能接，我到了太原多設法弄點錢，到外國醫院去醫。醫好了，再去和日本鬼子拚一拚，我不信，拚死完結！」

「八月二十六日我們退却時，板達峪有好多傷兵不能運走，傷兵喊師長救命！兩位師長對他們大哭一場。」

「這次關於救護傷兵工作，毫無成績可言！或者也難怪，仗打得太快，後方來不及準備。」

他足足說了一個多鐘頭才歇。

「他是×師×旅××團×營×連的排長，姓胡名嶠。沒有一點嗜好，我們營長很信任他。」

他睡着了，他的勤務兵告訴我。

很長的列車，只有兩節篷車，早已裝滿了轉運太原的傷兵，後來的只好上敞車。有的是車輛，胡排長和我，還有隨後加入的幾個傷兵，佔據一節敞車。

原平到太原共二百四十里，走了八小時，還有九十里沒走到。這麼慢的速率，好人也受不了，何況一天沒吃飯，沒換藥的傷兵。太陽光底下到太原的希望不可能了，每個傷兵的臉

上都露出不可抑制的憤怒。

夕陽沉入地平線，拉開了夜的黑幕，深秋季節的寒風，不爲了這幾個衣服單薄的傷兵，躲藏起來，週圍是鐵板，想不出辦法，只有倒臥在車底上。

胡排長嘆着長氣，把軍氈蒙住頭，精神沒有上午興奮了。

一個傷兵像被牛車壓傷了的田鷄，半爬半拖的爬到背風的一面伏臥着。他左半股給砲彈炸掉了。

還有炸去了左手的，蜷縮得像一個刺蝟。

他們在冷的難受以外，愁愴黑夜到了太原找不着醫院，要流落在街頭上，沿途所受到的苦楚，確實使他們太寒心了。

到了太原，兩輛汽車在招呼他們，這是從未享受過的待遇，今晚是到了天堂了！

但是他們的創傷，能不能在太原醫好，又要看雁門關守得住守不住而定了。（二十六年九一八前二日，寫於太原。）

十四 綏遠的噩夢

溪映

在抗日戰局的全面發展中，綏遠一方的變化要算最令人驚痛的了！

張家口的不守，牽動了北方抗戰的大勢，平綏線乃至大同的撤退，更引敵人的鐵蹄輕易以入綏邊，於此我大西北無限江山，遂毫無保障的暴露於敵人的面前，「綏遠」這曾經用熱血頭顱砌成的西北門戶，也跌入了它的厄運！

將軍們「馬不停蹄」的望下退，好像這敗退的結果與自己全然無干，向上峯報告可以描寫敵人如何凶狠，向下揚佈我乃「誘敵深入」，說是敵進愈速失敗愈大。長官一跑，部下自然望風披靡，無敵亦退，有路即逃。甚麼是強硬的敵人？不過還是所謂察北匪偽軍被少數日軍驅策着。就這樣也怕，一股腦放棄了土地和人民，使西線軍事一瀉千里。

我們知道自我軍漢諾壩退敗之後，平綏路千餘里間敵軍永未遇到強烈的抵抗，張家口劉汝明軍退去二日才見敵軍，大同自九月十一日後竟也演空城計二日。

恐日病是直接間接的播佈着，綏遠軍隊也因鐵路線隊伍的勇退而動搖，先後的都離開了抗戰到底的決心。

逃吧！奔命的逃吧！官家逃亡！軍隊逃亡！恐慌在民衆心尖上跳舞，綏遠的民衆又安得不繼之以逃亡！但是他們逃到那裏去呢？靠甚麼逃呢？黃河沿岸擁滿了徘徊着的呆木了的人羣。

一天清晨，綏遠街頭正在行李箱籠向外移動中間，兩個傷兵踟躕在一家照像館的窗前，對着一面「傅作義主席肖像」的大掛鏡出神。看吧，那豐腴的面頰，英邁的眉宇，那咤叱風雲的口，唯一表示上將勳勞的符號，軍長的鈕扣，……平日他們那裏敢正眼看上一眼，這時的有了接近的機會，摩挲，擦去玻璃上的塵土，從愛戴中流露出一種極度的渴望來。然而他們似乎臂膀感到痛楚了，他們又縮回來猶留有血痕的傷手。

「爲甚不回綏遠？」一般人對傅將軍發着咆哮。從一種意義來講，傅將軍應當沒有放棄綏遠的理由，同時多少人相信傅將軍是可能成仁的。他們還能清楚的回憶到傅將軍會說：

「到最後地步我決不讓綏遠有任何維持會一類的東西出現，即便是日本把綏遠捧在手裏也應是一片焦土。」何以現在成了這樣的不快意？綏遠的幾個漢奸賣國賊活動的這樣火熾呢？

但是，綏遠人究竟對傅將軍萬分的相信，同時相信他們之愛護傅將軍，一定和現在傅將軍之翹念着他們同樣沉痛！

綏遠的足令人懷念，的確是一個現實。輕騎深入察北的反正軍石玉山部，在大同失去之前，仍雄據嘉卜寺，而且在軍事的周圍進行了安撫民衆組織民衆的工作。敵人給留下來的兩萬餘箱汽油，和軍械庫的槍彈，他們正爲不能向後方運送而焦急。及平綏線敵軍進入大同，嘉卜寺在戰線上凸出三四百里，加以敵人之猛烈反攻，石部始焚燬汽油和軍儲退入綏境。

騎兵師門炳岳部，在攻取察北時是担任左翼的，進入察北以後更分兵各處担任攻守。及各部軍隊撤走，他仍屹然未動，反向人表示：「現在退走容易，但是將來反攻時用十倍於此的力量也未必挽回，那麼與其將來費力氣，不如此刻死守。」這部騎兵因而轉戰商都大青溝間，與敵人飛機大砲唐克車反復肉搏了幾次。

抄斜路入綏的挺進軍馬占山部，他的任務本來在我取得察北形勢之後，深入熱河組織敵人後方的民衆武裝，進行復土運動的。豈知他方才入綏，前線軍事已完全逆轉，所憑藉之友軍也紛紛遠走，反將客易主，代守綏邊。九月十二日敵進佔興和，襲擊孤山車站，此追我鐵路線若干師衆之敵軍，經挺進軍兩連人之衝殺，幾消滅殆盡而退出綏境。馬占山將軍——此瘦短身材類似一鄉下老之民族英雄，以其深刻之政治軍事認識與勇往之精神參加抗戰，實爲難能。馬將軍曾謂：「與此等僞軍作戰，非吾人之所望，實乃吾人之羞，吾人希望箝制數萬日本正規軍，以爲全面戰爭中減少敵人一部分力量。」馬將軍又談到西線軍事的失敗原因說：「最主要的乃是民衆沒有參加到戰爭中去，反而與戰爭隔離，最後往往是軍隊放棄了民衆退去。抗日戰爭勝利的前途，必須是民衆武裝充分發展，則敵人隨時都在我們包圍之中，隨時都有被我攻擊的危險，如此正規軍的行動可以自由，漢奸也勢必歸於消滅了。挺進軍決不想專靠少數軍隊作戰，而是領導民衆推動民衆來參加戰爭的。」在戰爭中，多少人根本不了解同時也不相信民衆會與作戰發生聯繫，更有人在事後痛罵民衆的麻木，國家民族與之不

關痛癢，甚至將失地的民衆與漢奸等量齊觀。此種錯誤觀念與馬將軍的見解對照，直正慚愧死了！

綏遠被犧牲在可怕的軍人敗北意識與民衆的無組織之下了，我們對之應該毫無忌諱的提供出來，以爲前車之鑒！我們再不能輕用放棄一地以爲守衛一地的推委辦法。我們要深深的覺悟這是否定了民衆力量的結果。我們要加緊提高軍人的政治認識，再不讓恐日病和苟安心理繼續發展。那麼綏遠乃至平綏線的損失，才是我們鐵的血的教訓，才是我民族戰爭重新勝利的基礎。（九月二十八日於河曲）

一五 大戰平型關

秋江

一 平型關戰前行

我雖然是從事新聞的記者，但是平綏路以外的消息，除在廣播中知道一點，其餘和一般人一樣模糊。兩個月沒有與報紙見面了。最近在大營鎮軍郵業務局讀到他們——軍郵視察——由上海帶來的救亡日報，抵抗和滬漢的大公報，時間雖然已成過去，事實雖然頗有變化，但是在字裏行間，可以找出一個共同信念。什麼信念呢？是大家都把握住眼前血的事實，堅決主張我們戰爭的持久性，和在多方面來反映敵人內在的缺點。這是以筆當大砲來參加民族解放戰爭的文人，已做到了加強戰鬪員反抗侵略的勇氣地燒火工作了。

我們政府的初步應戰策略，是採取「消耗戰」，消耗戰的最低意義：是以持久戰來消耗敵人侵略力量，使日本軍閥崩潰。淞滬的戰爭，確乎運用了消耗戰。現在的戰局是全面的

了，單單靠淞滬一路發揮消耗戰的意義，是不是就可達到目的？是不是單單一個消耗戰就可掙得全民族子子孫孫的獨立自由？是不是一個單純的犧牲就可換得最後勝利？假使還須運用第二個戰略，和更有價值的犧牲，來恢復我們以前及最近淪陷的國土，那麼，作戰地記載的文字兵，應該以事實來暴露我們戰鬪上內在的缺陷。凡是能給我們知道的，都成過去，公開出來並不能算洩漏軍機。以事實宣告我們戰爭本身的缺欠，使政府人民知道土地——尤其是平綏路上的——怎麼丟法？然後可以知道怎樣能收回來，不至於一錯到底。這樣，比拿空洞的僥倖希望來凝結抗戰情緒要實際有些。

這次的戰爭，中國有一定打到底的決心，沒有打在初期一定打勝仗的算盤。只是希望在敗中取勝。勝了我們可以不管。但是如果敗了，我們不能不弄個來清去白，因為「失敗是成功之母」。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只看這次仗打好打壞來決定，每個人都要謹慎小心，不能放縱一點感情。

天鎮陽高不守，大同只好放棄，所謂「雁北十三縣」也只好送給敵人，關起雁門關來死

守。

山西早就中國的模範省，閻百川先生最近在前方猶寄語後方：「將來各省要以我們爲模範。」救亡運動公開發跡最早的太原，不時街頭上傳來雄壯的救亡歌聲外，在戰爭中我沒找到一股偉大的民衆力量，敵機夜襲太原，一樣有漢奸放信號槍。

政治趨向新的太原，新聞統制比別處還嚴厲，把消息濾得一點精華沒有，恨不得把新聞記者餓死。這些地方，令人非常失望！

「守雁門關」是閻百川先生的傑作。但是新聞記者會找問題，對雁門至娘子一千餘里的防線，那一處是敵人的攻擊點，預先不吉利的研究討論起來。徐向前林彪兩位先生耽心繁峙靈邱間的平型關。徐向前先生是五台山人，這一帶地方有過他的戰鬪史，所以他對這裏地形特別熟悉。

「九一八」的前幾天，蔚縣，涞源，廣靈和渾源都落在敵人手中，只有靈邱還是我們的，但是總免不了發生問題。平型關上的戰事，可以預定的。而且定是繼南口之後最壯烈的

一幕。

「九一八」紀念日的侵晨，我踏着五天前走過的路倒退走上大營去，山西高原盆地上的景物依舊，可是雁門關外已成另一種世界！在南口爲國犧牲了的英雄，今天他們的悲憤，想比我們還要沉痛十倍！

這是一個大的戰爭，一切交通工具，都集納到戰爭裏去活動。但是有許多汽車來的或去的空着開，運輸機構沒有一點組織，傷兵或傳送緊要公文的傳令兵，要求搭坐，車夫仍然驕矜不顧地，飛快地把空車開走。

由蔚縣退下來的劉汝明部，偏偏與我相遇於途。因爲涞源路斷，所以取道山西轉赴津浦路，行程相當遠。可是他們都很幸運，每個兵都有一匹馬或一匹大黑騾騎，還跟着幾十輛三套騾子拉的大車，後面還扣着三匹或二匹預備替換的牲口。車上除了很大的「舖蓋卷」外，沒有一些軍需用品。這許多的車騾，都帶有農村的風格，可是看不見一個民夫在服役和經管着。被雨打濕了的路面，經過這許多車輛壓出兩條很深的轍路。本來不好走的公路，越發崎

幅。

我們的飛機，翱翔雁門關上空了，恢復了我們在太陽光下行動的自由，每個人的生命都有了寄託，放射着歡欣的眼光，向低飛的我們的神威的空軍行注目禮，表示熱烈的歡迎。

先一天敵機各處亂炸，沿路賣小吃的商販也逃得不見踪跡，冒着砲火旅行的客人，受到極大的困難。小鎮小村如此恐慌，大的繁峙也一樣沒有市面。九月十九日午時，城裏大街上一所破廟的戲台前，站着幾十個民衆聽縣長報告前方消息：

「——廣靈給我軍克復了，你們不要聽信漢奸的造謠！」

這是官方的「確息」。但是我到大營聽到敵人已由廣靈方面向我軍進攻！

又聽見縣長說：

「有車的不拿出來供差役，就是漢奸，你們可以把他們捉來當漢奸辦！」

出了繁峙城，向東北走，與五台山成平行。因爲前晚上大雨，五台山的最高峯堆起一層薄雪，似乎向前方戰士送信：寒冬將到了，快些準備棉衣。否則才屆中秋，怎會早早戴起白

帽子呢？一片青綠的原野，有一個白的山頂來陪襯，更顯得我們河山的美麗。

到了大營。大營鎮的軍郵業務局局長濮存宏先生，他是我們大同退却中的患難朋友之一，仍於戰地再遇，而又逢中秋佳節，他特別歡迎。同時還有五位新由失地退出的軍郵工作人員，他們是自動要求分發到西戰場工作，他們在上海舒服慣了的，但是都很勇敢的在砲火連天的前線，傳遞與戰爭有關係的機要公文和戰鬪員的家書。不受到敵人的砲火不離開工作。他們行李丟完了，夜裏一條氈子，或者一件大衣當被蓋，他們仍然很高興。

他們得在前線工作，神情的興奮。好像戰爭已經獲得最大勝利，歡喜非凡。希望把六年來寄不出的信件，隨軍送出山海關。可是舊的沒送掉，倒反積存起許多新的無法投遞信件。同時大營是軍郵遞送的終點，渾源，廣靈，靈邱等縣的郵件都退到這裏來，還有許多找不着位置的軍事郵件。夠上海風度的少年局長麻煩了。因為我們的作戰部隊，不知道戰區的郵政局軍事化了。

大營去平型關有三十餘里，平型關沒有部隊駐守，聽說高桂滋先生在趙壁村，離大營九

十里。和去平型關同一路線，不過不出平型關而出關溝。一條去靈邱的公路，也是由平型關後面出關溝。翻開普通地圖看，平型關是軍事重地，但是自從有了公路後，平型關的重心，實際上移轉到關溝了。

我騎着小毛驢走在這條相當平坦的公路，覺得非常寬敞，只遇到二輛軍用載重汽車，因為火線沒逼近此地，所以還能看到安靜的鄉村秩序。

我的驢子，兵站上代我僱的。同伴而兼嚮導的王參謀，騎着一匹老馬前面走，驢子怎麼也趕不上，空氣甚為沉悶。驢夫忽然問道：

「大爺！早晨你吃飯沒有？昨夜區公所發給我們一升小米，五個人喝了一頓米湯。」意思問我要飯吃，農家習慣，早晨必須吃飽了才工作，如今要他「枵腹從公」，自然要提出質問，也許他看我不是軍人。

於是他被我注意了，和他談家事。

他告訴我：「我兄弟兩人，哥哥是傻子，近頃的田地，都靠他一人耕種。年將而立，都

沒娶媳婦，七十多歲的老娘做飯我們吃。我上鎮糶黑豌豆，半路被拉去應差，這頭驢子出二分利，借了五十元買來種地的。我的老娘聽說我被軍隊拉去了，日夜哭哭啼啼，不吃飯，像瘋子一樣。大爺！把你送到了，求你寫個字放我回去看看我老娘吧！」

我接受他的要求，他有點不相信，又重復要求：「請你寫個字，好不再給他們拉去。」他非常愛惜他的驢子，牠雖然落伍，我也不忍心鞭策牠快走。

走上山坡，一輛小汽車追上前去，但是坡大車老，需要休息再走。有兩位軍官下車，我棄驢跑步前去，投刺請教，希望在他们談話中知道一些前方消息，他們也是去高桂滋那裏代表某某軍長傳話的。有一位問：「假使出了危險，你們報館裏負責不負責？」意思是懷疑我的來歷，我遇到不祇一次了。

循着公路下坡，就是關溝。向東翻過山頭即平型關。東跑池就是這裏，往後看第四個山頭就是西跑池。東跑池右面的高山尖。就是一八八〇高地。

長城傾圮不堪，大致留着一點痕跡，東西向的睡在山石裏。

二 趙璧村前線的一夜

出了關溝，情境就不同了。

修築在山坡上的村落，已經打過了和還未打過的小麥稽，凌亂的散在各處。菜籽在地上經過雨水的浸潤，已發了芽，長了葉，又進到牠第二代的童年時代。不少的汽車夫要在一家院落內做麵片，煮馬鈴薯吃，可是水無法解決。走到盡頭，一位老年人哼着微弱的喘息，他自稱已八十餘歲，三天沒有喝水。平素他們怎麼生活的？我沒時間來追究他。

無人的地方，一切東西可以隨便分配。田裏的高粱黃豆，馬夫把牠拔來捆載去當草抹。他們不想一想，明春的食糧怎樣解決。

路上遇到一對四十左右歲的夫婦和一位中年婦人，我奇怪他們所帶的東西，一隻大水缸，男的馱着。二隻瓦盆，一套小蒸籠，一小捆破絮，她們二人分拿着。我問他們到那裏去，他們說：「逃難去！」

公路轉入深而狹的山窪裏。在一個轉角處，放着三四十個地雷壳。

走完了山溝，穿過一座村子，公路就沿唐河前進。這時有三隻飛機向北飛去。到河南鎮要和公路分家時，有一隻飛機向南飛回去。向北行，渡過唐河，先走鄉村小道，再越過兩大河流冲刷成的平原，然後溯漳滏河上游，將近恆山南麓的莊子，就是趙壁村。

太陽下山了，趙壁村附近的向日葵，都轉過頭來朝着東邊等待明天的太陽。山上茂鬱的翠松，和橫嶺城一樣可愛。

高桂滋先生在懷來湯恩伯先生處分別後，至今剛剛一月，見面後傾談一月中西戰場的變化，彼此都是風雲中人，說來不勝感慨！

早幾天的渾源廣靈方面的退兵，經過這裏，把趙壁村的民衆都嚇跑了。高桂滋的司令部移駐此地，沒有一個民衆，感到很不方便。軍隊不能離開民衆的。於是派副官出去尋他們回來。尋了三天，找回三四十位壯丁，組成一個村公所來應差。只是應差，不要他們作物質的供應。先並且借給他們幾百塊錢做資本，開設消費合作社，大多關於嘴上的消費。市面慢慢

有點轉機了。

高桂滋師退出察哈爾時，在沙城打過一仗惡戰。開到晉北，在火燒嶺上激戰二日，傷亡很大，陣線沒有動搖。當時的陣勢，我們可以把渾源廣靈做中心，說出一個大概來。渾源在廣靈之西。火燒嶺在渾源右前方是高桂滋師的陣地，廣靈東面的洗馬莊是××師的陣地。因此火燒嶺與洗馬莊，成一個北到東的半弧形。廣靈南偏左是直峪口，直峪口之南是靈邱。渾源南偏右是上林關，上林關後面是海子，海子後面是趙壁村。趙壁村在靈邱西的左前方，相距四十餘里。

敵人在八月十二日攻擊火燒嶺，不得手。十三日向右迂迴攻擊洗馬莊，七十三師不支而退，敵直逼直峪口，高桂滋師整個被包圍。不能守火燒嶺，撤守海子，與直峪口對峙。司令部設在趙壁村。

我們正講着火燒嶺所以退的原因時，前方旅部來電話報告：「我們的三架飛機在敵方陣地偵察掃射，飛行太低，一架被敵高射機關槍射中油箱，降落我方陣地，一戰鬪員乘降落傘

安全落下，已派兵護送至師部。」那位駕駛員的生命是否安全，沒有說到，我們非常掛念他。我們在西戰場上初次聽得我們的飛機向敵人襲擊與出險，精神上起了兩種感應，興奮與惋惜。

「我們勇敢的空軍戰鬥員來了！」高軍長很遠的去迎接和慰問。他叫麥振雄，廣東人，能說可以聽懂的北方話。

他很慶幸而興奮的說了許多我們空軍可驚可喜的事蹟，但是他沒到過北方，對地理不甚熟悉，所以說不出他們掃射敵人的地方叫什麼名稱。敵人都沒戴帽子，四架機關鎗在飛機上，飛過來，飛過去的掃射，能幸免的很少。他說到這裏更加興奮了，明天要趕回隊部繼續工作。

外面的電話機上傳出了靈邱失守的消息。靈邱在趙壁村的右後方，這樣又來了一個包圍。降落下的飛機已被敵便衣隊破壞，飛行員沒有遇害，回來了。

通知前方部隊趕快撤至最後防線——團城口到平型關。

三 團城口戰前行

團城口這條路，事前沒有打算走。

原來計劃到了趙壁村，去前面廿里遠的××師正面陣地視察後，向右翼前進至××師的陣地，獨立第×旅的陣地。因為每次陣線動搖，總是他們的一面先被敵人突破，影響全線。所以由戰區退出的一般人都說：「山西隊伍一點不經打！」我想親眼看看他們究竟經打不經打。看完他們，再去八路軍的游擊戰區，觀察在國內實習了十年的游擊戰爭。因為一般人在希望他們來恢復西戰場。

蕭克先生明白對我說過：「一般人都把我們看作三頭六臂的天神天將。其實，我們和常人一樣，兩手兩足，不吃飯肚子餓。不過，我們可以自信的，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對抗日戰事抱定犧牲的決心，發動我們有把握的游擊戰，但是必須有犧牲決心的主力與我們配合。因此要訓練我們八路軍能作陣地戰，才能充分發揮我們抗日的力量。」

戰神做了漢奸，不等我走這些地方，二十日晚上就把靈邱送給敵人。朝前走馬上變為向後退。

二十一日的晨間，趙壁村公所的壯丁，把借給他們開消費合作社的資本送回副官處，很厚一堆法幣的遞交，表示趙壁村軍民合作關係的斷絕。

大家知道要向後開拔，很早的吃飯。馬匹都拴在外邊，一切的神色都可看到動的形態來。副官傳令兵是這個場合裏最活躍的人物，同時也是最辛苦的人物。

不是急行軍的退却，所以動作中沒有一點慌亂。一條人和馬的行列走出堡子的西門，可以數得清的尋回來的民衆，斜依在門框上目送我們。他們只懂得開走，不知道什麼退却，更不會知道我們走後是什麼人來。

在過去內戰中，曾用過什麼「焦土」「壁壁清野」等戰略。這次對外抗戰，平綏線上的退却最多，每次大的退却中都有我，我沒有看見一次在軍隊裏有民衆跟着退却，把房屋，食糧，民衆丟了不管，甚至一個水源都不破壞！敵人來了，什麼都方便，到處有民衆給他壓迫

做漢奸，到自己家裏來搗亂！我們希望政府趕速對因戰略關係不得不退的戰區，有個事前的處置，寧可忍痛犧牲，不教敵人有利用我們自己力量的機會。

昨天溯漳沱河上游而來，今朝又循着牠回去。廣寬的砂河床經過多少年的冲刷而成，牠始終還在冲刷。我們民族革命的洪流，能像砂河一樣堅韌不拔的努力，已失去的土地，不成問題，還是會歸還我們的。

我們走捷路，有時在乾河床裏走，有時越山梁。跨上馬背，除非馬走不快，否則沒有人願意落伍。昨夜的空軍戰鬥員麥振雄先生，他坐飛機比我們有經驗，可是騎馬又不及我們了。一匹忠實的馬，牠似乎也知道我們空軍人材缺乏，很小心的馱着麥先生走。

究竟是山間僻道，來往的人少。莊子顯得很安定而富庶，不像我昨天在關溝外面一個小村裏，要煮稠一點的稀粥的小米都買不出來。

路面窄得只能踏兩隻馬蹄，一匹跟着一匹走，不容你搶前，也不容你落後。爬上山頂，前後左右，山陵縱橫，可是沒有一個完善的要塞，足以屏障平型團城兩口。臨高瞻矚，趙壁

村前山上的松林與我們對峙，大家回轉頭來作最後的盼顧。

山坡上的農作物，都到了收穫期，只有黃豆還嬌嫩不老。可是不知那一天的電子重重的把牠們打了一頓，個個受了重傷，像懶媳婦的頭髮一樣眠倒在田裏。

橫渡了滹沱河，慢慢的又走入窄山路了。天下雨了，雨點打在扣馬韁的手背上，積成一股小水流進袖口裏。忽而在紅紅的太陽照耀下，銅板大的雨點，像萬條銀絲下墜，打着我們身上。

翻上一座大山頭，接着就是下坡上坡，坡上的缺口處，有像城門的小屋和牆墩，左右的山頭上還可以看出不整齊的長城來，這個地方就是團城口。當我們將上坡時，山頭上牆墩上站起了幾個守兵，喝令查問，我們停止前進，派人去答話，兩個兵向旁邊站開，我們繼續上坡。假使我們是偷關的敵人，這不到十個的守兵，都可以成爲我們的俘虜。

地勢並不算惡劣，但是，仍舊是多年前的老樣子，就是盡人事的戒備也沒有。這是黃河北岸雁門天險的一段，轉眼就要用到它，而今尙如此鬆懈，我看了，很替雁門天險寒心，

因爲這些小口子的差池，足以破壞牠的令名的。

下了山，出了山溝，我們的馬就在去靈邱的公路上騁馳了，遇着一羣駱駝，教我們又想起了因爲沒有牲口駛運而丟了的五百袋麵粉。運輸機構的不健全，在這麼大的戰爭中，影響甚大。

預定的住處是楊家莊，在軍用地圖上看得很大，到了實際一看，是五六十家組成的小莊子。要找大一些的村莊，才能容納下高軍的司令部，副官們另去找人，我們在此休息。向百姓買西瓜解渴，百姓說：「沒有！」再三說明給他錢，才回去抱了兩個小西瓜。他恐怕隊伍上的人不好侍候，先說「沒有好的，沒有好的。」不管他好壞，一角錢一個，再向他買，他拿出四個來，仍是一角錢一個，也覺得太多，要退還我們。我覺得接近民衆，先要使民衆相信。

移駐新防地，房屋的選擇和分配，都是副官的事。決定了，用白粉在門上寫個暗號。各部門的人，照着所指示的暗號住進去。

「這下可以休息休息，把騾子馬餵餵肥。」高軍長還未去下台堡時這樣說。下台堡離大營十里，離團城口三十餘里，離東跑池二十餘里。

四 高桂滋殘兵血戰

大家給戰爭累了，不是他們怕戰，實在是不澈底的戰爭，不能給他們痛快拚殺的機會。下台堡是最後一條防線，退沒有退法，在這裏總可以住上十天半月，抽個空兒好寫封信到家裏去，教父母妻子不要掛念他。戰事不完，就是不死也不能回家的。

八月二十二日一天沒有戰事，各部隊才撤退齊，在團城口一帶布置新陣地。

這個戰場的地形，我可以簡略說出牠的方位來。以南北向的平型關為中心，關溝在平型關北，稍偏東，距離約十里左右，團城口在平型關西北，距離在四十里上下，成一個銳尖角形。東西跑池就在這個尖角形裏。

東跑池在公路旁，一共有三個高山頭，近公路的一個最高，軍用地圖上稱謂：「一八八

零高地。「中間一個比較低些，第三個和一八八零高地差不多高，可是山頭有剪刀形的缺口。這個缺口前面有一條黃土梁，好像桌子旁邊有張凳子。

當時防務的分配是這樣的，圍城左翼五合口以西是×××師，圍城口以東正面是高桂滋師，右翼由公路起至平型關是××××師，獨立×旅×旅。仍舊是火燒嶺的原陣容。敵人的戰術，仍舊是攻南口的老調，先當頭一拳，打不倒，然後攔腰一脚。而我們呢，始終抱着頭聽人家打，有時候把腳踢人家幾腳。但是兩隻手抱緊頭，不能幫着打。

九月二十二日，×××師由蔡家峪撤退，敵人循汽車路跟追。高桂滋師布防新陣地後，清查陣地至公路，公路沒有破壞，即派隊挑斷。晚上十一時，敵人追到，就在公路上接觸，戰車過不來，敵人就向右面山中移動，佔據黃土梁，進攻高桂滋師的剪刀形山頭陣地。一八八〇高地空虛，公路沒有人控制，高桂滋師的×××團趕快搶守。從此高桂滋師的防線跨過了公路。聯軍在一條戰線上作戰，尤其是取守勢的，聯絡呼應異常困難，故應相互照顧，沒有彼此觀念，合力靈活應付，造成整個陣線，不使敵人有突破的空隙。這樣才能多守幾天，

多予敵人以猛烈打擊。

山中一夜鏖戰，敵人想佔領東跑池。突破了這一點，雁門關的天險就宣告破產，整個的山西就可從此動搖，必然影響全盤戰局。高桂滋先生說：「這真的到了最後關頭！」不幸得很，剪刀形的山頭，終被敵人攻破。閻錫山先生懸賞一萬元恢復陣地。高部選奮勇隊五十名衝鋒，再協同獨立×旅助攻，幾進幾出，最後一次高部一連長奮身直衝，兩顆手榴彈，左右交擲，敵兵潰散，我軍乘勢衝去，剪刀形的山頭又是我們的了！這是二十三日上午九點鐘的事。

清查人數，官長中有團長營長受傷，還有一位營長陣亡，奮勇隊所餘無幾。高桂滋師經過沙城火燒嶺兩役，傷亡很大。

把山頭奪回了，東跑池的戰況和緩了。敵人又從團城口攻起來，前面路狹，唐克車上不來，然而砲還是能夠運上。左翼一九八〇高地也有敵人猛攻，全線有戰爭了，只有團城口東跑池中間沒有敵人。

山地作戰，最費兵力，地形起伏，監視不易，兵力延長，則有利於敵人攻擊，同時在石山上臨時挖洞掩體，總是藏了身子，藏不了頭。敵人的砲火打不中，往往被石塊打倒。

我們的仗，打到現在還是捱了打再還手，總沒有我們要捱打前先還他一手。這是有決心犧牲的軍人，引爲氣憤的事。以前守不住向後退，退了再退，現在退到最後一條，再退沒有退處，不想法給敵人一個打擊，這個山頭還是危險，高師的兩位團長和×旅的團長商議出擊。這個局部的動作，出去很勝利，把敵人打退十餘里。機關槍得了六挺，還有其他的戰利品。下午四點鐘，敵人以倍我的兵力反攻，我們受重創，退回原陣地。

敵方的生力軍增援，戰爭愈戰愈烈。我們的砲兵這次發生很大的威力，因爲敵方的砲不多。敵方的砲對準我們砲兵陣地轟擊，迫擊砲不違作掩體，馬上變更位置還擊。敵方衝鋒，迫擊砲像唱獨腳戲，正射側射，每次總是靠牠壓下去。

全線的兵，好像栽葱，栽上就拔不下來。不管打得激烈不激烈，每次大家要死幾個，一夜一天的拚殺，敵屍躺滿在山谷。距離太近，他們一有動作，我們的機關槍就咯咯的掃

射，他們無法來拖回這許多屍體。但是我們的傷輕的自己走下去，重的等人來抬，死的陪着活的來死守。早晨報告高軍長，軍長向閻副司令討兵增援，援兵要明天上午十點鐘能到，後面山頭上的兵在做工事，可以借來救救急，但是要等他們長官的命令。兵增不上，迫擊炮彈也不送來，七九尖頭步槍子彈向別個部隊借來了五千。這樣，今晚要出危險！

團城口，敵人攻得厲害，把剪刀形山頭上的兵調增團城口，剪刀形山頭完全交給×××師。

四點鐘過後，飯吃飽了，士兵的疲勞也休息過來了。最激烈的攻擊多數在這些時候。將近黃昏，烟霧凝滯在半山谷，五十米達之內看不清敵人的動作，這是最使守兵見了頭痛的環境。惟一的辦法，只有多派些兵監視，戒備敵方的襲擊。

敵人不會放棄好機會的，唐克車不能活動，每個敵兵一手拿挺機關槍，一手拿面小旗，利用烟霧的掩護，像螃蟹一樣爬近我們的陣地，我們的士兵不等他上來，手溜彈早就脫手。有時候，距離太近了，手溜彈丟中敵人，藥性還沒爆炸，敵人又把牠擲回來。攻得激烈，抵

抗得更激烈，因為這條線萬萬失不得，援兵明晨就可以到，這一夜怎麼也要撐住。迫擊砲連的連長砲彈打光了，抱着手溜彈上去，手溜彈丟完了，把手槍當着手溜彈丟了出去。

二十四日這條線上還是××師××師，獨立×旅×旅守着。

五 高桂滋督戰迷迴村

危險的昨夜，總算度過，二十四日天明後，人們都有希望的慶幸着，盼待「十點鐘」到了，更可以放心！因為援兵十點鐘能開到。要想快些輸送給養子彈和傷兵到前方後方，向行營請撥三輛汽車，行營竟撥不出來，大家並不覺得奇怪。惟有對於「十點鐘」不能馬虎。緊要關頭，不能差一點。前方來的電話，總是：「敵人攻得厲害，某某營長連長受傷陣亡，援兵到什麼地方？」

我過了「十點鐘」到司令部，跨進門檻看見牆角裏六挺機關槍並列架在地上，還有幾條步槍靠在牆上，彈夾油盒子堆成一堆。政訓處長宋文彬先生高喊「戰利品！」要笑不笑的

說：「新聞記者有材料了。」回轉頭來一看，每個人的臉色，不像得了敵人六挺機關槍的神氣，高桂滋先生由床上站起來，對行營派來聯絡的科長說：「要我們支持一天一夜，到了時候，仍舊一個兵沒有，一顆子彈不來，儘是灌迷湯的話，說什麼你們很辛苦，我們知道，請你們多多的努力。試問把兵打光了，拿什麼來努力？」屋子裏的空氣更爲緊張，好像敵人又來進攻。

負聯絡使命來的幾位科長，自己覺得不成話，向閻副司令告急，一口山西話，說了半天，沒有說出一個結果來。

「這算打的什麼仗？一個高級指揮官不能說電話，前方情形不清楚，又拿不出一個辦法來。和他們在一塊作戰，總算倒了霉！」雖然是氣話，倒是實情。

「他們的兵可以不來，我們的仗倒不能不打！上前面去看看再說！」他好像很對不起部下，只有自己上前去鎮定鎮定士氣。

一個軍長親臨陣地指揮，確是震動三軍的事。沿途的士兵，好像耗子一樣，很遠的跳下

馬背，規規矩矩的敬禮。

走出村莊，就看見火線下的情形。送子彈回來的牲口。一麵粉袋的烙餅，半汽油桶的小米湯，伙夫挑上火線，後面一個武裝同志押着，還有一位士兵肩上挑着鄉下人晒糧食的木鍬，前後掛着四五個大小不一的瓦罈，也向火線上送水。穿草綠色軍服的傷兵，爲了他的光榮的創傷，用各種的式樣倒在路旁，等候救護，鮮紅而熱烈的血花，由傷口滲出布面。他們靠在一條戰線上的同志攙扶下來。他們的任務還沒終了，不能遠送，到此都回火線去了。

一位傷了的英雄，他問我：「大營有紙烟買否？」偏問到不吸烟的我，否則或者可以先送他幾支，我回答：「有！」但是我不能老實告訴他：「很貴啊！八分錢的貨要賣二角了！」免得使他傷心，轉而恨到商人總是惟利是圖。紙烟是我們士兵生活中惟一安慰者！

一輛龐大的救護汽車，沿途收運傷兵。在西戰場上我初次看到這樣優待傷兵，但是，在南口山裏許多不該死而死了的傷兵，就是因爲沒有這樣運輸工具。

迷迴村，在東西跑池後面的一座土岡上，×××旅旅長×××，×××旅旅長×××在

這裏指揮。敵人企圖再攻剪刀形山頭，我們的砲先予射擊，聲音沉重而聽不到炸裂聲的是我們的砲，一個兵向我解釋。

火線上的團營長來電告急，旅長沒有辦法，請軍長和他們說話，軍長討不到救兵，也是沒有辦法，但是可以命令他們一個最低限度的戰法：「別處給敵人突破，你們不能動，還是死守抵抗，打完了就算你們達到了任務。」

命令只管這樣下，辦法不能不想。打電話給大營××師×師長，請他派些兵增援，師長要和司令商量，再打電話給閻副司令，說前方實在危急，支持不了，後方才答應派隊增援。

聽到派兵增援，大家又是一個臉色，勤務兵走路要快三分。旅長向軍長報告二日夜的戰鬥經過，說到連長傷亡完了！團營長都有傷亡。××旅長的眼淚不自主的往下掉。他不是痛惜實力，是傷心他的部屬這樣的犧牲了，沒有多大價值！同時地方軍隊不能為地方犧牲，反而為抗日戰爭前途增加困難，也是使他流淚的事情！

我們的砲又開放，敵人的砲還擊，起初是一去一來的轟擊，後來是不斷的對擊，以後分不出誰的砲聲，只聽見轟轟響，機關槍也是這樣，我們的咯咯咯，他們的札札札，聲音比我們的響亮，在土岡上可以看見。敵砲的落角和石片與烟塵的飛揚。轟的一聲，空中顯出一球白烟的是我們的空中炸。砲聲稍為稀疏，機關槍聲格外稠密。這是敵人向我衝鋒了。以後只聽見手榴彈的炸裂聲，白烟冒出山頭很高，好像寺院裏的香爐。有一刻鐘的工夫，聲音停止了，敵人沒有攻上，敗退了！

下午三點鐘，敵人又這樣的來攻，但是敵兵的身體比以前的結實，才知道以前的不盡是日本人，多數是我們自己家裏人。蒙古同胞，你看漢族有把回藏兩族來放在砲火前犧牲的嗎？

我們在土岡上休息。下面土圍牆裏拴着一隻日本軍馬，是前天俘虜來的。棗騮色，身段很高大，可是瘦骨嶙嶙，比我們的馬還瘦。戰事才兩月，他們的馬都如此瘦法，其他可想而知。平綏路上的軍隊，個個像十三軍死拚，那有他們的便宜事！

援兵到了，可是不上去。告訴他不增加兵力，這戰局支持不了。他們說，開來的任務是出擊，前方潰下來他們也不能增援。盼待了半天的援軍，到了又成空想！

團城口戰事激烈，連長負重傷，無人指揮，陣線幾乎動搖。要求火速增加兵力，不增加就是全死了也不能保全陣地。事情爲難了長官，長官不能再說無辦法，更不能說援兵到了，他們不肯上去。於是派騎兵增援上去，大概是兩排人的樣子，五分鐘人馬都下了土岡。騎兵不能作陣地戰的，但是只好湊上去。

許多人對戰局前途悲觀，反背着手在屋子裏打轉，想不出×軍作戰心理。一位便衣隊長進來報告，他在山頭上看見敵人沿長城內線向右移動，叫快點通知右翼注意，不要又鑽到我們後方來。本來他的舌頭有些毛病，心裏一急，說話格外不清楚。但是他的舉動上，看出他的忠勇來。

告急乞援的電話不斷的來，×旅長命令他們，「拿起昨夜的精神來死守！」我們也就離開迷迴村。願意看着陣地動搖的××旅長的部隊，向迷迴村後面開去休息。

在歸途中，快到大營時，高桂滋先生說：「今夜大概是危險了！」

六 既不出擊又不增援

我沒有進過黃埔，陸大，或日本士官，對於軍事，根本是外行，但是任何一種見諸動作的學識，總不能離開環境與事實，那麼環境事實可以決定或變更已定的動作。出擊，增援，接防是動作，動作應該觀察當時環境事實的需要，不是一道命令所能限制，命令還是要根據環境事實。既不出擊，又不增援，都有環境事實在，不是捕風捉影，隨便瞎說的。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十一時在東跑池與敵人接觸，全線有戰事，詳細戰況在前二節中說過。高軍長自己知道兵力薄弱，×團兵抵抗不住。二十三日上午向閩副司令告急，約守至次日上午十時援兵可到。兵是開來，但是到了大營，再不前進。至十時不見援兵，再以電話請求，得覆稱將計劃出擊。問何時出擊，則未定。再問如出擊在今晚，可以不加援。若在明日，則今天不增援，敵人突破一處，是否將有碍出擊計劃？請司令官斟酌。沒有肯定答覆，

祇叮囑多多努力。意思誤會高軍長不肯賣力。高軍長在迷迴村繼續告急，始允派××師×師×旅長率步兵×團，砲兵×營，由大營鎮跑步增援。

×旅長率隊確於二小時內趕到，問今日戰況，按地圖細詢陣地，大家興奮今晚不要緊了。忙了半天，他來的任務是出擊，不是增援。但是司令官下給的命令，並沒指示他的出擊任務，不過他的師長在命令紙上用紅鉛筆批了幾句，教他無所適從。山西軍隊沒有縱的系統，一個團長可以與最高長官直接來往，指揮官不能夠絕對指揮，這是山西隊伍不能作戰原因之一。

一定要×旅長增援，他說必須與他的師長商量。再打電話給×師長，×師長要請示××司令，高軍長再用電話問副司令，電話要不到，再問×師長究竟什麼時候出擊，所得答覆是：「×旅長知道。」

入夜，敵人猛攻，下級幹部只剩三個連長，士兵無人率領，全線將潰退。×旅長向×旅長仰求派兵穩定陣地。×旅長說：「我的隊伍都是新兵，訓練不滿三個月，怎麼打呢？」

二十五日天明敵佔領全線。後方指揮官驚恐，派王靖國率×團大兵恢復陣地。下令下午一時反攻，集中砲口，當步槍放。事實上又延宕了一點鐘。二十六日我們還在反攻。後方又派大兵增援，用一百五十輛由大同運回來的新道奇汽車往上運。

當初只需要一團一營的兵力可以穩固陣地，極易做到，亦無損於出擊大計劃。如出擊計劃已定，短時間內可以實行，則可以不增援，但是還要考慮這個陣地萬一被敵佔領去，是否牽動出擊計劃。出擊時間沒有決定，部隊還沒有展開，看着自己陣線動搖，不增援上去。等全線不支潰退，願費××團大兵奪回陣地，奪不回來時，再用汽車連夜趕運大兵。二十八日敵以一營人衝破小石口茹越口佔據繁峙，後路切斷。運上去的這許多的大兵，又翻五台山回太原。

「這麼大的戰爭，幾個師聯合出擊，自然要慢些。」晉晉軍的一個參謀長說，意思有點埋怨前線的軍隊不應該潰退得這麼快，打破了出擊計劃。

大的戰爭我沒見過，尤其是幾個師的集團作戰。但是，鄉下小孩子打架，我倒常看過，

兩個孩子對打，旁邊一個孩子看見他的同伴打不過，他自動上去一把頭髮，或者抱住大腿，幫着同伴打，打倒了才歇。我沒有見過他會站在旁邊取既不出擊又不增援的態度的。

七 火線下的士兵

火線就是前面的高山上，迷迴村的環境還相當有趣，一條弓背形的小路，在土岡斷陷的一邊，向外走到汽車路，往裏走，上迷迴村還要過一條土溝，村屋背後又是一個大土岡，最可愛的還是土溝，彎曲而有樹，一個極好的隱蔽部，而又像現代式的交通壕。

由火線抽空下來吃飯的士兵，都愛上了這個土溝，靠着土牆坐下，兩腿舒展開，好像坐「沙發」一樣。

「飯還沒有吃？」×××團的軍士張鳳山看見馬夫吃山藥蛋，餓得有點着急。坐在他對面的團部傳令兵閻朋軍，懷裏掏出一個乾饅，分了半個給他。

一忽兒，伙夫端來一隻大黑瓦盆，滿滿的一盆白麵片，可是沒有菜，攪了不少辣椒末，

又熱又辣，把口腔麻醉了，吃起來什麼都不需要。

「你這個傢伙也來了！沒有吃快來吃罷！」張鳳山吃了半飽立起來看見他的同伴招呼着。同伴走近他身邊，放下步槍，取下子彈帶，把手指按着子彈帶上的槍洞，給張鳳山看，「媽的毬！不是這顆子彈，早打死了！」說完往地上一丟。解下搪磁茶缸盛麵片吃。

張鳳山吃飽了，拿起插在泥裏的大刀給他身旁的常書體看，「砍了四五個腦袋，連刀柄上都是血跡！」

常書體拉肚子，拉了幾天，一點精神沒有，話也不愛說，望着天嘆氣：「媽的毬！棉大衣在火燒嶺丟了，今天下雨又要挨凍！」

「我的大衣沒有丟。天亮想睡一下，剛把大衣蓋住腳，一砲打過來，險些打死，拉起大衣就跑。」趙連壁半僥倖半示威的接着常書體說。

「你們打死了，我替你們家裏捎信。」書記長朱耀芹負責的說。

「書記長！打死就打死，你可不要替我捎信，叫我老婆怪難過的。」一個士兵起來關照

着。引得馬伙也笑起來。（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三十日完於太原。）

十六 平型關的勝利

漢映

華北抗戰三個月的過程中，不可諱言的，在戰役上我們已經很大很大的失敗了。尤其在西戰場上，我們自張家口放棄之後，一敗竟致後退而失去一個綏遠省，和半壁山西。在這樣的敗退情形之下，獨有平型關之役我們取得了偉大光榮的勝利。這個勝利真是最寶貴的，最值得我們清楚認識的第一個大勝利。在目前北方戰局中，山西的得失成爲整個華北乃至全國抗戰的大關鍵，這時候我們提出平型關戰役的勝利經過來報告國人，以作我們最實際的教訓，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九月下旬，同蒲線軍事向南急轉直下的時候，敵人知道我們的雁門關有堅固工事，攻不下來，於是就用攻南口的同樣戰法，由察南分兵一萬餘人打我右翼平型關，以爲乘我弱點擊破長城山勢天險，而進入山西中部。當時敵軍是鈴木第五師團及其他砲兵，坦克車隊，航空兵隊等等。事前晉軍一部見敵軍前來，當欺騙友軍說「我準備反攻」，結果却暗地撤退，使

敵直趨山西，陷廣靈靈邱，而達平型關下。

我第八路軍增援晉北，以右翼接防平型關之右二十里者為最先頭，形成與敵爭奪平型關之勢。原來的守軍王靖國部××個團擺在關的西北長城線上。九月二十六日，我第八路軍與王靖國部聯合行動，第八路軍任務在攻下關溝，蔡家峪，東口南而達上鋪西，王靖國部東進出擊敵人到上鋪西與第八路軍會合。二十六日拂曉戰事開始以後，我軍一鼓作氣北上，於正午十二時左右，先後佔領蔡家峪，東口南關溝等地，追擊敵潰軍至上鋪西，敵傷亡在一個聯隊以上。敵人聞訊增援兩個聯隊，於突過蔡家峪而達小塞村之深溝途中，又為我完全殲滅。

小塞村以南的土溝，為由蔡家峪至平型關必經之路，兩旁懸崖壁立，形同深谷。當我得知敵人經過此地，即埋伏兵力於土崖之上，待兩聯隊敵人完全入谷，將前後團團圍住，士兵高呼「繳槍！」，可惜敵人不識，反死命掙扎，結果掃數為我健兒奮勇上前，用手榴彈槍彈將敵人殺死大部。

第二日（即二十七日）我軍再進攻靈邱附近，前後兩次殺敗敵人，奪獲敵汽車一百餘輛，給養無數，使整個敵軍無法立足，只有倉皇潰走。一位參加這次戰爭的長官說：

此次戰役首先證明我們抵抗日本，活的戰法「攻勢防禦」，利用運動戰絕對的有效，而且是戰勝最基本的辦法。反之，挨板的陣地戰，單純的防禦戰略是最危險，是已往失敗的主要原因。我們這次戰爭勝利的原因是：（一）行動秘密，任何一個軍事行動不致為敵人所偵知。（二）行動迅速，敵人無法察覺，察覺以後已經遲了。一次，敵我從兩面搶一個山頭，本來敵人先在山腰，而結果仍讓我們捷足先登。（三）地形熟悉，我們隨時將陣地戰變為山地戰。山地戰是我們抵抗進步的武器最佔優勢的戰法。其次，這次作戰所得的教訓：（一）敵人的攻擊精神非常薄弱，在他砲火不能發生威力之後，我們很可能打敗他。（二）在防守上，同樣的存在不可救藥的弱點，只要我們大家齊心努力，誓死向前，敵人經過一個敗仗，整個戰線都會動搖的。這一次小塞村山谷內的敵人所以完全消滅，原因是他們怕死。他們不知我們優待俘虜。

平型關這一次的戰事大大的勝利了。但是終因為我們不會處處活用戰術，戰略，敵人不久又從雁門平型之間的茹越口闖進來，使晉北軍事演到今天的程度，是非常痛心的事。

猛省吧！同胞們！接受最寶貴的抗戰經驗，來爭取我們民族抗戰的勝利前途。

（十月十一日晉北前線）

選錄一

從政府抗戰到全民抗戰

柳湜

我於八月二十一日離開第一戰區，九月三日到達第二戰區，這偉大的民族戰爭的西戰場的前方大同。我要到西戰場來，是因為西戰場在當前民族鬪爭中是最主要的決戰場。這方面的變化，有影響內部的局勢，這裏一切變化，很值得我們的注意，而這方面更需要多的人工作。我到這裏來的目的，不是直接的參加前線，持槍殺敵，不是以新聞記者的資格採錄戰報，更不是從事後方什麼工作，我是來考察這方面戰爭的組織情況；尤其是民衆動員的情況。全民動員在西戰場表現的是一種什麼狀態。所以我所注意的不僅是前線的戰鬪，同時也一樣注意到前線和後方的民衆組織，西戰場的區域內民衆動員的一切。我到大同，前方戰局已經起了很大的變化，天鎮變爲西戰場最前線，大同已經不是後方了。

因爲有了以上的變化，我的旅行不能不受到約束，有些地方已經不能前進了。在大同，我碰到整千從南口下來的受傷的戰士，碰到西戰場各地軍事，政治，交通，民衆工作的上，中，下各級的工作人員，也碰到剛從南口徒步跑回大同的新聞記者。我們在異常的興奮，緊張的情緒下，彼此交換了前後方的消息，很廣大，活潑的痛論前方軍事變化。我在無數參加實際戰鬥的人們的口中，採取着前方民衆動員的狀態，人民與軍事的配合，我不禁感到顫慄。本來我到今日止，我的旅程並未終止，我們還有許多地方要去，也可以去，對於西戰場民衆動員的全部實況，似乎不應太早的發表什麼文字，但因西戰場當前形勢的變化，過於嚴重，這裏需要的是用十萬火急準備巨大的反攻，在巨大的反攻前，我們應檢閱我們失敗的原因，作更大規模的動員。因此，我不能不提前對西戰場的軍事鬭爭與民衆動員的情況先說幾句話，希望西戰場的戰爭的領導者，民衆工作者均以極大的注意來改變過去的缺點，從新在新的戰爭的布置中，用極大的力量，極快的速度來完成西戰線全民衆的動員。

一直到今日止，西戰場的戰爭只是政府的抗戰不是全民的抗戰。固然政府是領導全民抗

戰的首腦，政府與民衆並不是對立的，這裏我所說的「政府的抗戰，不是全民的抗戰，」意思是說當前戰爭中的執行者只是民族中一部份力量，不是全民族的力量；只是單獨的軍事行動，不見廣大的人民的直接間接的參加戰爭，幫助戰爭，許多人的眼睛只看見這一部份小的力量，而沒有看見更大的人民的力量。西戰場內只是中國正規軍隊保衛國土，不是西戰場全體人民起來保衛國土。這一種現象，造成了西戰場上戰鬪的最大的致命傷，也正是南口失敗最主要的原因。

我不想用理論來說明當前軍事的變化，也完全去掉我個人主觀的見解，我想，我最好用前線歸來的戰士所告訴我們的話，和我們親眼看見的事實來說明事實。這是比較最爲客觀，也是最公正不偏的。

前線的戰士告訴我們，前線作戰的苦況，主要的是得不到民衆的幫助。軍隊與民衆完全處於沒有關係的地位。前線的老百姓，有錢的自然老早逃難了，沒有錢的能逃跑的，也多背着包裹，扶老携幼的逃出火線數十里外，暫爲遷避，戰區變成了十室十空，幾乎完全無人烟

的荒野。軍隊在自己人民的堅壁清野中，自然要感到非常的困難。首先是這方面的主力戰，沒有把人民武裝起來，作遊擊戰的配合，情報工作不廣，關於運輸，給養，工事的建築都感到缺少勞動力。在救護，衛生方面，因為軍隊組織不完全，傷亡的戰士，完全陷於沒有救濟。十三軍的一位帶傷的連長告訴我，重傷的士兵多被遺棄，無法救護，慘象不可言狀，因為他們團內，一共只有三副抬床，而傷亡的官兵，一下來就是整千的人。他們沒有辦法把那些不該死的官兵從火線救出來，至於已死亡的人那更不用說了，屍如山積，無人過問，比較輕傷的人，從山上連爬帶滾的逃出火線，因為在一百五十里內並無兵站，醫院的設備，這些為民族負傷的戰士，只有帶着鮮血，斷手斷腳，呻吟啼哭，在那廣無人烟的地帶，淒涼的爬走。他們中有的在火線上已經兩三天沒有吃東西，這是在身體的傷痛外，還遭受難忍耐的飢渴。他們找不到地方可以得飽餐，也找不到一口水喝，因為老百姓大半跑光了，沒有地方可以買得一點食物。許多從南口徒步逃到大同的傷兵都帶着眼淚說：「真慘！許多同志已在路上餓死了！有的因為沒有醫治，沒有車坐，在路上痛死！或跳到河裏去了！」

前線只有軍隊孤獨的在自己的堅壁清野的土地上作戰。

至於後防呢？

單就大同說，大同城內人民逃跑的據說已超過三分之二。因為敵人白晝空襲，每天上午八點鐘到午後六點，全城變成了死城，許多不能遠逃的人民均紛紛出城避於郊外樹林土洞中，要到晚上纔回來，因為山西多山，敵人空軍的黑夜進襲的設備還不完備，所以我們的老百姓一到晚上就可以平安的吐一口氣。我們住在客棧內，白天就不得不餓着肚子，因為一切舖店均關上門，連客棧茶房也跑光了。第十二陸軍醫院院長告訴我們，他那醫院每天要買千人吃的小菜，就變成了大問題，因為小菜的來源已不多，鄉下人大多不敢上城來了。

在西戰區另外幾個大城市，也是同樣的現象，人民都在紛紛逃亡，商業的蕭條，工業的停頓是一般的現象。一個城市，要印刷一種東西，就找不到印刷工人，因為印刷公司老闆早打發伙計走了。這不過是一個例子，同樣的情形更是普遍。至於農村呢？農民對於戰爭除恐怖逃亡外，看不出他對於戰爭的積極性，招兵已很少人應募，對於生產已不安心，並且在設

法逃避戰爭中所加在他們身上的負擔。農民中雖然都痛恨日本，但也不對抗戰有興趣，真正醒覺的農民，那只是屬於極少數的人。總括一句：西戰場內的農民，可說隔全體動員的距離還長。

這不過僅就極表面的現象說，這也就是夠我們震驚。從這些表面現象所表示的嚴重性，每一個士兵都能了解。十三軍第四師許多士兵同我們談話，他們一致的都說：「我們這次失敗是因爲沒有得到民衆的幫助。」爲什麼民衆不起來幫助抗戰呢？士兵們的看法比許多知識分子還強。我親自聽到有些知識分子說：「華北民衆文化程度太落後，沒有民族觀念，只知道自私。」但前線回來的傷兵說：「老百姓逃跑，不能怪老百姓，是因爲老百姓無組織，對戰爭的知識不夠，地方官吏腐敗，一味的只知壓迫人民，給人民以恐怖。」這有千樁事實得爲例證。在戰爭暴發時，有些地方政府不獨對人民生命的安全，生活的維持沒有顧到，沒有給他們戰爭的教育，好好開導人民，而且加重捐稅，無報酬的拉夫，徵發牲口，弄得人民痛苦流離，怨聲載道。這樣一來，農民自然會看不清誰是自己的敵人，而對戰爭懷疑。在城

市，因為防空設備的不夠，防空教育的不夠，有些地方當局竟輕於叫民衆遷移，造成誇大天空的恐怖。因為公務員，有錢人的家屬都走了，商店失去了這一大批顧客，因此消費市場縮小，商店也就利用戰爭，開除店員或減少工資，加重剝削，以觀戰爭的發展。這樣一來，城市都在開玩笑似的大演空城計，變爲無活動的死城。戰爭方才開始，我們這薄弱的經濟不但不爲戰爭動員，幫助戰爭，而走上這種自殺的道路。不能走動的那些無組織的窮苦市民，他們每天除無可如何的逃難外，他們能做些什麼呢？現在這些城市大致都在戒嚴令下，他們連動也不能多動了。

剩下的只有少數熱血青年，東奔西跑的在對那些跑不動的窮苦同胞前，用抽象的辭句，宣傳國難，叫他們起來救國，可憐這些無衣無食者聽了這許多義正辭嚴的話，心中雖也十分感動，可惜不能解救他們的飢腸，也只有用着乾枯的眼光，白痴般望着這些青年發呆。不錯，在西戰場也還有些作爲的民衆團體，可惜戰區的地方太大，這類團體的範圍太狹隘，客觀環境又太壞，他們用的還是平日和平的工作方式，由上而下的運動，那工作必然要遇到不

可克服的艱難，在當前，藉這種機關能動員的羣衆是有限的。

從前線到後方，我們看見是孤軍作戰，軍警加緊維持後方秩序。客觀的條件處處在拋開了人民，使人民不僅站在戰爭以外，並且逼迫他們退出生產，破壞生產工具，毀壞了家庭，甚或一己生活的依據也不能保有了。

這難道真是華北民衆的文化程度的落後，人民的自私麼？

許多傷兵傷官從實踐中都一齊認明了西戰場這次戰爭形勢的改變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即在人民與戰爭分離。人民無組織，致前線與後方人民的秩序的紊亂，人民與軍事不能配合，軍事得不到人民幫助，人民無機會參加到戰爭中來。總括一句，人民對於戰爭提不起精神來。

由於人民站在戰爭以外，生活的破滅，致少數窮苦人民，反被敵人利用，在我們的陣地後方作漢奸活動。從前線回來的士兵都異口同聲說：「我們不怕大砲，飛機，我們怕的是漢奸。」可見前線的漢奸活動是如何的猖狂。爲什麼漢奸會這般活躍呢？那無疑的是由於

民衆無組織，沒有廣大的民衆的反漢奸的組織，單憑政府的偵探機關，那力量是有限的。因爲民衆無組織，民衆都變了難民，不獨不能直接幫助戰爭，在直接間接都在分散國力，消耗物力，變成了戰爭的妨礙，加重了國家的負擔。

華北人民真的對於國家的存亡無動於衷麼？

即在這樣的環境下，人民也並不因爲打日本抱怨，日本的大砲，炸毀了自己的家，也完全無二言，有位士兵告訴我，他們從南口到大同，在這長途中，常常走錯了路，得着老百姓的指示的地方很多，凡經過的鄉村，小村落的農民，也常供給他們一點水喝，間或也有拿出一些雜糧來的，只有大村落的富室，才閉門不納他們。這裏明顯的告訴了我們，窮苦的人民並不像有些富室一樣，對爭取國家的生存完全冷視的。

有幾位在民間工作的青年友人告訴我：「說到打日本，農民都興奮。等到說得具體些，叫他們出來當志願兵，他就問我們，你們能不能替我的父母，妻子的生活想些法子，如果家裏沒有牽掛，甚麼事我們不能幹？大家去打日本鬼，誰都甘心情願。」「有個農民就向我們

訴說地方上豪紳，地方官政治的壓迫，苛捐雜稅的痛苦，叫我們先救他們，主張公道。」

「我們空口叫他們起來，起來，實在沒有辦法使他們真的站起來。」

總之，這些現象是說不勝說的。西戰場到今日止只是政府的抗戰，並不是全民的抗戰，這是鐵般的事實。這一個弱點，已得着當前最殘酷的教訓了。

我們並不對軍事上一時的勝負過於高興或愁喪，但我們不能不重視失敗中的教訓。對於這次西戰場的變動，我們早已感到會有如此的結果，並不覺得稀奇。對於當前的打擊，也決不因此灰心，喪胆。恰恰相反，我們對於這次失敗能暴露西戰場戰爭無組織的弱點，使我們在很短的時間發覺這弱點，提前給了我們改正的機會，也未始不就是來日轉敗為勝的起點。我們不必自餒，我們要的是找出失敗的基本因素，抓住當前最實踐的一環，準備新的反攻。是的，我們要結束過去，我們要從新佈置新的進攻，將政府抗戰發展到全民抗戰的途徑上來。

有位連長的話使我們非常的感動。他說：「中國和日本拚，我們靠的不是武器而是我們

人多，齊心。我們人民都願意打，不怕死，日本人可不是這樣。」這是對的，我們要保住全中國領土，要全國民衆都能動員，要保衛華北，要叫華北老百姓都動員起來。中國自衛戰爭，不能單靠軍事力量，不能不有人民的幫助，這是每一士兵從實際中都能了解的問題。現在許多軍事當局，已經普遍感到自己軍隊在戰爭中不免有損失，有損失必須有補充，要補充就不能不要民衆，不能不考慮到民衆動員了。

是的，人民如有組織，那組織就會生出力量，無組織只能普遍的變爲難民。但是一直到今日止，有些人對於民衆運動的開放，不免還在懷疑，對民衆的組織，多方在明明暗暗中限制，這是非常可悲的現象。這種錯誤的觀念，我們希望於此嚴重的時機前從速放棄。在主持民衆運動的人，在此時期，爲了爭取民族戰爭的勝利，也不能不集中力量，首先爭取民衆運動徹底的開放，民衆組織的絕對自由。

怎樣達到全民族動員的目的來配合當前的戰爭呢？

在新的階段中，我們要有新的運動的方式。戰爭的殘酷性，已不容我們再走慢步了。今

日空言動員羣衆，那與實際完全無補，我們不能單憑不做亡國奴的危言，使飢餓的人民空曠的起來，持槍殺敵。我們動員羣衆，我們不能忘了羣衆的生活。我們不能忘記他們身上的負擔，他們有父母妻子要活，我們不能不替他們有最低限度的解決的辦法。農民對於地主的佃租，今日到底要還幾何？一般窮苦人民身上所負的債務的利息，到底應減少多少？或完全免除？戰爭的負擔怎樣從窮人身上轉移到闊人身上去？地方豪紳的勢力如何制裁？整個政治機構，人物的配置爲了確保領導戰爭的勝利，怎樣堅決的加以改革？人民對於參加政治的機會怎樣推廣？民權的保障怎樣給以實際的保證？對於士兵特別有什麼優待的辦法？國難的宣傳要與人民的經濟，政治生活打成一片，才能在民衆中發生巨大的反應。這一切經濟，政治生活的改善是當前動員民衆的前提，是今日動員羣衆起來參加戰爭的實際內容。

在動員的方式，我們雖然不能忽略宣傳，說服；但我們尤其重視以上生活的改善的法令從速的頒佈。我們只有在民衆取得生活的改善所發生的歡呼聲中，才能使每一個久被壓抑的靈魂蘇醒起來，他們發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有捍衛國家的責任。他們對於戰爭的意義才能

領悟，才能無掛無礙，意識清明的走上戰場。

我們有了當前敵人侵略的事實的教訓，對於民衆的教育很容易進行，因為在戰爭本身就是教育。這裏要注意的是民衆組織。民衆組織，我們不能再走徐緩的道路了。我們要給民衆自己組織的自由，依據職業，地域，各種關係迅速的自由組織起來。政府應該幫助他們，從旁監督他們。人民有了各種形式的組織了，人民變成了巨大的力量，政府然後領導這種巨力，把它用到戰爭中來，那戰事本身馬上會起質的變化，完全改變了過去的弱勢，變爲頑強的鐵陣。所謂人民配合戰爭，要人民有了組織後才能達到，拉夫徭役不能算是人民配合戰爭。民衆配合戰爭是由人民間的組織配合到戰爭組織。民衆組織有計劃的配合到前方與後方。在前方担负游擊戰爭，破壞，擾亂敵人後方，直接參加運輸，衛生救護，建築工事，保護兵站，守護交通（道路和電線），鎮壓漢奸，救濟難民；在後防，維持秩序，增加生產，武裝訓練等。

我們有了這樣的配置，過去西戰場中所發現的各種現象自然會歸於消滅，軍隊作戰不會

再是孤立的了。前線戰士的生活再不會有過去的痛苦了。同時軍隊可以節省許多力量，增加數千百倍的力量，集中精力在作戰上，至於後方，所玩的空城計，自然也是不會見了的，這樣一來，不獨在軍事本身可以提高無限的效力，並且可以由此達到充分的政治，經濟的動員，使民族戰爭走上更高的一個階段，達到全面的持久戰最後的勝利。這條發展的道路是明白擺在我們眼前，讓我們自己去選擇。能走這條路，許多軍事當局今日所顧慮的補充不易，那更不成爲問題了。

在民族戰爭組織的過程中，我們不以過去無組織與孤軍抗戰，政府抗戰的形式爲怪，但我們卻不容許無組織，孤軍抗戰的弱點永久長存。我們要把今日的失敗作爲新的轉變點。我們當前要把這一轉變點，將戰爭導入另一嶄新的前途去。因此當前是中國存亡最重要關頭，我希望直接負着戰爭責任的人，明白當前的大勢，放胆開放民衆運動，將自己的担子分些給人民大家來負。西戰場的勝利純粹要靠西戰場內人民動員的程度，人民的積極性，人民組織力的強弱來決定，同時，我也希望一切身負民衆組織的人，或集團，以及醒悟的人民，

爲爭取戰爭的新的轉變而作改善民衆生活，民主自由，組織自由，全民動員而鬥爭。我們相信只有向這一新的方向轉變，西戰場的形勢才能有新的改變，我們的力量才能由劣勢轉入優勢。

中國民族戰爭最後的勝利是由我全民族的動員的程度，由我們的組織力來決定，由政府抗戰轉入全民抗戰是戰爭的邏輯的發展。（九月八日子太原）



選錄二

西戰場之軍事地理

章丹楓

國防的意義兼括經濟文化軍備地形各方面，而在軍備比較落後的情勢下，地形尤顯出特別重要來。海河流域沖積平原是華北經濟文化的中心，但是牠的本身沃野千里，無險可守，在軍事上不能成爲一個獨立區域。好在海河平原的北邊，有一條東西奔放的燕山山脈，從察哈爾南部到山海關間，峯巒起伏，勢如波湧，是極其險阻的一道屏障。燕山山脈中間被水流橫切成許多河谷，構成南北交通的道路，如冀察間的居庸關南口，如冀熱間的古北口喜峯口，以及冀省東北角的冷口九門口都是，這些稱爲關稱爲口的，都是軍事上的交通要道，易守難攻。長城就是沿燕山築的。海河平原的西邊是南北壁立的太行山脈，與燕山山脈構成一直角，太行山的西面就是山西高原，以呂梁山脈和黃河爲其外廓，號稱「表裏山河」，形勝

可想。更因中部汾河流域上若干局部平原和地底豐富的礦藏而增加其經濟力，成爲退可以守進可以攻的優勢。海河平原東邊是渤海，南邊則開放着作爲和中原取得聯絡的道路。

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構成一條大弧，來保護平津滄保這些大城市及其附近的地方，因此山西河北兩省在國防上是一個區域，難於分開。現今如此，古昔亦然。中國二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誰能控制山西，卽能控制河北；誰能佔領冀晉，卽能進取中原。歷代的開國帝皇，幾乎都以冀晉區域，尤其是山西，來做他們征伐創業的基點。

現在日本人走的還是這條老路。他們搶下平津，立卽繞攻南口；他們奪下察南，立卽進犯山西，其志誠不在小。平津的淪陷，甚至滄保的得失，對於全盤戰局所關者尙小。惟有晉北的戰事，值得我們萬分注意。山西不但是保全華北的焦點，也是中原和西北各省的屏障，同時亦爲進謀收回河北恢復內蒙東北的基礎。

當春秋時代，冀晉北部都是戎狄異族所居，居高臨下，對於漢族的生存自然是一個極大威脅。公元前第七世紀中葉，齊桓公和管仲首倡攘夷之論，遠征戎狄，晉國諸君繼起，降服

異族而同化之，這樣，才爲漢族子孫滅消威脅，擴大疆土，並且增加新鮮的血液，厥功甚大。所以孔子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到了戰國時代，山西大部分和河北西部皆屬趙國，其時以陝西爲根據地的秦國勢甚強，惟有趙國能和她匹敵，梁任公說：「終戰國之世，能倔強與秦抗者莫如趙，雖曰國有人焉，亦形勢然矣。」真是一語破的。所以公元前第三世紀末年，秦王併吞中國的戰略，第一步先滅韓（今豫北晉南），以除心腹之患，第二步立即進攻趙國。秦兵行軍的路線，避開晉東的太行山脈和晉西的呂梁山脈，而由晉南沿丹河河谷進攻長平（今山西高平縣），當時趙兵據險，宜於固守，可惜趙王不能用廉頗之謀，草率出戰，卒致大敗，兵士四十萬人降秦，盡爲白起所坑殺，讀史至此，可爲一歎。可見雖有險要，而無良將，亦復何用！至於趙兵被殺，可爲降敵者留做一個前車之鑒，倒無足惜。秦趙的第二度大決戰在井陘（今石家莊娘子關之間），當時趙王嬖臣郭開私通秦國，潛殺良將李牧，自壞長城，秦將王翦遂由井陘入晉，而趙國亡。「漢奸」害國，古今一轍。秦兵佔領山西高原後，和陝甘打成一片，控制中國的優勢已成，於是即以此爲軸心，分兵兩路，一南

滅楚（今鄂湘皖蘇諸省），一北滅燕（今河北省東北部及遼寧南部），即以滅燕之兵南面襲齊（今山東），統一宇內。秦始皇成此偉業，其樞機實由於滅趙之功。

項羽滅秦，宰割中國，分封十八王，自立爲西楚霸王，都彭城（今徐州）。項羽這人，其實是一個斗筲之器，十分糊塗。他自己是南方人，大約鄉土觀念極重，而無雄圖。所以他戀戀於江淮平原而不忍捨，平白將漢中送給劉邦，將陝晉送給章邯張耳諸將，試問險要盡失，唇亡齒寒，雖有彭城，何以自固？所以漢高祖用韓信之謀，卒成統一之功。韓信的戰略，夠得上稱大將之才，劉漢之興，韓信之功最大，可惜他謀身不減，後來乃死於呂后婦人之手。漢兵東征項羽，也分南北兩路。南路劉邦親率，出潼關入河南而進攻蘇北；北路由韓信主持，他的路線，也避去呂梁山的險峻，設疑兵於臨晉（今山西臨晉縣附近），暗由北面的夏陽（今陝西韓城縣）偷渡黃河，沿汾河河谷進兵，虜魏王豹，征服山西，然後進攻趙王歇，會戰於山西東部的井陘口，韓信立背水陣，大破趙兵，遂擒趙王歇，佔領河北省南部。此後韓信即以冀晉區域做他的根據地，引兵南下，征服山東。這時劉邦在河南屢爲項羽所

敗，甚至父母妻子，爲楚所獲。幸有韓信這支大兵，從北面高地包抄下來，劉邦才得整頓陣容，反敗爲勝，和韓信會兵攻楚，項羽兵敗垓下（今安徽靈璧縣），自刎烏江。所以我們可以說，漢室之興，大功在韓信，韓信之成功，又與先佔領山西高原的戰略有關。

王莽竊漢，天下大亂，羣雄並起，形成四分五裂的割據局面。何以劉秀獨成統一之功呢？這答案又不能不求之於冀晉區域。原來劉秀雖起兵舂陵（今湖北襄陽縣），但是他隨更始入洛陽後，卽單獨率兵北上，佔領河北全省，上谷（今察哈爾宣化）太守耿況和漁陽（今北平）太守彭寵，也都降附劉秀。劉秀北有燕山之險，乃率兵南下，取洛陽而都之；一面派鄧禹負責西征。鄧禹由晉南王屋山附近的山谷地帶進兵，以山西作根據地，自河津渡黃河，征服陝西。漢兵將冀晉豫陝四省打成一片後，再東定江淮區域，西平甘肅四川，而成光復之功。

後漢末年的冀晉區域是在袁紹控制下的，可惜袁紹豎子，不知據險扼守，先鞏固內部，徐圖進取；反而拚命在官渡（今河南中牟縣北）平原上和曹操作主力決戰。當時沮授對袁紹

說：「北兵雖衆，而勁果不及南；南兵穀少，而資儲不如北。南幸於急戰，北利在緩師，宜徐持久，曠以日月。」也就是勸袁紹先退守冀晉邊區險峻的意思。袁紹不聽，卒致兵敗身死。他的兩個不肖兒子，又不知團結抗敵，反而自作鬪牆之戰，結果盡爲曹操所滅。曹操北據燕山太行之險，雄霸中原。司馬氏父子後來就利用曹家這份遺產，統一全國。

西元第四世紀後的一百五十年，五胡亂華，西晉滅亡，漢民族極爲式微。這時東晉偏安江左，北方戎狄縱橫，始終沒有一個像樣的國家或政府出現。直到第五世紀中葉，北方的拓跋魏才首成統一規模。北魏先世，本是西伯利亞的蠻族，後來漸漸南移，到了會長拓跋力微時，才徙居燕山和太行兩山脈接觸點上的盛樂一帶（今山西大同西北三百餘里）。這一地帶是冀晉區域的咽喉，其佔領的意義極重要，北魏的建國，卽以此爲基礎。當時北魏的軍事重鎮有三處，一在上谷（今宣化），一在參合陂（今大同東百里），一在盛樂，都是沿長城線上的要隘。後來北魏勢力，經由雁門關侵入山西中部；到了拓跋珪時，南取并州（今太原），東出井陘，下常山（今正定），拔中山（今定縣），置冀晉區域於控制之下。所以此

後拓跋嗣卒能征服河南，拓跋燾遂亦西克統萬（今陝北及寧夏東部），東平遼西（今遼寧南部），南臨瓜步（今江蘇六合），建立了一個大帝國。北魏亡後，周齊並起，而以北控南的優勢仍在。楊堅受禪，就是依賴這種優勢統一中國的。

隋文帝楊堅不愧爲一個雄偉的虎父，可惜他的繼承者煬帝却是一個犬子。隋煬帝外勤征討，內極奢淫，用民無度，百姓困窮，鋌而走險，亂事四起；而煬帝却迷戀於江南的繁華，無心北歸。江南這種地帶，經濟力比較充裕，人民也多安於逸樂，好似人的內臟，內臟單獨不能生存，必須有骨骼來撐持牠，有皮肉來保護牠。隋煬帝却不明白這個道理，輕輕放棄北方險峻，送給羣盜割據稱王，他自己頗有偷安江左之想。他忘記了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公例：要想在江南一隅偏安是不可能，遲早必歸滅亡的。前乎煬帝者有項羽，有孫吳，有東晉和南北朝諸君；後乎煬帝者有南唐，有南宋，有南明，都不能逃出這個公例。

反之，這時倘能控制着北方險要，尤其是山西高原的，定能乘隋煬帝安排下的這個機會勃興。果然，唐高祖李淵和唐太宗世民就應運而起了。唐的最初根據地在太原，大業十三

年（西元六一七年）起兵，沿汾河河谷南下，先後攻克山西南部的西河（今汾陽），霍邑（今霍縣），臨汾，絳郡（今新絳）而至龍門。唐兵繼由梁山（今陝西韓城縣東南十八里）渡河入陝，以破竹之勢，襲取陝西東南部的韓城郃陽兩城，鼓行而進，直據永豐。永豐在今華陰城東，東有潼關之險，南傍華山，北濱黃河，又是隋朝積粟的倉庫，高祖遣子建成留守，以備東方，一面派兵西進，遂克長安，略定甘肅。然後東取河南，南收巴蜀，遂清江表，進掃河朔，統一中國。我們看唐兵進軍的路線，井井有條，常利用地形，保持居高臨下之勢，卒成大業。這固然應歸功於唐室君臣之賢能，然而作爲他們起兵根據地的山西高原地勢之優越，幾乎從任何一個方向都可圖發展，實有不容忽視之價值。

山西高原之重要，又可從唐朝安史之亂的戰役中獲得證明。安祿山的大本營在北平，左右翼則分在熱河及晉北，地雄而兵壯，可惜他起兵後，也許爲貪快貪方便，不取道山西沿汾河河谷入潼關，而由河北平原南下。所以安祿山雖由靈昌（今河南延津）渡黃河而佔領洛陽，但是他的根據地河北仍受到唐兵的威脅。効忠唐室的平原（今山東德州）太守顏真卿，

常山（今河北正定）太守顏杲卿，不但堅守危城，而且共謀起兵，企圖切斷祿山歸路。唐的中央政府也派將軍程千里由山西東南部的壺關出兵東征，李光弼郭子儀亦合師從山西東部的井陘東出救常山，安祿山老巢幾乎被搗毀，大感恐懼。不幸楊國忠糊塗害國，不知固守潼關，以困安祿山，反而催促潼關守將哥舒翰速戰，結果大敗，安祿山遂陷長安。此後唐朝怎樣來挽回這個危局，抗敵救亡呢？答案是仍以山西爲軍事根據地，結果竟成唐室中興之功。其時唐玄宗已逃入四川，改稱上皇，其子肅宗卽位於靈武（今寧夏靈武），肅宗的軍事配備如下：（一）李光弼統北路軍，守山西北部，待機由井陘出襲河北；（二）郭子儀統南路軍，以山西南部爲大本營，進復兩京（卽西安和洛陽）；（三）肅宗親統西路軍，由陝北南進，卒平大亂。其後史思明再叛，唐仍以平安祿山之戰略平定之。

唐末藩鎮割據，黃巢作亂，天下大擾，唐室以亡。五代之中，後唐，晉，漢起於山西；周起於河北，倒有四代是以冀晉區域作爲根據地而建立王朝的。宋太祖代周而興，統一中國，可惜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寰、

應、朔、蔚）被無恥的石敬瑭送給契丹人，即現時的河北山西兩省的北部山地，都淪入異族之手，而宋亦未能恢復，試問漢族如何能安居？

北宋的外患最烈，而宋應付外患的手段亦最弱。宋不敢積極去消滅外患，只曉得一味退守。宋在東北扼守河北省的常山和山西省的雁門關，又以河間中山（即定縣）太原爲河北三鎮，以防契丹；西北扼守陝甘邊境，以防西夏。但是河北千里受敵，宋雖聚重兵擇名將以守之，而敵騎居高臨下，疾趨而進，貫我腹心，不數日即可至汴梁。結果北方的女真代契丹而起，大舉南犯，卒召靖康之禍，宋的兩個皇帝（徽宗，欽宗）被擄，高宗退守江南，僅免於禍。北宋之亡，其根本原因即在不能佔有燕山山脈，幽薊北門，拱手讓人之故。

北宋亡後二百五十年，華北相繼爲女真蒙古兩族所征服。直到第十四世紀後半，才因明太祖之興而漢族收復北方。

明成祖之由北平起兵，征服南京，代建文而爲皇帝，也是冀晉區重要性的一個例證。明成祖智慮絕人，他在北平舉兵之後，就說：「居庸者，北平嚆噤，必據此，始可無北顧

憂」，遂引兵拔居庸關。成祖又說：「懷來未下，居庸有必爭之理，」又引兵襲破之，盡取現時察省南部之地，並東向佔領永平（今河北灤州）大寧（今熱河朝陽西），以絕後顧之憂，然後以破竹之勢南下，攻克南京，代爲皇帝。顧祖禹氏云：「成祖以幽薊赴桓之旅，加江淮脆弱之師，處旣形便，勢有地利。當時之事，不戰而已知其爲燕矣。雖然，南國君臣，亦未始不足有爲也。合秦晉之步騎，乘西山而入三關；萃江海之舟航，扼天津而斷糧道，一隅之燕，豈遂足以當天下之衆？乃賢如方卓諸君子，曾未聞以出奇制勝選將訓兵爲先務，既已喪敗日聞，猶汲汲焉取太祖制度而更張之，若不知問罪者已在戶外也。吁，此實人事之不臧，論者概謂之天道，豈其然乎？」顧氏這話，第一說明北方之險要，第二痛惜建文帝君臣未能利用山西作戰，第三斥責建文諸臣只知道在許多無聊的小問題上爭意氣，講改革；却不識大體，害國害民。真是慨乎言之，至於今日，正值得我們加倍注意。

明初對於北方國防，甚爲注重，特別設置了遼東（今遼寧南部）大寧（今熱河南部）萬全（今察哈爾南部）大同（今山西北部）四都指揮使司，以衛華北。這四個軍事重鎮，正好

就分布在燕山太行山脈弧上。而明成祖將首都由南京遷回北平，尤存深意。可惜後來子孫不肖，不能善保河山，將這些軍事重鎮一一都放棄了。

滿清勃興後，其滅明的策略，最初本由遼河西岸進攻錦州及山海關，結果遇到強硬抵抗。到了清太宗皇太極時，乃改變戰略，以降服內蒙古爲第一步驟，然後控制燕山山脈，出入長城各口，以拊河北之背，而由西北方進窺北京及冀魯兩省：（一）崇禎二年，清太宗聯合內蒙古喀喇沁（熱河南部）諸部，用爲嚮導，由喜峯口入長城，向西進兵，經遵化，薊州，三河，順義而抵北京城下，用反間計害死明督師袁崇煥，繼因孤軍深入，不敢久留，又引兵東去，蹂躪冀東各縣，而由冷口關退出長城。（二）崇禎九年，清太宗又以兵入喜峯口，問道至昌平，連下畿內諸縣，出冷口而歸。（三）崇禎十一年，清兵又由多爾袞及岳托率領，自牆子嶺青山口入長城，攻克北京以南四十八城，這時明室命盧象昇督師抗敵，不幸與兵部尙書楊嗣昌及總監中官高起潛不和，不但不能合作，反而互相嫉害，結果盧象昇戰死鉅鹿，次年清兵由德州渡黃河，攻下山東十六縣，繼因後路空虛，始引兵由清山口北去。（四）歲

禎十五年，清兵復至，毀長城而下，由薊州南攻，經河間入山東，克八十八城，第二年始退去。

這裏我們要發生一個疑問，清兵屢次入長城，並且佔領了河北山東許多府縣，爲什麼他們不敢久留，匆匆退去呢？這原因就在他們未能佔領山西高原，歸路時有被截斷的危險。此外，我們又覺得在對外抗戰期中「肅清漢奸」和「精誠團結」兩問題的重要。（此「漢奸」屬廣義，指一切害國者而言）。假如沒有「漢奸」，袁崇煥何至被害？假如能夠團結，盧象昇何至戰死？

山西高原形勢既如此重要，所以後來清兵因吳三桂開門揖盜而入北京後，其征服中國的戰略係立即分兵兩路，一由英親王阿濟格率領，自大同邊外進佔晉陝，肅清流寇，並保護北京區域右翼高地帶的安全；一由豫親王多鐸率領，自河北南下取河南及江南。山西高原的重要，清兵毫未忽視，其後以居高臨下之勢進兵，卒達征服中國之目的。

歷史上的舊跡我們大概已經做過一度鳥瞰了，冀晉區域的重要已如史實所昭示於我們，

而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實爲其北西二方之屏障。但是僅消極的保守這個區域還是不夠，而且也仍無安全可言。燕山山脈和太行山脈構成一條內弧，牠的外面還有一條外弧，就是北方和燕山山脈平行的陰山山脈，及西面和太行山脈平行的賀蘭山脈乃至更西的祁連山脈。能保持或控制陰山——賀蘭山——祁連山這條外弧，燕山和太行山才不受威脅，冀晉區域乃至整個的華北始有安全可言。

因此在我們祖先歷史的光榮期，如漢如唐，都以征服塞北區域（今熱河察哈爾及外蒙古）河套區域（今綏遠寧夏）河西區域（今甘肅）爲急務。塞北方面，如前漢衛青霍去病的立功大漠；後漢竇憲的伐北匈奴，登燕然山（今外蒙杭愛山），刻石紀功；唐太宗的征服突厥；河套方面，如秦將蒙恬的取河南（即今河套），關地千里，因河爲塞；漢武帝的在河套立朔方郡，築城屯戍，通渠置田；以及唐代在後套北所築的三受降城；河西方面，如漢武帝的闢甘肅，通西域，設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四郡，無一不覺其重要與偉大，照耀千秋。反之，這三區域倘爲異族所佔，則漢族常受威脅，不能安居，甚且招致亡國之禍，如晉時有五胡亂

華，宋有遼夏金元入寇，明亡於滿清，都是鐵證。

民國成立，五族共和，北方胡馬南下的恐怖應該可以根絕了。不幸過去政府的民族政策，容有若干欠妥之處，而野心的日本勢力，又由中國的東北角迅速展開，遂形成今日華北的危機。日本的侵略路線，仍然循依歷史上的舊軌，尤其是師滿清滅明的故智，先從東北到熱河，到冀察，再向山西進攻。日本的進攻山西，也仍然北襲雁門甯武，東擊井陘娘子，然後會攻太原，她走的都是歷史上老路啊，爲什麼我們不應該早早加強防禦，用鐵和血將這些天險封鎖起來呢？冀魯邊區的戰事，日本是不十分注意的，日本作戰的主要目的在山西。日本倘佔領山西，則居高臨下，進退裕如，整個控制華北大局了。山西是我們最後也最重要的防線，我們要死守到底，不能再放棄一寸土；其理由很顯明，我們可以再簡單歸納如下，以作結論：

第一：山西資源豐富，煤的儲量達一百二十七兆噸，號稱世界第一；鐵砂年產約二十萬噸，生鐵年產約六萬噸；河東年產約六十萬担；汾可流域農產尤富，豈可讓給敵人？

第二：敵人得着山西，消極可以屏障冀察，積極可以沿汾河河谷西進取陝西，南進取河南，居高臨下，爲勢甚易。

第三：敵人若得山西及河南，則華北全失；敵人若得山西及陝西，則西北淪亡，而中國本部與外蒙及蘇聯之交通聯絡斷絕，將爲日本各個擊破。

第四：我們要收復河北，奪回察綏，必須以山西高原爲根據地，東下井陘諸關，北出雁門大同，逐退敵兵，以謀更進一步取還東北。

第五：守山西擊敵兵非難事。日本現時向西進兵，孤軍深入，如一楔形物，其後方甚空虛。歷史上北方異族入侵中國，多以西伯利亞及外蒙爲根據地，而現在則西伯利亞和外蒙均非日本所有，且與日本爲敵。我們切不可坐失良機，必須在西戰場上加緊抗戰！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都在此一擲了！（十月九夜）

